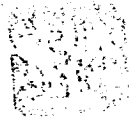


歐戰逸話

歐 戰 逸

敬 樂 然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歐戰逸話

(目次)

第一輯

希特勒總統的智慧·····	一
希特勒的實話·····	八
希特勒的嗜好·····	一五
希特勒的軍師·····	二一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茲·····	二六
宣傳部長戈貝爾·····	三〇
外交部長李賓特洛夫·····	三三
備戰內幕·····	三四

軍隊內幕·····	六四
宣傳部內幕·····	七一
工業復興·····	七六
德國治下的文學·····	八九
國民體操·····	九七
青年訓練·····	一〇五
戰時國民生活·····	一一一
第 一 輯	
英法聯軍的退却·····	一一七
巴黎陷落之日·····	一二八
法國屈服的內幕·····	一三六
貢巴泉森林中的悲劇·····	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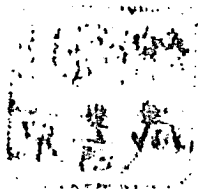
德國軍隊開抵西班牙邊境·····	一五〇
英相邱吉爾逸話·····	一五七
希特勒凱旋記·····	一七二
英外相哈里法克斯·····	一七七
意相喉舌蓋達·····	一八三
匈牙利攝政王霍爾第·····	一八八
荷蘭的維多利亞女皇·····	一九七
英倫的防空祕密·····	二〇四
波蘭黃金逃亡巴黎祕紀·····	二一二
一封不朽的信·····	二二六
轟炸中英德民間軼事·····	二三一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二三五
美國的航空學校·····	二四三

歐 戰 逸 話 目 次

四

德國婦女的犧牲精神……………二五二

夢想者甘茂林……………二六〇



歐戰逸話

第一輯

希特勒總統的智慧

一個新時代的偉人，他的理想遠過於亞歷山大，該撒，和拿破崙的抱負，期望着不止是單純的勝利，而是澈底的改造全世界。

我們從既成的事實批判已不能不驚服這位理想本身的範圍之宏大；它在全能性質的規模上，實遠過於前人之所敢於夢想，並因其付諸實現之竟有成就，已將它提升到幻想的境界之外，而變成一個有最強的軍事機構爲其後盾的具體政治計劃了。



我們也不能盲然不看見這個計劃付諸實行時所具的意旨之堅強，和手段之機敏；而一個血肉之軀，竟會有這般的心力和胆力去支持這多年的萬鈞重担，實是一個令人驚異的奇跡。

因此，這個新的偉人究是何等樣的一個人呢？這個新式的該撒是吃些什麼食品的呢？鼓勵這個人的是些什麼原動力呢？使他走上這條路線的是些什麼天性，動機，和鼓勵呢？

去探察一個人的內心，和合理的比較鼓勵其行為的無數動機，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易事，而如希特勒這樣的複雜心性，更其煩難。

去答覆一句機敏的觀察者，和本人命運即繫於其答案者所矚目結舌無從答覆的問話是極爲困難的，因爲在這希特勒的軀體中，實在有兩個個性：其一是私人希特勒，他雖已成名於世界，但還沒有脫去奧國勃勞諾省鄉間人的本色；而另一個則是官中希特勒，果斷而堅決，

私人希特勒身材並不高大，外貌五官和德捷交界處的普通人民差不多，所異於常人

者，是那兩撇現已出名的小鬍子和一雙青中帶黃色的銳利眼睛——是一個態度羞澀的人爲了健康，信條，和自己鍛鍊的理由，他不吃肉，不飲酒，不吸煙。

但是那個官中希特勒：元首，民衆演講家，領袖者，則是另一個入。他這兩個個性的互相變換，有時是極驚人而突然的。這個希特勒是愉快的，自信的，和無所不知的。他並不說話，而祇是演講；並不作討論，而祇是宣判；並不是一步一步的走路，而祇是大踏步跨過去。他的外貌完全變更了；他的身軀好似突然魁偉。因此，祇在大衆之前見過他的人，另和他在私人相見時，便會覺得他實是何等的可驚奇。他的五官好似變爲一副嚴厲面孔，除非在演講出神之時，方會略有一些變動。他的眼睛中好似有怒火爆發，語音由沉着而變爲怒喊，直到幾不成聲方止。

這個希特勒已不是一個普通的人類，而實是一個意念的化身，能使企圖奪他權位的宗旨不合者望而生畏，能以一種神奇的吸力加於易受鼓動者，而使他們服從；他部下的挺進隊和降落傘兵敢死隊即是這種情形的兩個好例子。使希特勒的演講具有醉人力量者也就是他的這種幾乎近於神奇的特質；他的言詞雖不耐頭腦冷靜的分析，但恰足以感動

他人，使人推崇他。

此外還有一個祇有親信人員所知曉的希特勒之秘密的第三個性。上面所說的兩個個性常在這第三個性中互相交戰，過份的擔負也使他的神經不勝負擔而在這裏斷折。但片刻之間，他即能自制一切，而又行若無事了。

希特勒除了他的母親之外，是否愛過什麼人，除了對自授的使命之外，是否對什麼事物表示過忠誠，這可沒有人能知道。在他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他祇表示敬愛他的母親和奧國故鄉；而對其餘一切，則盡是排斥，嫌惡，和對於人類動機及情感之價值，在有關於他的使命上作一種冷酷的估計而已。

第一件就是他對於他那過於嚴厲的父親所表示的嫌惡，他對這位父親祇表示一些免不了的尊敬，他也反對他父親企圖使他去當一個小官僚。他對學校紀律表示嫌惡，以為是妨礙了他獲得正式教育的機會。他對他家鄉附近各邊界區域中親德奧籍日耳曼民族和捷克民族的國籍之爭表示仇恨——這個爭端影響於他幼年時代的心理者很大，這件事實形成了他最初的政治觀念，並煽動了他的後來包括於國家社會主義中間的國家主義。以

實際而論，這件事在希特勒之前，實早已醞釀了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並早已發明了許多後來被希特勒所引用的口號和概念。

維也納藝術學院之不肯承認他的藝術才能，打破了他成爲畫家的迷夢。

在這個情形之下歐戰發生了，所以希特勒即在他所著的書中說：『我以萬分的熱忱出於本心地，跪下來感謝天帝的使我幸而生於這個時世，因而使我得到彌補我幼時所經缺憾之機會。』

他在槍林彈雨中度了四年的生活，他親見人類生命故意地被人犧牲，親見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完全傾覆，親見效果使手段成爲正當的原則，升到道德上最高地位。這些事他永不能忘，所以戰爭道德即成了他一生中的道德指南，而實現其擴大於希特勒現在的動作和此次戰事中。

在上次四年的歐戰之後，希特勒目視國家的挫敗和混亂，並覺得自己也被擲入默默無聞的地位。個人的恥辱和國家的仇恨聯合起來撥動了灰下的火爐，而使它發出了火燄。並由於一個近乎神奇的遇合，又使他得到了一個發洩的機會。

當他某次代表某組織報告政治活動的時候，他發覺了幾個蓄意重振國家富於思想的小團體。這件事引起了他的興趣，即跑去對他們作演講，而不料竟從此發現他實是一個極能感動聽者的演說家。

「我講了三十分鐘，」他在所著的書中提到這件事說：「我以前早已有些覺得而尚不敢自認的一件事，到這時已得了證明：即我有演講的天才。三十分鐘後，聽者都如被催眠術所中一般了。」

他的政治領袖事業，和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改造家事業，即從這時得了一個起點。希特勒之能躋於最高位置，當然不單是依賴演講這一端。德國那時，政治野心家很多，但祇有希特勒能巍然獨存。所以然者，大概因為雖然他的事業中之最大動機是以憎惡為主，但同時他也具着一種很有指導功效的，農民世代遺傳的機敏天賦——是一種神秘的，近乎女性的，不受習俗階級和信仰的節制影響的，對於必不可少之要素之直覺和迅速的認識。

他不擇人不擇人而學，能驅策各種各色的人去供他的利用。他所受的學校教育雖不

完備，但已由勤於自習彌補了這個缺點，並使他因此得到許多學校課程以外的學識。

我們倘要在他的動機當中尋求一個或一組主要動機，則大概就是由於環境，早年的坎坷，社會上的不平等，和國家的衰落所產生的憎惡和仇恨之混合物——這種憎惡結晶於第一次歐戰的失敗中，後來乃昇華為瘋狂的革命熱忱。

現在這個熱忱已受了華格納歌劇式的幻想和情感之榮養，由於事業的成功，變成對自己的命運和改造世界的使命之一種不可動搖的信仰了。

他是否還有什麼個人的志願，很難於斷定。因為照他這種嗜好簡單的人，能做一個世界強國的統治者，和就職以後所享的榮華，似乎已可稱為過於所望。如其不然，則其理由大概因為：一則，希特勒主義的範圍大於希特勒個人，他已變為自己的主義之從屬。這個主義因是一個運動，所以像輪子一般須前進不停，否則便會跌翻的；二則，由於成就的鼓勵，和民衆的稱頌，已使他將個人的需要，合理地化為超越個人目標的宏願了。

以實際而言，希特勒已將己身和自授的使命融合為一體，就是他的親信人員，也認為他已自信是一個上帝的使者，可以在他所謂「出神的穩道」上隨着己意向前進行。他

即在這個信念中得到了作不顧一切的進行，和擔負任何責任的勇力。

他如還有別的個人志願的話，則必是要照着己意在本人在世時改造世界，將來受後人的崇敬，做一個歷史上的最偉大人物。他對於各項進行之所以如此急迫，並他之所以常常發愁「時間的太不充足」，即因了這個理由，而並不是由於怕半途而廢。

希特勒的實話

一

我所知道希特勒的一切意向，是由他親口講述的。數年之前，他曾坦白地說過目前正快成熟的各種事件，如對蘇的聯盟；對法的破壞；對英的分裂；及對美的覬覦等。在那幾年裏，我們這班常常聽到希氏知心話的人，對於這些計劃，都以為是很難實現的。

但是從前我們以為不可能的這些事情，目前却相繼實現了。所以現在我可以把希氏的所謂勝利的結果，約略加以臆測。所謂希特勒的勝利者，祇是人類間的新秩序。不但

所有政治的畛域，要重新區分；人類社會的基礎，也非全部傾覆不可。隨之而來的那個國社主義世界的革命，將深入人類生活中最深邃親切之境，使每一件東西都遭到牠的改造。總而言之，這種革命使一切對於人類生存有關的東西，都將改變無遺。

目前這次戰爭，在希特勒看來，並不是最後的一件事。却是無數戰爭和暴動中之一端；這種戰爭和暴動，如果爆發，沒有那一國可以倖免；即使美國，也難避免威脅。

一九三三年時，有一次我與希氏同餐，聽到他對美國所發的言論。他說美國由於她社會的矛盾，目前正處於流血革命的前夜。然後他又竊竊私語，要在美國鼓動革命，實在是非常容易的。一旦革命發生，那麼美國便無法幫助西歐各民主國了。

希特勒還說，國社主義和牠的領袖，負有從美國的種族團結裏創造出一個真實國家的使命。他自己要取華盛頓的工作而代之，把目前這個腐化的銅臭的民主國，轉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國。同時美國的「德國性格」也必重新予以建立。那時候所有流向美國的德國血液，便會於覺醒後，確認牠的原宗。而北美洲也將變成大德國在歐洲的一個聯邦了。這些議論你們以為瘋狂嗎？不！在希特勒元首的談話裏決不如是的！

在希氏的驚人計劃中，墨西哥也是個重要的部分。荷蘭皇家兵工廠的亨利第透廷爵士（Sir Henri Peterding）曾經說過，墨西哥是世界上財源最豐富而人民却最腐化的一個國家。因此希氏以為德國人的血液，及德國人的工作效力，便可以將這個國家大事發展。猶憶希特勒的挺進隊，數年前曾被派赴墨，從事心理戰爭，正是爲此。希氏在南美也會應用過這個方略。一般以為希氏祇對南歐東歐發生興趣者，顯然是大錯了。大德國及歐亞大陸國的產生，在他統治世界的動業中，祇是一個起點而已。那個威力中心的大德國，已由希氏兵不血刃而產生了。先前西歐各民主國對德所畀予的助力，使他更易於組成這個八千萬人口的威力集團。至於西歐所以協助德國者，以為希氏或許會由此歇手但是這個政策，顯然祇是幻想而已。事實上這個威力集團的產生，並不是民族革命運動的結束，而却是希氏世界革命了開始。現在希氏已經築成了穩固的基地，也始終不會逸出他固有的信念，就是說由統治歐洲而至於全世界，才是德國唯一的生路。

希特勒的納粹國有着兩個路向。第一個是同化中歐及東南歐，然後分裂俄國。這是一個舊計劃，原由魯登道夫將軍所擬，主張在德國的統治下，產生一個小國的連鎖，例如波羅的海各小國；波蘭；多瑙河流域各地；以及巴爾幹半島各地等，此外還有烏克蘭伏爾加河流域各地；及高加索的喬治亞等，都預備使她們與俄國分裂，同時並將她們組成一個聯邦，由德國來制定其外交政策，訓練其軍隊，並決定其經濟生活。這個計劃可說就是魯森堡，戈貝爾及希特勒三人擬定的那個國社主義的東方政策。

至於在西方，這政策主張粉碎法國，收其北部的亞爾薩斯及勞蘭兩州，並且佔據其柏爾福西部的勃艮第。但是削弱法國的力量，並不是納粹戰爭在西方僅有的目標，此外西北兩地，也須建立像東方一樣的聯邦。而將荷蘭，比利時，瑞士，及瑞典等置於德國的統治之下。這些小國將不復再是獨立的政體，反之却都將成爲大德國統治領域裏的一分子。她們誠然還可以保留一部份自主的主權，但是她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却完全須由德國及國社主義去支配。此外最主要的，一切法屬荷屬及比屬的殖民地，也當由德國予以接收。

這個龐大的計劃，在希特勒想來，並不能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他以為如果能繼續施行一定可以逼近目標，而最後勝利的一仗，便可以促成這整個政策的實現。這些絕大的思想，早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時，深藏於希氏的胸中，當時西歐列強的對德制裁，尚是一件可能的事。即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希氏所念念不忘的，不是進攻法國便是涉足東方，猶憶數年前我會同波蘭的畢蘇茨基將軍會晤，事後我便去謁見希氏。他劈面第一個問句就是「假如我率軍西進，波蘭會不會守中立的態度？」於是他又鼓吹他對東方的各個計劃，其興奮的程度，竟比上述的那些還甚。他說實行東進政策時與其攻襲波蘭，不若設法獲得波蘭的援助。當時他遞過一份計劃來給我觀看。這與數年後里賓特洛甫致送波外長柏克的那份相差無幾，就是主張德波聯盟進攻蘇聯。

除了這個「卓越」的理想外，希特勒還有第二個路向。同樣以涉足歐洲為統治世界的最先步驟。可是牠的方式與前者是截然不同的。那就是對蘇聯盟而不是對蘇衝突。關於這個基本策略，希氏會同我談起過，他說世人沒法阻止他這個轉變，有一天他一定會同蘇聯並驅齊進的。

在國社黨裏，先前曾有一個集團，主張對蘇聯盟。這個主張會獲得納粹黨外一般有力者的支持，即使與牠敵對的黨派，也表示擁護。因此這種見解，就與歐洲中層階級的國家主義分離得很明顯了。開始時這計劃主張從維理心根（Vissingen）（夫拉醒）至海參威間——就是從北海至太平洋——建立一個在政治社會及經濟上絕對統一的龐大帝國在與蘇聯盟後，將這一條大路線作為新世界秩序的一個基礎。至於這帝國應當屬於國社黨還是共產黨，在這些計劃家的心目中以為不成問題。關於產生一種合理的經濟計劃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並將世界財源，在公允的標準下予以重新分配等艱巨工作。他如德蘇這樣共存共榮的結果，意見縱有相左，實在也並不重要。倒底應由德人出而主持行政呢還是蘇人？這一點他們以為也不重要。真真的癥結所在，却是民主秩序，自由經濟，及資本主義的能否完成。

這個計劃在希特勒雖然並未接受，但也並未拒絕。他召集了各地納粹黨領袖在東普魯士的考區（Herr Koch），漢堡的考夫曼（Herr Karfmann），評議這計劃的內容。討論的結果，希氏表示由其本人保留決議權，在他認為適宜的時機，可以轉變現狀而採

用這個計劃。說到這裏，人們或許要問，德蘇的聯盟以及其他類似的各點，是否就代表了這兩個革命獨裁者企圖統治世界的全過程上一個階段呢？

關於這一點，我自信自己對於希氏的意向是相當明瞭的。所以我敢說「不」！他的對蘇聯祇是策略上的一個彌補，在時機成熟後，他一定會對蘇廢盟的。然而在不曾廢約之前，他希望能在法國得到一次勝利而使英國處於孤立的地位。

關於這些聯蘇反蘇的政策，我與希氏談論的機會很多。一九三四年時，他曾提議派我赴蘇，先事接洽。但是事實上，國社黨與蘇聯的關係，却始終不曾斷過。希氏曾經談起過這種困難，他罵共產黨是「猶太狐狸」，他說他們常常想把你拉住，使你受到牽制而沒法解脫。在他看來，天下沒有相當夥伴可以同他聯盟，他如果不能統治人家祇好對人家屈服，他暗示說如果與蘇俄聯盟以後，便無異碰着一個「治內政治手腕」優於自己的對手了。可是他同時又向我解釋，祇要能改進德國的地位，不要說是對蘇聯盟，就無論是什麼事情，他也願意幹的。話雖如此，蘇聯即使做到了對德聯盟的地步，希特勒在最後却仍舊不會放棄他「分裂蘇聯」這個計劃的。

基於上述的那些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世界舞台上的一切，都祇是一種策略。誰能否認蘇聯目前正在改進她軍事形勢及戰略的地位而企圖對付德國？誰又能否認蘇聯的西進削弱了德國的威力？希特勒所以容忍者，是想以這個代價，使自己在這次戰爭裏可以征服西歐而穩固她的後方。他希望能獲取波蘭的聯盟或使其保守中立，讓他安然完成這階段的工作。目前德蘇聯盟以後，他相信這個目的是達到了。如果這個征服西方的工作而得以完成，他便可以轉向東來。那時候，他利用蘇聯在亞洲北部得到一個廣闊的大陸基地後，最後便發動那個毀滅盎格羅撒克遜族各列強的大革命——滅亡英國，佔據美國（當時國內的革命已經使她筋疲力盡）。此後希氏以其數年來趕造而成的優勢海軍，實施其最後階段的策略，而完成統治世界的大業。

以上這些計劃，在一般沒有經驗的人們聽來，似乎覺得很難實現，但是在希特勒，這確是一個可能的策略。

希特勒的嗜好

希特勒總統有一種嗜好。就是不論戰時非戰時，每天他總得在他私人電影院裏消磨一小時左右的時間。他不但看德國片子，而且還看許多因非雅利安性質而禁止他人觀看的外國片子。如果可能的話，在開映的時候他還喜歡讓影片裏的演員和他坐在一起，然後很準確的告訴他們，在技術方面那裏是不對的。他們時常跟他說：他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製片商人。他很表同意。

最近我得到這種小集會的請帖，是在去九年十一月六日。照平時一樣，這是一道不必要的命令，可是這又當然不能拒絕。那天我剛在柏林城外紐白培爾斯堡的烏發工作場裏認真工作了一天，回到白來頓堡須街的寓所，就發現一個希特勒的A·D·C·青在那裏。

我起初見到他黑色的黨衛團制服，不覺很不安的驚疑起來，可是他有禮貌的笑容使我放了心。

他說，『元首立刻要見你。在看你新片 *Three Fathers Around Anna* 的時候，他要你和他坐在一起。我們走罷，時間已很短促了。』

連衣服都沒有換，我就和他一同下樓，到他等着的車子裏面。這是希特勒的一隊黑色巨大的謀賽特斯汽車之一。在柏林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牠們而迴避之的。

希特勒的書房和會客室都在元首新府邸的第一層樓。第二層樓是任何人不准去的——便是最親近的人亦不例外。因為那裏面都是些防衛嚴密的私室。

他們先領我到第一層樓的一間前房，那裏已有幾個穿制服的黨衛團官員和 A·D·C·等着，然後再到私人電影院。這是一個佈置得很奢華的場所，裏面設有六排安樂椅。前排中間有一隻特別舒服的，是預備總統坐的。

總統進來了。「哈囉，」他對我說，「你來我很高興。」

「哈囉，元首，」我這樣回答他，向他行了個納粹黨敬禮。

他寒暄了幾句，可是神氣好像若有所思似的。他有名的「銅灰色」眼睛並非在注視我而是在透視我。有許多英國人曾問過我這兩隻眼睛究竟是怎樣的。我可以承認我從未能確定過牠們到底是灰色的，綠的還是青的。牠們的注視當然很使人肅然。

我們坐好之後，希特勒就揀了一下在他臂彎處的鈴。他要開映或停映的時候都揀這

個鈴。時常在一張片子開映到半途時，覺得沒有興趣，他就掀鈴。不願客人的喜歡與否，片子就立即停止開映下去。

在那沒有燈光的暗室中，我坐在希特勒的近旁。當他在注視銀幕上影片的時候，我就回想起我初到柏林來的情形了。我是於一九二七年到這裏，從事演劇工作。他們待我很好，我是成功的。當納粹黨取得勢力的時候，我正很專心於我的工作，沒有多少時間去顧慮它。

影片映完了，休勃來祝賀我對於這片子的工作。但當希氏走來預備對我發表他的意見時，他就很恭敬的往後退去。

「在開始時你還不够冷酷，」這位元首指我扮演一個地產管理人在很嚴峻的管理他的勞農的一幕而說。

「不過在末了扮一個好人的時候，你真是演得很好的。」

他對於這一段深刻的批評，似乎很爲得意。當一個僕人托着一盤飲料走來的時候。我真高興，使我可以不用給他一個更甚於客氣的答覆。

我喝了一些葡萄酒。希特勒當然是一點酒都不喝的。我想酒後大概就吃晚飯了，可是元首顯然並不飢餓。他不吩咐進膳而拉了我的手臂——他對於演員常是這樣過分的和氣的——走進另一間屋子。他坐在我的旁邊，開始他慣常的獨白式的演講。他常以這種演講施於他所有的同伴。我相信這是他轉念頭的一種方式。

年青女演員弗蘭皮（Jus Freybe）曾告訴過我希特勒怎樣對她講了一個鐘頭的大意。對於意大利她知道得很少，對於政治更爲隔膜。她幾乎一句都沒有聽懂。不過希氏所需要的祇是她有禮的點首而已。這次他對我講的是荷蘭。

「荷蘭和德國是天生的友邦。荷蘭爲一海上強國，具有全世界貿易的理想的基本條件。她的船業是有名的，她的水手是最出色的。而德國則在歷史上永遠是一個最強的陸上強國。荷蘭與德國密切的合作，必能擊敗英國而破壞她在歐洲和海外的無上權威。」

有一次，我曾在他那裏做過四天客人。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他在慕尼黑招待三百個各式各種藝術家的時候。在如皇宮似的褐宮裏面，他舉行着盛大宴會。幾百間的屋子都用藝術珍品裝飾得很是富麗豪華。牆上懸着希有的花氈，所有的畫圖，均爲無價之

寶。

餐桌上的刀叉盤碟和餐布，在總統的簡寫上都飾有德國的鷹和萬字。元首的供應員凱納堡告訴我，每次宴會之後，總要失去幾十塊餐布，都是被客人拿去作紀念品的。希特勒照例不和許多客人一起進膳。他一個人留在大客廳旁的一間小屋子裏。不過後來他就和我們混在一起，與各粗不同的人談話。他走到我坐着的一桌，對着他熱誠的愛慕者曼諾伐達夫人的手背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跟我們同桌的還有電影演員惠利弗列須和他的妻子。元首坐了下來，就開始興高采烈的給我們講有趣的故事。

恐怕你希望知道他到底有無幽默意味。這裏是一個例子。你自己去決定罷。

他問，「誰知道那個最聰明的狗的故事嗎？我的意思就是顯出狗也能合乎邏輯的思想的，一個故事。」

我們大家都洗耳恭聽。

他開始講道，「有一隻狗，牠雖知道牠主人的臥榻是不准牠睡的，而且也會被主人

警告過好幾次，可是牠總喜歡去睡。一天他主人伴作外出，待回入室中時真的看到牠在床上睡着。主人遂把牠重重的打了一頓。從那天起，這隻狗每當主人出外，總要在窗口望着，確定他是否真的走了。而此狗遂不復被人在臥榻上見到……」

他喜歡和我們一起有兩個理由。有一次他曾說過，他喜歡遇到舞台和銀幕上的紅星因為他們時常是很「文雅」的。另一個理由是他總不想睡覺。當他晚上沒有事情做的時候，他就要尋求其他不喜早睡的人和他作伴。他在柏林幕尼黑或貝許德斯伽登的宴會，常要到黎明才散。非至他離去，沒有一個人敢於先走。有一次，我和一個年青的女演員想設法溜走，被他跟着我們到休息室。

「你們不就走吧？」他問，——這實在是命令而不是問話。後來我這位女朋友告訴我，當我們重復退回再去嘗受一小時納粹黨的款待。

希特勒的軍師

幾年來，歐洲有許多使官和政治觀察家，一直在沈思：德國的一切偉大計劃，以及那個業已成就一部分的大陸改造政策，到底是否確由希特勒本人在策劃籌謀呢？還是另有一個睿智的權威家在那裏代謀？

關於這一點，全世界曾經注意過五位人物，這五位在報章上常常和希氏形影不離，非但是希氏最親信的心腹，得預聞所有機密，就是世界棋盤上一切，德國的行動，也是受制於他們五人的。他們就是，航空部長戈林，外長里賓特洛甫，希氏部將魯道夫·赫斯，褐衫團領袖希姆萊，及宣傳部長戈貝爾。不過這個普遍的見解，所測對的祇有一點，他們確是德國最高行政的樞紐。每一個人都控制德國政治中一個重要部分。但是，這五個人祇是授意執行希氏的命令而對希氏負責而已。至於計劃一事，他們却並不預聞，所以最適當的名稱祇可說是諮議。這一點，試看戈林向前英駐德大使漢德森所說的話，便可以明瞭，他說：『在必須接受決議時，我們這些人不問一切。因為這事祇有元首一人方可決定。』

在這次談話裏，戈林當然沒有提及那個睿智的權威，那個自希特勒得勢後為第三德

國草擬一切計劃的幕後人。講到這個希氏的軍師，他雖然始終跟隨元首，但其本人的名字，從未在大標題上發表過，而在任何雜誌上，我也始終不曾看到過他的照相。就在紐倫堡舉行的那次納粹黨年會裏，也沒有把他的名字提起。他從未發表過公開演說，也不會參加國際會議。對外，他的聲名當然無人知道，就是對內，德國的大部人民，也不見得都認識他。

這個無異是希氏大腦的人，就是慕尼黑黑德國國立學院的校長卡爾·哈旭復博士（Karl Haushofer）。在柏林出版的那本納粹黨員介紹錄『青年同志』（Die Junge Kameradschaft）一書裏，講到這個哈旭復博士與希氏的關係。據說：「博士是最早認識國社主義命運的一個人物，目前為希特勒元首機密顧問之一，常川諮議一切重要問題。」雖然這種納粹的出版品，不載這個幕後人物的詳情，然而我們却可以知道，目前在歐洲進行着的那些納粹的政策，幾乎完全是哈旭復博士大腦的結晶。

從外表上看，哈旭復博士實在不像一個為希氏籌劃一切征服策略的人。他外貌非常安詳，髮已轉白，身材矮小，頗呈老態。也是那些每天例行在慕尼黑黑街道上散步的人，

看到這個有學者風度的老人時，也不會想到他竟是一個全身鎧甲的德國大將。然而這個徵呈佝僂而面貌平庸的老者，却不僅是德國軍隊的上將，就是他的言語，在波次但的高級將校參謀學校裏，也無異奉爲律法。哈旭復博士可說是唯一每天能同希氏電話接談的人，而在希氏的勃許塔斯伽登山居別墅裏，他又是每週週末的隱名賓客之一。

哈旭復博士最早的知名時期，是在三十餘年前任德國駐日使館的隨從武官時，當時他胆敢公然反駁德王威廉爲「黃禍」而警告西方列強的那個說數。因此被德軍的參謀總部目爲笑柄，而同事間又都認爲他是好辯的人。哈旭復氏一切在外交上的見地，却都蒙到希氏青睞，由納粹黨奉爲令旨。希特勒現在幾乎全部接受哈旭復的計劃及建議，而這位大學教授對於世界政治問題的見解，也就被認爲最後的決議了。

哈旭復教授可說是希氏的知友，老師，而又兼顧問。希氏的所以能握得政權，他是最出力的人。因爲他實在可說是識希氏的伯樂。早在一九二三年，他見到他是個陀叱風雲的領袖人才，他的力量，可以鎮壓羣衆，而其狂熱的信心，將來一定會使德國在世界樹立權威。在納粹運動早期，希氏所以能同高級軍官及大企業家發生接觸，所賴哈旭

復教授的力量居多。由這個慕尼黑黑大學教授的介紹，希氏從史汀納斯，柴藹遜斯，赫京伯，克魯伯，羅區林及幹道夫斯等知名人士處獲得了第一次物質及經濟的支持。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總統政治勝利以後，哈旭復和他的合作，仍未中斷。從這一時起後者便變成了納粹黨內世界聞名的領袖人物的幕內人了。服從着希氏所代發的哈旭復的命令。所以我們可以說，哈旭復博士在二三十年前，雖然被人認為是一個耽溺於幻想的人，但是在目前，第三德國的成立，却就是由於他三十年前那些理論的具體實現。

希特勒以前曾經預先警告過世界說：他本人及德國對權威的追求，是一個深受權勢蠱惑的人所忍不住的一種爆發。關於這個說數，一般懷疑主義者都常常加以譏笑，但是在目前事實很顯明的擺在眼前，希特勒的外交策略，却並不是精神病炫耀者所具的一種臨機而作的姿態。現在一般人都覺得這個人，至少是有相當規式的，雖然在德國國外的人士看來，這種規式不很容易領會。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希氏的行政是依照着一個計劃的。

納粹黨的世界計劃，以及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與其說是根據着希氏的『我的奮鬥

「一書，不如說是根據着哈旭復氏的那三十部書。因爲在我的奮鬥裏，事實上祇是將哈旭復教授對外政策及經濟學所發表的那些透澈驚人的演詞及著作，潤色成功而已。反觀哈旭復博士那些有力的巨著，如德國的未來道路，太平洋的地理政治，世界列強以外，解放的掙扎等，其中所載最近發生的那些事件——如捷克的毀滅，巴勒斯坦的暴動，波蘭的清算，及蘇德條約的簽訂等——都認爲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急切需要。最主要的這些著作，已經有十餘年歷史了。

使德國成爲世界統治階級的計劃，遠在希特勒得勢之前，已由哈旭復博士全部擬定。這計劃經一般思想合理化的人們看來，一定會被斥爲幻想家的迷景。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個偉大的計劃，却是慕尼黑地理政治學院的基本課程。在這學院的教室，繪圖室，及實驗室裏，哈旭復手下有好幾百個科學，歷史，地理，經濟，及實業專家，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企圖完成這個計劃。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茲

——電擊戰術的計劃者實行者——

德波戰前，未露鋒芒的布勞希茲（Walter von Brauchitsch 或譯勃勞吉盧）尙未揚名海外。據說這位布將軍對於編練軍隊頗有特長，故今之布勞希茲竟可與毛奇（Moltke）盧登道夫（Ludendorff）舍利芬（Schlieffen）諸德國名將之名並列矣。不僅爲當今德國陸軍中第一人，且爲轟動世界的電擊戰術（Blitzkrieg）的計劃者及實行者。至於電擊戰術的效能，已於德波一戰中充分證明。

布氏之父曾任騎兵將官，駐於柏林。布氏便是在柏林長成的，所以他有機會接受德國的優良教育。一九〇〇年時，他才十九歲，便側身軍旅，充禁衛軍尉官。那時，禁軍的服裝華麗，生活浪漫，富有進取心的布氏，當然不自甘墮落，乃力促其父將其轉調某砲兵團，直到一九一四年才陞爲連長。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四年中，他只是位很平凡的參謀官，並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建樹。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德國陸軍解體，布氏亦被編入編遣隊，他所遭遇的命運，也與其他無數的德國軍官相同，一切希望，均付東流。

一九一九年茜克特 (Seck) 改編國防軍時 (Reichsweh'r)，布氏得了一席少校的官職，駐防於斯德丁 (Stettin)。一九二二年，任國防部砲兵首領。此時，德國陸軍尚未發展健全，布氏的地位實甚重要。一九二五年，遷陞中校，轉調普魯士某砲兵團服務。一九三〇年，返任國防部，任上校軍事訓練監督。所有布氏以往的生涯，都是在辦公室之內，直至任第六砲兵團參謀長時，始循例外出巡閱砲兵。一九三一年，遷官少將。一九三二年，又拜砲兵司令之命。

布氏雖非政治家，却是一位野心的進取者。當他在辦公室內度着優閑歲月的時候，專心讀書，不稍懈懶。首先對其本行（砲科）作徹底研究，然後，進而探討各種戰術理論。他認為德國無論採取何種戰略，首應完成防禦工事，然後才能揮兵出擊。所以布氏的目光首先東向，與希特勒之見完全相同。

布氏也和多數的德國軍人，歡迎希特勒作德國所受凡爾賽軍備限制的解放者。布氏不僅對於納粹效忠，對於陸軍的發展，亦盡力以赴之。布氏因極為希特勒所信任，故自納粹當政後，屢遷其官。一九三三年，且受命掌東普魯士軍區的兵符。該區頗受蘇聯

及波蘭的威脅，地位異常重要。布氏既受命駐守，乃竭力修築防禦工事。所有該區要塞都是布氏到任後所建築。其防禦工事之設施，係採用複雜防舍制，並配以主力砲台兩座使德國東境的東普魯士成爲不能攻拔的鐵城。布氏駐守該區時，參謀長爲雷克瑙（Reichmann）。雷氏在德國軍政兩界中，交遊甚廣，布氏之得有今日，雷氏亦與有力焉。

一九三七年，布氏拜命出任第四區團長，駐守萊比錫（Leipzig）。從此，布氏便一躍而置身於德國高級將領之羣矣。

德國所採用的戰略是雙重準備：一爲完成西境防線，一爲指兵東擊。故當布勞希茲就任之初，立即着手加緊完成西部防線。在該線未告成前，德國絕不在東境輕啓戰端。希特勒會說：「西境防線完成後，法人簡直成了法境以內的俘虜，絕難越德境一步。」

西境防線完成後，他乃計劃東境的出擊。他所採用的電擊戰術，所謂電擊戰術這一名詞的最簡單解釋，就是一種與陣地戰（War of Position）恰恰相反的攻取戰（War of Movement），其最要之點，即在利用快速部隊。第一次大戰之前，因無飛機，坦克各種利器，故每多利用騎兵由兩翼襲擊敵陣，斷其交通，絕其糧道。如一八六六年奧普之

戰，及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之法普戰爭，普軍都是採取此種戰術，於最短期內獲得最後勝利。上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又採用此種戰術（巴黎敗退後，始改變戰術），但結果却遭失敗。此次布氏之電擊戰術，參加了意人杜荷氏（Dornier）的理論，再加上「新型騎兵」——飛機，快速坦克車及摩托化的步兵。

杜荷氏認為先行控制空軍，為速戰制勝的唯一要訣。此種理論已於西班牙內戰時充分證實，德國曾於該國充分地試驗其理論，弗朗哥費二年之力，控制了敵軍的空軍後始獲得最後勝利。一九三七年，當布氏就任萊比錫駐軍司令時，深信快速戰術非超等空軍及大批摩托化軍隊二者兼備不為功。因乃集中精力創立裝甲摩托化部隊數師。一九三七年時僅有此種軍隊兩師，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已有六師，每師約有一萬三千人，此外尚有坦克車一隊，約八千輛，每小時速度約在十八至二十哩之間。此次戰爭中，波蘭首先作了此種部隊的犧牲者。

宣傳部長戈貝爾

戈氏生於一八九七年。家裏篤信天主教；幼時就讀於耶穌會學校；他秉性剛毅，喜走極端，後來往海得爾堡攻習哲學與藝術史，及後又習文學。然而此種科目，猶未能歷足其本性，蓋彼頗希望能夠行動一番也。

一九二二年某日晚間，這個二十五歲的文人，碰巧走到慕尼黑黑酒店的后房裏去，而那間後房中，希特勒却正在向他的同志們大聲演說。於是他即刻被他們所勸導。從這時候起，他便走上一條新的途徑了。這個人，正在希望行動一番，而今真是良緣巧遇；所以一見之後，即刻自荐於希特勒，表示願意入黨，當時希特勒就應允了他。

一九二六年，希特勒任戈氏為柏林市長。其時國社主義在鮑伐利亞與德國南部，頗有進展，而在德國北部，則社會民主主義的勢力，依然很強。戈氏遂出任巨艱，居然大獲勝利。他征服柏林，征服普魯士。一九二七年他創辦日報一份名『*Angst*』者，專事攻擊猶太人，大企業家，與法國人，因為他對於法國人，也是毫無好感的。翌年，他被遴選為國會議員。數星期後希特勒又任他為國社黨的宣傳部長。

他於這個職務，顯出了勝任愉快的天才。一九二八年當他就任此職時，國社黨被舉

入國會的代表，祇有十二人；可是在下屆大選（一九三〇年舉行的）中，國社黨的代表却一躍而為一百零七人了。他於就任之初，即知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如電影，無線電，教育機構，以及文化活動諸方式。對於如何增進國社黨聲名尤稱美備。

他能够打動羣衆情緒的天才，倒是非常有用的。有一次，他從愷撒霍夫飯店的國社黨總部裏出來，看見一個警察在干涉他所停的汽車。於是他對於這個的警察，大肆攻擊弄得行人都被激動，報告警察總局，由總局即刻下令：戈貝爾的汽車，警察們不准動彈。

一九三三年三日，納粹黨得到了政權，戈貝爾便正式任命為宣傳部長。報章，劇場，電影院，——他以前所想像過的各種宣傳工具——現在都在他指揮之下。而在這些工具之中，無線電一項，當然要算最為重要了。有了無線電，政府可以使民衆結成一體，政府可以把同一的命令，同一的口號，同時傳播給各處的民衆。

最顯著的一點是，德國法庭最近這樣決定，對於裝置無線電的人家，執行更不准施行財產的扣押。有力者聲稱，「國社黨執權以前，無線電主要的功用是娛樂。時至今日

牠主要的功用，是使國家接觸人民。」

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

約興，豐，李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未入閣之前，在德國軍隊中服務，後來又參加休戰委員會爲委員。戰事結束以後，他而在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處都會遊歷一番，趁此學習了幾種外國語。

當他執權以後，希特勒不信任豐·紐拉特（von Neurath）和全體閣員，反而重用了兩個人：一個是黨內外交政策的理論家羅孫堡（Herr Rosenberg），一個是李賓特洛甫；在希特勒氏看來，李賓特洛甫確是一個典型的「外交家」。李賓特洛甫初次奉派出席軍縮會議，居然在國外担任了許許多多的要職，這使所有的各國外交家都爲之大吃一驚。

他還經常有所建議，有所主張，而那些建議和主張都是與閣員相左的。一九三六年

他担任了大使之後，曾代表德國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聯理事會。此後不久，便出使倫敦，啣了促成英德同盟的使命；這件事情，「我的奮鬥」書中述及的，然而這種企圖却給予他的令譽增加不少。

不過，這些事情對他是有利的，因為總統早已完全信任他了。相反的，希特勒反而發現了李賓特洛甫對於自己的一切計劃，具有驚人的理解力。李賓特洛甫會熱烈地贊成凡爾賽條約的廢止，和洛加諾條約的撕毀，而這些動議，却被閣員甚至整個國會所反對的。這些建議的成功，只增加了大使的聲望。在一九三八年初，元首決定把豐·紐拉特男爵撤職，因為他對於這些建議，一直是反對的。李賓特洛甫，便繼那老外交家上台了。

備戰內幕

西歐各國在德軍猛烈的打擊下，一面雖在設法阻止其權力的繼續擴張，一面却在盡力探尋其自身積弱的原因，和德國成功的秘訣。

此項工作，最主要的是在揭發德軍的『秘密武器』，因為這種武器一經應用，關係戰爭的後果，是非常之大的。然而這樣觀察未免太簡單了，因此德國的宣傳部，便利用這種虛聲的恫嚇，藉以摧毀對方的士氣，同時阻礙其一切探訪的工作，使其無法獲得真情，而無法完成其完善的防禦計劃。

在這次大戰中，德國所出『奇兵』，已非一次。然而此項奇兵，却沒有一次是具備着嶄新秘密而致無法對付的性格的。以事實來說，德軍此次成功，並不依靠任何『秘密武器』，或任何單純的戰具，其所以能縱橫無敵者，完全應當歸功於其七年的努力，因為在這臥薪嘗膽的七年間，德國動員了全部人民，軍事，及經濟的力量，以完成其許多無敵的武器，而在這招兵買馬的期間，她始終在世界列強的虎視之下，並不是隱秘而坦然公開的。

在希氏所著『我的奮鬥』一書內，自始至終，祇是『吾人需要武器』一段；而他在

獲得此項武器後的作爲如何，也在書中廣予闡發，絲毫無隱。就在那過去的七年間，他不斷設法在獲取其所需的武器，速度是那樣的迅速，辦法是那樣的科學化，而態度又是那樣的精明，徵諸歷史，可謂前無古人。

我們應當記牢，德國的這次動員，是一次對付其全部目標作殊死決戰的所謂『竭盡全力』的動員。這就是說全德八千萬百姓中所有的人力，軍力，及經濟力，全須加以組織及徵發，以從事全面的決戰。這次戰事的目標，非常清晰，一切客觀的事實，都不能爲之解釋，以爲傾全國之力，作如此龐大的戰事，不致引起後世的責難。

早在一九三五年時，一見識深遠的德人 *Deutsche Wehr* 曾經說過：『未來的戰爭，必將是一種傾盡全力的戰爭，非但銜鋒陷陣的軍隊，要全部調遣來作戰，就是戰爭決勝的結果，也是全部的，換一句話，那就是說，這種戰爭中被征服的國家，必將從歷史舞台上完全消滅而絲毫無存。』

所以這個世界，或說是負責的政府，其往往被『奇兵』奪去而受其控制的現象，便常常要使一般歷史家，感與不止了。

德國在軍事及經濟動員後完成了強大的軍事機構，這才使她向全世界挑戰引鬥，但此項強大的軍事機構，其秘密可怕的動力，可先加以概論者，是其對德人的心志及精神的總動員。尤其是在德國青年身上所下的功夫，可謂無微不至，因為青年原是希特勒最注重的一個目標。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動員產生了一種瘋狂的興奮情勢。

過去七年來，德國的國民——尤其是青年——始終在全面戰爭人魯登道夫將軍的姿言精神下，長大起來，以為『戰爭便是種族生活中最崇高的一種表現』，此說的意義曾由 Deutsche Wehr 推廣如下：

『戰爭已經成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具有與和平同等的權利。每一種人類或社會活動祇要其能協助戰爭或協助作戰的準備，都可得到崇高的評價。新時代的人類，必須完全受戰爭思想的薰陶，不能也不准思想其餘一切情事。』

這種訓練的成效和結果，可從目前這次戰爭中察看出來，那就是軍事觀察家所謂，超過軍事紀律的『德軍士兵的勇氣』。至於軍火工作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成效，那裏男女女雖然吃着極少滋養的薄粥，但工作效率却仍非常之好，這却不是單單靠了集中營

或 *Sting Squad* 所克致此的。此外德軍的『擴張戰略』也是這種訓練的結果之一，他們一面以傘兵組成『敢死隊』，深入敵軍陣地，一面又由各地的德人及納粹黨，組成『第五縱隊』，擾亂當地的後方。

『傘兵敢死隊』和『第五縱隊』是德方震驚世界的兩種『新武器』，尤其對一般易遭德國攻擊的國家，更是望而生畏。

以『第五縱隊』本身來講，牠的發展始自古代機謀戰術中的『間諜』一項，即在上次大戰時，牠已雛型漸具，有如巴本 (Franz von Papen) 及鮑愛上尉 (Cap. Bay-Ed) 兩人在美的行動，即為其例。『第五縱隊』一字，傳自西班牙內戰，當時弗朗哥手下的秘密隨從，曾以此名義在馬德里當地活動。

但是所謂『新』者，却是此項武器待後的發展，由此希特勒的現代革命化戰爭，便使一般國家，不得不採取新的抵禦辦法。要明瞭此項特殊武器的發展情況，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德國整個國社主義革命的背景，至於其一切牽連的事實，這世界目前剛在設法把握中。

第五縱隊在其最現代化的形式下，是一種特別化的武器，這個事實，實際上便使其餘的列強，不得不起而效尤，羣加利用。

日耳曼人，已不復再為各個個人，反之，他們都是日耳曼種的羣衆一起組織於「大德國」之下，必須絕對服從德國政府的命令，並以火樣的熱誠，執行一切事務。在國社黨的目光中，「大德國」的國界，沒有邊際，祇要是通行德語的地方，都是牠的疆土。德人組織的天才，已經產生了許多可以適應世界的組織，各個單獨的國家，便可以在各別的環境下，予以採用。

德國國外的僑民，皆受制於一個國社黨的僑務機關，主持者為鮑爾氏（Ganleiter Böhle），他是德國所謂「國外省分」的主腦，也是德國外交部的秘書長。舉凡一切居於外地而隸屬外籍的日耳曼人，或信奉納粹主義的情感分子，無論其是否產於德境，或是同化而成，都一概列組於許多「人民組織」之中，藉掩護下的交通，與鮑爾機關保持接觸。

戰時第五縱隊活動的成效，試看最近的時事，即可明瞭，其間尤以在波蘭，挪威，

及荷蘭等地之成績爲最。戰時工作的要旨，是在德國當地遣出一批決斷迅速的人物，在多種僞裝下，混入敵國，例如裝扮旅行人，運動家，商業經理人，及文化機關代表等等。至於其真正的制服，則往往藏在提箱裏面。這些秘密人物，抵達目的後，即負責指揮當地已經組成之秘密駐軍（此項軍隊，往往穿着敵國的軍裝），從事擷取敵方的軍事據點，輔助傘兵作戰，並組織間諜團體，在敵軍後方，應用假訴令假報告，使其軍隊及人民團體，陷於紛亂的境地。此項着力的工作——特別是其情報的暢通無阻——對於整個德軍方面所出的奇兵，大有幫助，正由於其消息情報的正確扼要，希特勒乃得就每個敵國，詳盡估計其形勢，所以德軍有時以少數兵士，違反戰律而竟得長驅直入者，正是得力於此。

第五縱隊的活動，範圍廣泛而散布極遠，故文內所述，祇能及其某幾種主要成就之概略而已。理想的第五縱隊，第一次是建立在奧地利的，當時其代表殷奎德博士（Dr. Arthur Seyss Inquart）竟能直接在政府中活動，而將此國家不經流血而授諸德軍。在捷克，蘇台德區的德人與一大部斯洛伐克人，協力組成了第五縱隊，且有偉大的力量，終

至借助協約國的助力，而將其全部粉碎。

在波蘭當地，少數德國組織組成的第五縱隊，竟得擊潰波蘭的軍事機構，佔領各處橋樑和重要據點，在擷獲無數實業及電力工廠之餘，更舖平了大路，引導德軍總攻進來。

在挪威，德軍非但熟知當地每一吋難行的曲道，與其防務之單薄，同時又擁有多偽裝隱匿的應軍隊。這種奇兵，在德艦不曾抵達並佔領那維克之前，即已將卑爾根擷獲並協助德傘兵攻下奧斯羅，政府要員，一網打盡。此外，他們與當地納粹黨的合作之下無論後者人數的多少，終至在當地組成政府，由奎士林少校 (Major Vilkan Quisling) 主持，專在破壞挪威的動員工作，並以不抵抗的命令，使挪威的各層各級間，陷於非常紊亂的境地。

在荷蘭當地的駐軍中，事先已有德方的秘密軍士以輪船或偽裝的駁船，偷運入境，這批武裝軍隊，聯合了自天而降的傘兵，更得當地納粹黨員的幫助後，便相繼佔領荷蘭的飛機場和重要橋樑，甚至鹿特丹海牙等各處重要地段，也無不受其控制，企圖架劫荷

蘭女皇。由此看來，荷軍防務所以崩潰極速者，按諸事實，竟是第五縱隊的奇勳。

據德國元首大本營發表的談話，其對第五縱隊的這種傘兵，以爲在征服荷蘭的過程中，這是一件致勝的武器，必須在英法援軍到達之前，迅速配備妥當，乃得發動其大規模的側翼進攻，致使聯軍在弗蘭特斯大遭攻擊，而節節潰敗。

至於盧森堡這小國的被奪，更是容易，當時一般德國旅行家，各持機槍一具，在正規軍未曾抵達之前，即已置該地於其控制之下。

由於上述各國所受的遭遇，目前世界各國無不謹慎戒備嚴防第五縱隊及傘兵等侵入所有各地駐居的納粹黨員，一一遭到逮捕，或受嚴密的監視，『旅行家』，水手，及其他各種外籍的訪客，例皆遭到驅逐或搜查，而捕捉間諜及揭發陰謀的法律，也加緊予以施行。每有外來的輪船進口，事先必遭注意而加詳盡的搜檢，以期破獲隱匿的偽裝兵士及槍械炸彈等危險物品，至於一般交戰國及中立國，又都感到有組織特別內防軍隊的必要，同時並訓練國民各種軍事智識，藉以對付此項新生的威脅。

驚人的事實，如閃電一般震懾了整個世界。法蘭西已屈服於立誓要滅了她的勝利者之鐵蹄下面。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地在那裏詢問：「何以竟有這樣的事情？」

現在一個新的德國軍隊，人數有數百萬名之多，具着比一九一四年更爲精良的設備已如古戰神的巨車一般輾過了好幾個國家的地界，不顧一切地向前進攻，宣言要確立德國民族的霸權，以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宏願。在這個強大軍隊的面前，向以精銳聞名世界的軍隊，勢如破竹般覆敗下去，最堅強的礮壘，都似耶利哥的城牆一般紛紛坍塌。

以七年的短短時間，竟能創成這樣強大的軍隊，其全國的努力精神，實是曠古所未有。這一端正可和被征服者的萎靡不振作一個對照。當民主國家正放棄了國防和國力在那裏企圖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時，德國則悄然在那裏藉着一種革新主義爲基礎，進行着一個道德的，軍事的，和經濟的總動員：不論各方對她怎樣的批評，但她終已造成了一個擁有新式軍械的戰鬥階級，而希特勒就是利用着它在那裏改革戰爭的方法，和教訓他的敵人。

因了這種政策的嚮導，德國不但豎起了那道西線防禦長城，阻住了協約國，使她們

無從去干涉她的佔據波蘭，丹麥，和挪威；並且能夠派出人數約有三百萬的二十四個去作戰的軍團，和另外二百五十萬名的壯丁，去作國內防禦，駐守佔領區域，擔任後方工作尤其是警察和運輸之類的任務，使前線的士兵可以毫無後顧地一心望前去打仗。

這個兵力比較上次戰事最激烈時所陳於戰場者——最多之時為一千萬名——猶有遜色。但據德國的計算，如上次一般的龐大軍隊，自下已不可能，並也無必要。其不可能的理由是：因為一則由於上次戰事中死亡數目太大，現在已抽不出那麼許多壯丁；二則眼下每一個戰線上的兵士，也如上次一般，必須有兩三個人在後方替他製造補充的軍用品和軍火。其不必要的理由是：因為新式的軍械，已使現代兵士的戰鬥力比從前增加了數倍。

德國兵士眼下的戰鬥力之所以如此之強者，大半是由於德國此次所用的器械，其種類之多，和數量之多，乃都是前此所未有。它們雖不能變更戰術上的定理，但確足以使德軍藉其力量用新的策略然進擊，而使協約軍措手不及，再加上那個從革新主義所產生的第五縱隊，於是德軍就獲得成功了。

德軍的機械化器械中，主要的是馬達——德軍之中，其坦克，飛機，摩托化師團，運輸車，沒有一樣不用馬達發動，因此，這次的戰事乃成爲真正摩托化的戰爭。德國已將她的摩托化隊伍發展到了主要的獨立的取攻勢的地步，再加上她的奇襲策略，所以她可以指揮如意，所向披靡了。她不像英法兩軍一般將坦克祇用爲掩護步兵之具，因而使軍隊本身也受了進行遲緩之害。至於飛機，則尙祇在波蘭藉着杜荷所發明的閃電戰術居然將敵人在其未及下動員令之前，將她一舉而對服。德軍已發明了一種將她的隊伍如飄風疾雨般互相呼應着迅速結集於指定地點的新戰略，她就是藉着這個戰略衝破了馬奇諾防線的展長部份，並在佛蘭特使協約軍受到極大的打擊。

因此，德軍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中已將二十年來法國人所奉爲圭臬的韜略定則——即藉着最新式的防禦工事可以使守者強於攻者——一起推翻，而成立了它自己的「攻勢至少在陸上乃是最好的守勢」之新定則。不過這個定則於對付英國的海軍時是否有效，則尙待證明。

據最近事實的估計，德國於西線攻勢中共派出十二個機械化師團，每師團中有坦克

五百輛。此則她在作戰中的坦克共爲六千輛，此外則備作補充者或許還有三千輛。坦克之中，大小俱全；小如七噸重祇備機關槍的坦克，直到七十噸重，備有機關槍加農砲噴火器，其鐵甲足以抵禦協約方面的坦克砲，大如活動堡壘一般的大坦克。作戰之時，坦克之結集一地者，有時至二千輛之多，當其如潮湧一般向前進攻時，即備有槍砲的水泥堡壘也是無從抵禦的。

德國的飛機數目是德國最大的秘密，其可以作戰者約在一萬二千架以上，德國境內的三百所航空根據地，足能容此數的飛機；她的空軍人員連防空隊伍在內，有二十餘萬人之多，受過駕駛訓練者則大約祇有一萬六千名左右，內中包括軍官七千員。而她的俯衝轟炸機，即德國人所謂其秘密武器中之最厲害者，其毀損力確是大於協約方面的任何種武器，因此她在新近的幾次戰役中，更多用這一項武器以爲制勝之具，因爲她的生產力，也就是補充能力，確遠勝於協約國。

這種飛機，在以結集的隊伍去轟炸敵方的堡壘，鐵路，兵士，運輸線，尤其是結集於一地將作反攻的軍隊中，已經成爲德國的飛行砲隊。並在大規模的用作運輸兵士和軍

需的器具中，又於直的從空際之盤旋攻擊之外，另化出一種橫的戰略了。

最後，德軍的大量摩托化，使受過特別訓練的摩托化師團士兵，能從坦克和飛機所炸開的間隙中，以每天一百哩的速率，飛馳到敵軍的後方，去擾亂敵方的軍心，和威嚇敵方的人民。

不過我們對所需以成就這種效果的摩托化程度也不必作過份的估值。估計起來，德軍中的摩托化部隊至多不過二十師，即全軍的十分之一。但這個數量已足夠使它在作戰中取得有利的地位，等待大隊普通步兵和礮隊的接應。

所以造成勝利者，還有許多別的因素，而就德軍一方面說起來，這些因素可以總括如下：

第一，受過特殊訓練，配備精良器械，能作敏捷行動，能冒死進攻的步兵；他們自幼即習於步行長程，能背着軍用包，日行四十至五十哩，雖然他們每人所應攜帶的器械和用具已從舊時的兩三件增加到十二件。

其行動所以能如此迅捷的一個訣竅是：步兵所應攜帶的器具，大部份是裝有輪子的

所以實際上他身體上的擔荷反而比二十五年之前輕了不少。此外，德軍的編制不是像法國制一般的老少合伍；德軍是以年齡為標準，各自分隊，去做各個最相宜的任務。年最輕者用作冒死衝鋒的敢死隊；略大一些的一級，尤其是長於利用掩蔽術有戰爭經驗者，則派去擔任前線的防禦任務。

第二，巨數的輔助軍隊和戰具，其中以器械精良的先遣隊，降落傘兵隊，坦克礮和噴火機最為重要。先遣隊的任務，不但須為步兵清除其進行線上的一切地雷和障礙物，須替步兵在礮火之下鋪路架橋，並且也須利用他們所攜的手榴彈，噴火機，和猛烈的爆炸物去攻奪沿路的堡壘。

降落傘兵隊中都是些年輕的敢死隊士，他們的任務是和第五縱隊合作着去佔據敵軍後方的衝要地點；但有時也和先遣隊合作着去攻奪堡壘。比境的挨彭，挨末爾礮台阻塞着德軍入比之途，因此德軍即先在波蘭境內照式造了一個這礮台的模型，命傘兵作攻襲的演習，待演習純熟之後，再去實地攻襲那座真的礮台，所以他們竟能不偏不倚的降落在礮台的圓頂上面，炸毀了那砲位的旋轉座盤，使那尊砲失去了旋動掃擊的能力。這個

動作使先遣隊即能從大砲射線的兩旁安然衝將進去，一舉而奪過了這座砲台。

第三，藉徵用全國私人汽車而組成的巨大運輸網，能很從容地及時供給數百萬大軍之所需的用品。但在佛蘭特掃過協約軍後方的摩托化師，當時沿途係用什麼方法加注燃料和補充軍火，則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打破的疑團。

不過，在一切之上的終要算那個集權中央的，大胆的，智機在握的，在希特勒直轄之下的德軍最高司令部；它具有無上至尊的權力，所以能確實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使各個作戰部份都能如機械中的部份一般有十分和諧的動作。這就是德國戰略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希特勒深信自己是得天之佑者，所以敢做任何紛將所決不能做的事情。在對方面，協約軍之所以在佛蘭特失敗者，即因四國的軍隊不能在動作上和諧相應，和統將太為胆怯的原故。

他在這次之中，至少已取得兩個極關重要的有利地位：第一，他能很準確地依照着自己所定的程序表，在自己的力量達到最高點時，自由進攻——這個有利地位，民主國家以為墨索里尼也是握着的；第二，德軍能隨着己意自由擇定時間和地點，作猝不及防

的進攻。

德國軍備之重整，遠在德國皇軍於上次戰後解甲歸田的時候。漢斯，馮，西葛德將軍以「默然工作和服從」為信條，以精選的軍官和士兵組成一個十萬人的核心軍隊，遺襲了皇軍的傳統思想來作這個新的軍隊之基礎。他依着凡爾賽和約中十二年兵役的限制訓練出大批的軍事專家，和經過軍事訓練的警察；這些就是目前德國軍隊中的上下各級軍官。

此外他們鼓勵一切政黨組織，退伍軍人團體，和「應急的技術組織」——連希特勒本人的挺進隊在內——之軍事訓練。

這時德國工廠已在那裏製造軍火，並也在國外的地方，尤其是蘇俄境內，製造。這些國外所製造的軍火，雖因條約關係不能運進德國，但德國未始不能派了人去就各軍火製造地方，拿過這批軍火作實地的演習。德國的新空軍，則是利用德境魯夫漢沙地方受政府津貼的航空運輸公司的機場為根據地，這個公司的董事中，有一位即是戈林上將所倚如手臂的歐爾哈，密爾區。

在一九二七年協約國的監視委員會一經撤退之後，尤其是在一九三〇年協約國撤去萊因區駐兵之後——離和約所規定的撤兵時期提早五年——德軍即「改組軍隊」設立「技術上的機械上的（意即坦克）教導服務機關」，蓄心重整它的軍備和提高它們的效能。同時也依着標準化的原則，設下了將軍隊加以大量摩托化的基礎。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日內瓦的裁兵會議承認了德國有作平等軍備的權利之後，她即能公開的放手做去，而以重整軍備為她的主要國策了。

總統興登堡特地物色佛蘭茲，馮，巴本為這件工作的主持人，但結果因為他的政治思想成分太多，所以，力不足以肩這個艱巨的工作。施德萊轍將軍則主張以「社會的軍人」之資格，由勞工聯盟協助着去進行，但他也遭到了如其他德國政治式軍人所遭的命運，而喪失了他的性命。自從希特勒以重鑄德國軍刀的諾言，在選舉中獲得勝利之後，重整軍備這樁事顯然已不能背着他的意旨而行，所以祇可順着他的意旨而進行了。自從他跨上首相之位後，德國的鐵血時代也從此開始了。

從他掌權之日為始，重整軍備的規模即一天大一天，甚至達到全國都入於軍事狀態

的地步。戈林將軍被任爲航空部長，魯夫漢沙的飛機隻數有了巨額的增加，不過用以補充這個已經擴大的空軍駕駛員額的學員，則仍藉民用航空所需爲名，而秘密訓練出來的。

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四月間陸軍方面也作擴充的準備，所有的義務兵全部加了進去，於是名爲營的，暗地裏已變成團了。同時又設下強迫工役和特別「警察隊」的制度，這些人後來也全數編入陸軍之中。波蘭總統畢蘇斯基將軍於一九三三年的三月間即已覺得恐慌，而建議加以干涉。

到了一九三四年，德國的重整軍備活動已達到狂熱的地步。新的營房，新的飛行場新的礮壘，新的軍事學校，新的軍用公路，都漸漸的成立。德國的工廠也循着標準化和大量生產的原則——甚至放棄了質地的精良——拚命地趕製軍用品——失業問題即因此連帶着得了解決。中間離有過一次有礙於這件工作之順利進行的內部變叛，但終久被嚴刑峻法鎮壓了下去，所以一到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十六日，德國即行恢復全國徵兵的制度。

到一九三六年的三月間，希特勒即擲出他的第一個炸彈；派兵進駐條約規定不許駐兵的萊因區域。

經濟動員

上次大戰中，德國雖曾在許多次會戰中獲得顯然的勝仗，但以全局而論，仍是一種軍事上的拚持，直待美國出來支持協約國，和協約國的封鎖政策獲得效果後，方將這個僵局打破。這次戰事中則祇見德軍如風掃殘雲般向前進擊，勢如破竹，其決勝之迅速，使美國來不及救援，而她的一路勝利進佔也使封鎖失去了效力。

但是德軍的這個攻擊力量乃是一次全國總動員的產物，這總動員之空前無兩的規模直到現在方始顯露，而其所依為基礎者則有三大因素：

第一，德國民族的心理總動員，其施行時震動了整個世界，但確也產生出一個心腸堅決，意旨恒毅，不顧一切的戰士階級。

第二，德國軍事指揮總部之極高明的戰略和機謀。

第三，經濟的總動員，其效果是：（一）能使德國貯備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量軍械

和軍火；（二）能使德國不受封鎖影響至其最大限度。

德軍的士氣，德國的戰法，和德國的軍械，其種種長處已在波蘭，挪威，和法國諸役中得到了證明。這次的戰爭乃是一次偏重機械的戰爭，所以德國之勝利也就是德國的組織，技巧，和工業之勝利，這使專重農業的國家不免相形見絀，不能比擬，而她們所受的打擊也使旁人得到一個抵抗德國『主者民族』將受到怎樣結果之教訓。

當上次戰事中的勝利者解除德國的武裝時，他們不但沒有破壞德國的戰事工業機能倒反而由美國領導着盡力去替它增添力量——由於借款及投資，其總數幾達三百二十萬萬馬克，其中祇有三分之一用於賠償方面；由於增建和改進德國的工業廠，和由於技術上的協助。德國有了這些幫助，一方面又能力自振作，於是國力大增。

但這樁事並沒有使德國減削其經濟總動員的規模，而反有增加，而這個經濟總動員也就是整個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關鍵之所在。

在原則上，這個經濟制度是很簡單的。它祇不過是徵用全國的人力，勞費的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資源，男女老幼的資源，置之於一個合作制度之下，其統制的機構不

是一種數字的計算，而是一種鐵一般的紀律，不過其中也以福利給予勞工，並以一些有限的利潤機會給予僱主，以鼓勵他們的努力。

在這個制度之下，這個八千萬人民——再加上被征服諸國的無數人民——的國家已變成一個大規模的托勒斯，它的唯一目標或信條，就是去替國家社會主義作全能的經濟和軍事戰爭，以使改革世界的目的可以達到，而使德國終能建立她的世界霸權。

她以為這個世界乃是一個炸藥性世界，是由適者生存的定律所統治之哲理為根據，並即利用反對者的規則去打倒反對者。她所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以致可以反對她者也因認為這個制度必需這種方法，惟有全能的總動員方能應付全能的戰爭，因而也樂於遵行了。

這種全能的總動員能有怎樣的成就，德國已有證明。當他開始走上重整軍備之途時她實是在嘗試一個前途好似有着不能越過的障礙之極危險的企圖。

但她確還留有閒置的工業生產力和閒置的人工，因此能使她漸成爲歐洲的第一個大工業國家，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她藉着重整軍備的題目施行徵用手段，將其整個閒置

的生產能力和閒置的人工集合於一起，造成了一種解決失業問題的繁榮，同時也造成了一個使她成爲世上軍力最大的國家之戰事機構。

在實際上，這個程序是藉由將她的整個國家經濟加以軍事化而得到實施的，其名稱是「國力統制機關」，它完全是替國家服務的，由赫爾孟·戈林爲其領袖的一個經濟參謀部管理一切，其中的執行人員都是高級軍人。但要成立這個機關，其間還需要無數的分枝機關和無數的枝節措施，異常複雜。

我們可以總括這個國力統制機關的主要原則和措施如下：

對於資本商業和工業方面

(一) 依照一九三六年十月間的穩定物價法，規定一切物事的價格，但可以由物價委員以成本之增減爲根據隨時酌量情形加以修改。這個辦法使維持軍備程序經費的信用制得以免除膨脹的危險，因爲物價的高漲必引起通貨的膨脹，因而將使軍備程序方面的價格也隨之高漲。照實際的情形，德國的躉賣物價指數在一九三三年爲九〇·七，到一九四〇年四月間已漲到一〇九·六，不過實際的生活程度雖已高漲到遠過規定的生活指

數，但事實上確在平均上並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二) 有限制的利潤——由統制物價，和以六厘到八厘之外的利潤去投資於政府公債爲限制，不過這種公債後來也不免散入股份持有人的手中。德國的股份官餘利至今在表面上還有一分四厘之多。

(三) 以盈餘之款去投資於國家的重要企業如：人造油廠，人造橡皮廠，和化煉，向來並無用處的鑛產以求發明新的用場之事業中。

(四) 禁止和統制於國家沒有迫切需要的工廠和店舖的設立和擴充。

(五) 藉着政府定單之支配，和原料與外匯之支配，完全統制工業。

(六) 藉着強制的承做政府押款或承受各種政府債券統制整個資本市場，包括以國民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和商業組合之資源，專供政府的借款（祇有少數幾種有關國家需要之事業得以除外，特許其發行債券。）

(七) 限制商業組合的首腦和董事之花紅金。

對於勞工方面

(一) 以一九三二年不景氣期中之低落的工資水準為根據，規定工資率，但略容伸縮餘地，以資調節。

(二) 工作之統制，徵用工人去做有關國家需要的工作，並禁止他們因工資較高而改到別處去工作。

(三) 取消罷工權利，禁止獨立的勞工聯合，而祇許加入德國的勞工陣線，這也是國家社會黨中的一個機關，它在名義上是由僱主和勞工所聯合組織的。

關於消費者的方面

(一) 在『大砲代替奶油』的口號之下，對一切食物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都用計口授給制。

(二) 有計劃的支配一切日用必需品，以統制消耗量，並以全國宣傳的方法，鼓勵人民消耗供過於求的物品。

於農民方面

規定價格和統制市場，使農民以規定數量的物產供給特設的統制機關。

這個制度看來雖甚是苛厲，但也有它的長處。因為政府一方面以「防止恐慌」的經濟制度為宣傳口號，而實用則用無數的命令保證了工廠和勞工之間必有工可作。在這個辦法之下，工業產量的指數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五四增高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間的一三七；農業產品價值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百萬馬克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四十萬馬克；國家收入已從一九三二年的四百五十萬馬克增加到一千萬馬克；戰事開始時，受僱工人數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名增加到二千二百萬名；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時超過六百萬名，但目前則變為工人奇缺，而不得不從其餘的民族中去徵用，以為一部份的彌補了。工資仍照定額付給，但因工作的不斷和工作時間較長，確也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了。

此外，工人有一種福利享受，這個主義組織改良了工作的狀況，創立了休假不扣工資的制度，以外定出了種種工餘的消遣方法，設立了勞工法庭專理被停歇的工人之上訴事件，並設立了名譽法庭專理工人名譽受損害的事件。工廠如遇到原料或工人的缺乏，因而不得不減少工作時，廠主可以從一個工業自助基金中，並從工人局部時間失業維持

費中，去支領補助金。

最後，農民則享受較低的借款利率，較賤的肥料和別的物品，再加上極高的農產物價，這價錢遠高於世界市場的市價。

有許多人以為這些好似還不足以彌補自由上的損失，但只要這個制度一天存在，則民衆自能一天享到經濟上的安全以彌補他們自由上的損失，不過生活程度也許是過低一些罷了。當希特勒就任之時，他不但須對付一個極嚴重的失業問題，並且還有一個「懷着國際觀念的」階級須由他去想法子勸化歸附。但是這個制度已於不知不覺之間解決了失業問題，因此也使他所著『我的舊門』一書中的某一個假說竟又獲得了一次證明。『要將一個民族「國民化」』，他的書裏邊說：『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在創立一個健全的社會狀況。』他已用德國的方式做成了這一點。

不過在動員這許多因素之中，德國須應付兩項極大的困難：第一，原料的缺乏；第二，所需以維持其軍備程序的現金和流動資本之缺乏。她於剋制這兩項困難之中即顯出德國人的智機和技巧。

原料不足問題是用三個方法解決的：

(一) 他將整個國外貿易，尤其是進口事業，加以統制，一切大小對國外的交易都須由政府批准方許實行，凡非必需之品，除了爲交換德國出口品而不得接受外，一概禁止輸入。這就是一九三四年七月間德國所定的所謂『新的計劃』之真意義，在這項計劃中，她要求各國開示有關雙方的輸出入對照清單，因而使各國如若意欲將物品售與德國，即不能不接受德國的貨品以爲交換。

(二) 依着出品之需要的緩急，嚴密統制原料的支配。

(三) 盡力增加本國的原料產量。第一，用人造方法如：從煤裏邊煉油，從煤和石灰裏邊提煉橡皮，從木頭裏邊提煉織物纖維；第二，努力於開發質地很爲低次的礦產，不問是否合算；第三，儘量用本國的原料替代外來的原料；第四，儘量減少耗折。這就是她的兩條四年計劃的真正目標，以期本國終可以自給自足，而不復再懼封鎖。此次開戰之前，德國的軍火產量比之一九一三年要超過兩倍，此次德國的勝利大半是依賴着她的人造橡皮胎輪和人造汽油，從這兩件事，即可證明德國在增加生產能力上確已獲得成

就了。

據最可靠的估計，德國在原料方面，目下已可以自給，不過有幾種關鍵性原料則還是付之缺如而必須由國外輸入的。至於那四年計劃中所新設的工廠，它們雖在建造的時候消耗了不少的原料，但現在則已出品非常之旺盛了。

四年計劃之中還有一個輔助性的農業改良計劃，但德國於這一方面的成就却很細微。她藉着農作物產量的增加——但實則是限止消耗至於人民都感到營養不足的地步——已使她從一九三二年之百分之七十五的自給地位，增進到戰事發生前的百分之八十二的自給地位，不過脂油之缺乏至今還超過百分之五十。所缺者必須從國外輸入。

對於濟費問題，她也有三個應付方法：

(一) 她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間，藉着將償付戰債基金利息停止兌現的辦法，以抑制現款的流出，這筆款子每年即達十二萬萬馬克之巨，她又將輸出，航業，和國外別的事業所獲取的外匯一概存在國外，以便隨時可以撥供購買原料之用，並藉以收回已經跌價甚巨的德國債券，和藉以補助出口事業。她在債權方面所收入的雖大概都是不通行於國

外的馬克，但這也使德國政府具備了可以在國內使用的大批款項。此外則各債權國家的減低幣值，也使她獲得不少的好處。

(二) 她用一個單純的手段集中大批的款項：政府以德國的『托勒斯』之首腦的名義，儘事實之所需，發行庫券和借券。這個辦法使德國政府，和其省市所負的債額從一九三三年的二百四十三萬馬克增加到目前的八百萬馬克，又據另有些人的估計實已達一千萬馬克，竟和德帝國於四年戰事中所負的總債額一千六百萬馬克之數相差不遠了。

但因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通貨已經增加了三倍，所以現在的鈔票發行額已經增加了一百萬馬克，並須加上數百萬馬克的使用到被佔區域中去的『信用券』和借券。不過，雖是如此然馬克在國內則因一切物價都是規定的，所以仍很穩健，因此，德國報紙曾提議說，很可以將馬克定為全歐匯兌價率的標準。

(三) 由於龐大的重整軍備之進行，造成了一次經濟的繁榮，政府即藉高率的捐稅使散在外面的金錢之一部份依舊回進了國庫。其稅率已從一九三二年國家收入的百分之

二十五增高到現在的百分之四十七，而國庫從捐稅，特稅，和特捐等方面的收入，也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百四十一萬三千一百萬馬克，增加到上年的三百十萬萬馬克了。

這具德國的機構——工業的也是軍事的——無疑的在自然耗損方面當然也必甚為重大，所以，它能支持到什麼時候而不破碎，實是一個問題。不過德國因歷次的勝利，已將歐洲的整個資源握在掌中，這當然也使她大大的舒了一口氣。所以，雖說英國仍以封鎖歐洲威嚇德國，期望歐洲或許會因此釀成饑荒然而德國報紙已坦然回說，將來即使有這種事情，但是受痛苦者決不會是德國的。

目前的戰事已成爲這個歐陸制度和封鎖歐陸之間的搏鬥，至於勝利究將屬於哪一方是不難預測的。

軍 隊 內 幕

德國重新實行兵役的時候，人民在街頭互相擁抱。這狂歡的原因，不僅於德國

解脫了所謂凡爾塞和約的束縛，人民覺得驕傲，同時也由於人民們衷心地希望德國有一支軍隊。德國人歡喜制服，他們最歡喜的制服是軍服。

隨便那個早晨，如果你在柏林陸軍大學房屋管理人的宿舍裏等候着，你可以看見很特別的禮節：所有的軍官跑來上課，個個都說『早安』，而管理人却舉起左臂，說道，

『希特勒萬歲！』

在這樣的情形下，無怪信仰堅決的青年國社黨員，被召入伍，滿懷熱忱，希望成一個軍官。我知道一個青年，他從納粹的觀點看來，可說是出色的德國人，身體健康，強壯活潑，聰明伶俐，而且感悟遠大的理想。他在軍隊裏成爲少尉所以一天他穿着軍裝帶着軍刀，足套踢馬刺，在青年運動領導席上出現。他大受歡迎，於是就換掉漂亮的軍服，穿上青年的藍套衣，換掉好看的袴子，穿上短褲，赤裸雙膝。他在短期間已變成青年團的領袖，有六千個團員在他面前列隊行進。如果在軍隊裏要得到一個同樣的升級，他恐怕要等待一生。

那班下士們怎麼樣呢？在德國，要當職業兵士必須立約服役十二年。下士們在服役

的最後幾年間，送至學校受文官訓練，文官是下士解職後的職業。到第十二年，軍役停止，下士只讀文官課程，年底考試的成績決定他的文官生涯。如果他願意，他也可以領餉遣散，自己營業。你去同那些服役已完的下士談談，問問他們的計劃和願望吧！你一定要驚奇起來，原來他們的理想只是在市政府裏謀一個小差使，工作時間要少，空暇要多：一所小屋和花園，等於退隱人的理想！但是他們年紀還只有二四十歲，正在中年呢。

許多常備軍中的下士，因為當他們立約服役的時候，德國軍隊只有十萬，所以即使一個伍長也担任重要職務。現在情形完全變了，隨便那一個具有普通智識的青年，服役二年之後，便可做後備兵的伍長。自然，這種情形，那些下士視為待遇不同了。

普通士兵更忠實地表示現代德國青年的精神；德國的前途就倚靠他們。德國的青年通常做了幾年青年團員，在勞動營工作了六個月之後，約在卅歲的時候開始軍役二年。青年團和勞動營都是國社黨的組織，所以那班青年滿懷國社主義的思想。在這種團營中處了幾年，結果青年們不是變成一個熱烈的納粹黨員，就因為做團營中諸如此類的事情

而變得疲乏了。後面一種的情形尤爲常見。軍事訓練並不改變這種疲乏的心境。雖然軍役直接跟着勞動役（在勞動營中，青年已受一些軍事訓練），加入軍隊時的起初幾個星期把新兵終日操練一過，他們的思想就集中於日常工作，他們的全部希望都集中於優良的成績，以博取上級的歡心。這時他們就自覺是兵士，兵士，只是兵士——漸漸地覺得高興。

但是在軍隊裏，和在剛離開的勞動營一比較，情形是多麼不同啊！簡陋的宿舍，一律的膳食，與奢侈的軍營，不同的食物成對照。在勞動營裏，穿着很失面子，又不合身的制服，但在兵營裏却穿着漂亮的外套。過去所遇的都是少教育的領袖，但這裏他却遇到精明威嚴的軍官。事實上，政府儘可能地把軍役弄得舒服，上一代的兵士們說『這簡直是營養軍隊』，並且說他們當兵的時候，宿舍與膳食與現在大不相同。在德國高大的兵營到處可見。同戰前的兵營一比較，現在的兵營看起來覺得有些令人愉快。無用的裝璜和看起來像戰堡一般的高台沒有了，只有簡單的房屋，內部陳設簡單，恰合住兵之用並且有無數的窗，亮光，空氣和太陽可以大量的通過。兵士的房間很明亮，牆壁漆着淺

淡的顏色，窗口有幕。兵營有洗浴室，灌水浴，和熱氣爐，洗浴都用熱水。

經營操場也費許多金錢。我記得有一處兵營造在沙地上，單是草場和樹木，費去三萬馬克。玫瑰花與石南花種滿兵營天井裏的小花園。每所兵營約住五百至一千二百人，如果是機械化部隊，汽車機車也須安置，那末就需很大的一塊場地了。闊大的道路通過大草場，汽車場機械室和修理工場，繞過大廚房，膳堂和酒室。膳堂和酒室的陳設很講究，椅子都漆着淺色，使人覺得這地方好似舒服的飯店，不像兵營。概括的說起來，這一切似乎過分講究一些，無怪每個看見這樣壯麗的人，都要讚歎了。

軍營廚房的設備，極其講究，堂皇的廚房和冷食店到處可見。膳食問題極其注意，甚至軍政部特設一部，從科學的觀點討論這個問題。這膳食研究部的成立，原意是要把菜單改變為根據現在膳食原理的菜單。實驗廚房設立起來，開出標準菜單。

軍政部和軍隊各部隊買進自己的食物，不管全部人民怎樣。這是主婦們必須遭受食物缺乏的原因。有一次市上好幾天都是蕃茄。主婦很高興，可是她們還不及買進一些，這些蕃茄又都不見了！水菓，蔬菜，肉，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這種食物必須貯藏起

來供給軍隊。有一次，雞蛋奇缺，我恰巧在一所兵營裏，看見無數箱雞蛋送來：那天每個兵士——該所兵營共住一千二百人——午餐時吃二隻雞蛋。奶油缺乏，但是軍隊裏却並不如如此。每兵每天可得到奶油二盎斯餘以塗麵包，然而人民要吃又要煮菜，却是缺少兵士每天的菜單大概是這樣的：早餐咖啡，麵包，果醬，奶油；中餐湯，豬肉，蔬菜，二磅蕃薯，有時湯換了一盆蜜餞糖食；晚餐茶，麵包，奶油，還有臘腸，沙丁魚或者乾酪。豬肉一星期至少吃五次，其餘幾天吃魚或者蔬菜。

軍政部的定章不是嚴格遵守的。司令，軍醫和會計員依舊自作主張，他們常常考慮兵士們個人的嗜好。所以德國南部的軍隊拒絕吃總部運去的大量的斑節蝦，全部就拋棄掉。北方的德國兵不吃米，要求二磅蕃薯。軍政部貯藏的罐頭湯，每隔一定日期分配，也是很很歡迎。許多軍隊會計員把這種湯拿去冬賑。從冬賑基金拿來錢，去買需要的東西，不過這種種手續就經濟上說來，極其費錢。『我們的軍隊要做極艱苦的職務，所以要吃美饈。』

兵士職務之所以艱苦，是因軍營中有無數體育運動，沒有運動天才的青年，在營中

生活極其辛苦。練習德國最勞力的『march past』也是一種重要節目；但除了這種運動之外，打球，賽跑——在夏天游泳，每天進行，某幾處機械化部隊練習『技藝』駕車，此種把戲不是每個青年都勝任的。我在常訪的一處機車團的兵營裏，常常不是目擊發生不測，就聽到不測的事情在我去訪前不久發生。（雖然情形如此，德國青年如果隨他自由選擇，倒歡喜加入機械化部隊，因為一切機械之類的東西使現在青年心醉，而且軍事技術的訓練，對於將來退伍為民的兵士極有價值。）

上級對兵士的待遇一般說起來很好。從前說『在此聽令』已經改為『唯唯』了，實際上，兵士回答一切都說『唯唯』(Yes)。兵士自己如果有希望是這樣表示出來的：『我懇求你允許我……』這種身心兩方面的服從——每國軍隊必須訓練至某一程度——並打算保持國社主義的精神。在軍役時期，黨員的資格暫時停止，年青的兵士生活得自由。不過國家盡可能地創造人民與軍隊間堅強的連繫。一個月有一個星期日，一個德國人民須吃便飯，把餘下來的錢捐作冬賑基金。就在那天，軍隊帶着鍋子，跑來賣『罐頭飯』。『快樂生力』團的表演，無不有軍隊分遣隊參加。全國的兵營每年開放一次，任

衆觀覽，入場費充冬賑基金，客人可吃一餐，騎馬和射槍——好似舉行遊藝，由軍隊當主人！事實上，德國的軍隊現在極得人心，這是無可懷疑的。

人民以新軍爲光榮，願意犧牲以求這軍隊的建立與保持，而兵士們却將不穿軍衣的人視爲『襤褸的平民』。人民的犧牲，他們視爲應該，但是他們自己預備作同樣犧牲到怎樣的程度呢？捷克事件可算是一次有趣的試煉。

宣傳部內幕

一天，在格龍華爾（Grünwald）的一所花園飯店內開會後，有人介紹我給戈貝爾博士，因爲新黨員常常有這樣的習慣。在短時間的會見中，他問到我的職業，我的言文知識和個人私事。多謝我的區黨部領袖，我的一切他似乎已經很知道了。不久，我從區黨部收到許多報紙，有幾篇文章割出來叫我翻譯。有一個人到我這裏取去，不久在本區黨報上登出來，我的譯品都被節短改編了。我很不高興，到四月裏，我從區黨部接到命

令，叫我到宣傳部去，這宣傳部剛由戈貝爾博士設立，由外交部情報司擴大。我既然正是其中的一員，立即接管關於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希臘，荷蘭，比利時，瑞士國聯會和芬蘭的檔案。後來又接管關於總統個人的檔案，這裏保藏着他自己所做的，和別人對他所做的一切——演說，照片，別人對他的印象等等。

全部收到的材料——其中有報紙，國內黨部與國外活動份子的特別報告，國外上自使館下至商店各種德國機關的報告——分成四十三類。分類的基本方法依舊根據一九一五年德皇時代外交部所採用的方法，不過有許多修改，以增效率。現在就是用宣傳作新政策的材料也有。任何一國的宣傳部都有特設文件保管箱。歸檔的方法如何，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倘使一個官員要研究美法間的關係，最近五年來，美法二國間的政策如何發展，如何變化，宣傳部的官員就替他預備好材料。他在關於美國的檔案中，找到了『美國——法國』的小分類，在關於法國的檔案中，找到了『法國——美國』的小分類。

這裏不能詳述文件保管的方法，不過有若干事情或許是極有趣味的。在第×分類中

但澤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登 (Schleswig-Holstein) 等德國失去的土地視爲德國的土地。在「國外的德人」的標題下，國外的德人，不管其會否改籍，都記載着。德美協會的領袖孔恩 (Fritz Kohn)，在「美國人物」的標題下却尋不到，部裏的工作人員在「國外的德人」標題下很容易可以找到，在不吉的「十三號」內，收藏着一切關於德國本國的猶太人，和流亡在國外的猶太人的消息。

現在流亡者的書籍和文章是保藏在加鎖的箱裏；只允許特等官員可以翻閱。外國記者另有一欄。他們所寫的不論什麼都收集保藏着。如果一個記者開始寫作，用了筆名，如果從他的筆調不能認出是誰，警察就在他本國調查，只須短時間就可找到他的真名。甚至軍事情報也保藏在宣傳部，這種情報大都放在鐵抽屜裏。阿比西尼亞戰爭開始時，一個新門類就成立起來，來記德國人民對阿比西尼亞戰爭與一般戰爭的反響。

「自衛戰爭」的宣傳和關於德國軍隊的力量材料，也預備着對軍隊使用。外國的報紙非常高興登載這種宣傳部歡喜恐嚇「敵人」的感情。在外國，和平宣傳集中於未來的兵士——青年。但在德國，沒有一個人可抱這種主義的態度。

現在宣傳部的檔案是總統所要知道所要使用的一切東西的來源。七百個官員日夜工作，排編全世界的消息和報告。

有一次戈貝爾自己對我也說過這句話，那時我拿給他我所保管的文件。當我離開他辦公室的時候，他對我說，同時莊重地看着我，「我聽到你幾句涉及雷馬克奇怪的話。不要忘記你是在什麼地方，也不要忘記你有着終身職。」一定有人報告他——在部裏每個人監視着我在別人說雷馬克的時候所發的議論。我說『西線無戰事』的作者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克雷馬（Kramer），他的筆名『雷馬克』（Roma）只是真名的顛倒。這以後，不久我又同我的直接上司爭辯，我說我歡喜瑪琳黛德麗也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女子；戈貝爾是全國伶界的最高領袖，要想引她回國，但是她回答不想回德國。我可以想像得到戈貝爾的忿怒，當他讀到好萊塢密探的報告，說雷馬克和瑪琳黛德麗過從甚密。

元首到宣傳部來檢視的時候，我深深地吃了一驚。宣傳部的走廊兩旁排着兵士。然後那位萬人愛戴的元首來了，他衝着走入，後邊跟着一羣官吏。

他很快的衝過各房間，手裏拿着馬鞭，擊着皮靴。戈貝爾給他看東西，他常常隨便一看，用奇異的口音說出幾句事實上頗有興趣的批准的話。對於部裏的職員，他不看也不說話。這幕戲突然停止，像開始時一樣突然，但是我却永遠忘記不了。我從前曾經立在遠處看見元首對着歡迎他的羣衆呼喊微笑。但這一天他完全像另一個人了。他們一切的姿態，向前向後的動作，完全是尊從的作爲。只有戈貝爾仍舊坦然。有時他低聲對元首說話，其他的官員則遠遠的等候着。

這種態度，在預備意國宣傳官亞爾斐里來訪問的時候我又清楚地看到。那時德意軸心還未存在，墨索利尼是奧地利的保護人。戈貝爾傳我到他的辦公室。他叫我把德國報紙上有利於墨索利尼的文章預備好：他會伴着一位客人到我的辦公室來取。

我很知道我所保管的文件箱，並且知道他所需要的材料很少。我就對他這樣說了。那時戈貝爾的面上就現出一種自然的微笑。他說，「明天你就有足够的材料了。」第二天一大包從報章上剪下來的東西遞給我，都是有關於意大利的，這種細心，實在令人可驚。

亞爾斐里引進我辦公室裏的時候，以為都是真的。他讀到這些文章，得到很深的印象，正如不久前他在接待室的壁上見到墨索利尼的大畫像，深深感動。這種使拜訪者得到良好的印象一些沒有使部員煩惱。

比國內宣傳部工作不爲人知而且比較難以統制的是宣傳在國外的活動。在德國國內宣傳部的活動非常明顯，即使從自由國家跑來的偶然的觀光者也能夠看得出來。

最活動的宣傳員是信仰堅決的德國納粹黨員，他們由納粹黨國外組織處派至外國。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們必須和這個遍於全世界的組織的當地代表有所接觸，接受黨代表的指令。

工 業 復 興

早晨的陽光照射進漢諾威山谷中一個村子裏使我們看見一種奇怪景象，黑越越的土地上閃耀着一條條發光的鐵軌，碩大的機器不斷地在上面穿梭。鐵索釘當與汽笛鳴鳴聲

中，機器的大嘴吞吐着一大塊一大塊的泥土。機器無休止地轉動，有時伸展長臂，有時堅起粗腰，有時嘶叫和歎息。這座工業城是由於一個人的意志屹然建立起來的。城名薩次基脫位於漢諾威山谷中。這個人就是戈林。

我們走進一間休息室裏，牆上掛滿了納粹領袖們的照片。咖啡香味迎鼻吹來，無數工人圍着桌子，談笑和取鬧。這種簡單的一幕却使我們驚訝。因為這些工人並不用德文談話。細細聽來，是意大利文。

在此地工作的大約有六千個意大利工人。兩年來，陸續招到德國各地工廠裏做工的意大利工人，總數在五萬以上。此地便是一部份。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德國缺少工人嗎？六年前德國有六百萬失業工人，如今又會缺少工人？令人頗費思索。

六年前，德國長長的冬天。無數青年，就在馬路邊上蓋着舊報紙過夜。清早晨排隊到民衆所去要碗熱咖啡喝。那時美國也是如此。德國有六百萬失業工人，美國有一千二百萬。兩國的比例數目差不多相同——三個工人裏就有一個失業。

羅斯福和希特勒同時握得政權。而前同樣擺着一個嚴重的失業問題急待解決。羅斯福怎樣打開僵局呢？籌劃巨大的款子來救濟他們。這是有錢國家的辦法。德國的情形又不同了。自從一九二三年經濟不景氣，德國一直苦幹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德國工業界藉英美銀行的借款得以抬頭。

『Man braucht kein geld』我們用不着錢。這是一個在德國很流行的歌劇的名字，內容讚揚吉卜西流浪生活。却正可以借來用做一部德國經濟復興史的書名。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一個身材短小的中年人在播音器前這樣說：『我們在神在良心和整個民族面前宣誓』。這時希特勒剛得着總統的信任，拜命組織混合內閣。國社黨只占三個位子。他知道如果沒有時間上的保證，隨時都不穩固。所以他這樣要求：

『給我們四年，四年裏保證解決失業問題。大家有工做！』

三月五日投票的結果，希特勒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四年。保證是得到了。不過怎樣來履行諾言呢？大家都有工做，六百萬失業工人。這不是一句空話。當前問題，便是怎樣和失業狂潮鬥爭。

國社黨裏不缺少理想遠大的經濟專家。在慕尼黑酒店裏咖啡館裏，這些理想家的宏論也會說動過希特勒的心。不過如今國社黨負起全德國的責任，必須有更可靠更具實際經驗的人材，來籌劃一切。因此，一個春天的早晨，在亞勃薩次堡山中的小徑上，可以看見一對古怪的散步者：希特勒，赤露着頭和膝蓋，同行的那個，高而瘦的頭直插在很高的硬領中；這便是沙赫脫博士（Dr. Schacht），一路上陳述他種種計劃。

——德國的癥結並不在輕工業，這些工廠的四分之三都保持着常態，重工業却有致命之疾。全德國的建設事業只能吸收鍊鋼業與機械業出品的三分之一，這些工廠自然不得停止三分之一的活動，於是便推出整批失業工人。如果政府向這些廠家定貨，定大批的貨，這部份失業工人就可以回廠去，有工做。

那一種貨，是政府所大量需要的呢？關於這點，希特勒毫不遲疑，當然是軍火。因為軍火是唯一有出息的工業品。

作戰時最重要的是什麼？——當然是有才略的將領和勇敢的兵士。

——你真不懂事，作戰時要有鋼來鑄砲，有鉛來造飛機。飛機飛時要有汽油，軍用

車的輪子需得橡皮，又需油質使機器工作。這才是戰爭的生命線。然而德國都沒有。你知道一九一八年德國是怎樣吃敗仗的？

——因在福煦和貝當替法國打了勝仗……

——你又不懂事了。我們打敗仗，因為受封鎖，原料缺乏，民氣大衰，因此吃了敗仗。下一次大戰，我們要一切都能自給。

——德國的土地下面並沒有石油，如果受到封鎖，怎樣辦呢？

——不錯，德國沒有石油，不過他有過剩的煤。從煤裏可以提鍊出石油來。從煤裏提出來的石油比天然油貴得多。不要緊，德國能夠忍受。於是戈林召集了幾個煤業鉅子，邀請他們集資設立鍊油工廠。資本二萬萬馬克。企業名稱爲 *Bruders*，年出汽油四十萬噸。

現在的德國，到處都用代用品。他們用木糊製成線，紡織成棉布，在當初，這種新布有許多不方便，一見水就溶化。這所謂布不過是一種紙。現在呢，已經能够入水不溶，燙熨自如，並且非常耐用。

國社黨秉政的第一年，這種木布價高而不適用，並且一年祇產五千噸。現在每年出產十萬噸。同時質料改良，價錢從三馬克八十跌到一個半馬克。

木材可以紡織以後，紙業就受打擊。這種新用途日益增加，紙業的原料也跟着昂貴。德國又沒有採用不盡的森林，這又是一個問題。不過，自從和奧國併國，在木材上暫時又可鬆一口氣。

還有一種發明，是用煤製造橡皮。熱帶裏大樹上流出來的液體，似乎是無法模仿的。然而德國的科學家，用煤和石灰兩種原料化合起來，製出一種人造橡皮。他們稱為 *luna*。德國「蓉克」號巨型飛機的輪子便是用 *luna* 做成的。據說要比真橡皮耐用。

可惜德國化學家始終沒有發明綜合花生。德國四年計劃因為這件事很發過愁。脂肪質在德國工業界也是不可缺少的原素。

解決這個問題，德國便在北冰洋裏放出無數捕鯨艦。一頭鯨魚貯存的脂肪量，着實驚人呢，人工製造品的價格，要超出天然產品數倍。不過德國想在未來戰爭中占經濟上

優越地位，就不得不如此做。

另外一件事足證德國在這方面的努力。這便是所謂「薩次基脫」事件。德國戰敗以後，失去許多可貴的东西。其中尤以一大部份鐵礦，最可痛心。德國每年僅產鐵礦六百萬噸，等於一九一三年出產量的四分之一。現在必須向外國購買。可是在戰時一受封鎖德國的大砲，坦克車，炸彈，將以什麼來製造呢？因此戈林召集了幾位鋼鐵界鉅子，商討這個問題。

——德國大部份的鐵礦尙待開發。例如薩次基脫礦。這些礦一旦開發，就可以解決德國需要的百分之二十，請各位研究這個問題。

不久戈林接到他們的報告，說薩次基脫鐵礦僅含百分之三十的鐵。開發時技術上又有許多困難；合算起來比買外國鐵要貴一倍，都拒絕担任。戈林當時並未聲張，等到那些鋼鐵廠要取款向外購買時，就感覺到多方面的不便。他們立即知道了何以取款困難的原因。只得再對戈林說經過思索以後，他們接受辦理開發薩次基脫鐵礦的條件。

國營「海爾曼，戈林」冶鐵廠於是成立了。資本由鋼鐵界分担籌畫，以每訂購若干

鑛產爲條件。全權操在戈林一個人手裏。據說到一九四〇年可以年出一千萬噸。就近設立鍊鋼場，因此，便需要成千成萬的意大利工人。尤其奇怪的，這裏鐵鋼廠的一切設施都是由英國工程師經手的。英國人白拉沙脫（Pirbright）發明了適合於這種鑛產特性的方法，薩次基脫的鍊鐵場，完全依照他的方法而設立。

工業城便在此地建立起來了。漢諾威山谷中非常安全，不受空襲的威脅。

我們尙不知道德沙工廠（Dessau）每日所產飛機的準確字數——據估計爲九架。可是德國積存着大量的輕金和特輕金，是無可疑義的。

工廠裏積存着大量的輕金屬籬笆一般地豎着。每種金屬塗着不同的色素，一看便可分別出來。其中有硬鉛，鋁那樣輕，鋼一般硬。所製的飛機翅一隻手指便可以舉起來。

一切有關於空戰的珍貴金屬，德國都有大量的貯存。一九三二上半年購入的鎂僅一萬二千噸，一九三八年緊張的幾個月裏購入四萬六千噸。一九三二第一季購入的鎂不到三萬九千噸，一九三八年爲二十一萬八千噸。至於製造飛機不可缺少的鋁，則從三萬

一千噸躍到三十五萬八千噸，合十二倍以上。德國的國民經濟，完全化費在這項用途上。

當我去參觀一家大冶鋼廠，一個領我們的納粹黨員對我說：「我們將來的勝利，全仗這個……」

所謂這個，是在我們腳邊流過的青色的火光萬丈的流體——鈍鋼溶液。

他又繼續說：你要知道，一九三二年德國和法國的產鋼量數目相等。德國每月四十七萬四千噸，法國四十七萬噸。一九三八年八月一個月裏，法國只產四十一萬九千噸，我們德國却產二百萬五千噸，四倍以上。二百萬噸一個月的鋼，能製造多少坦克車砲彈我們元首的勝利全仗這個。

我的領導員大聲地說，一面對正在工作的工人們致敬禮。

獲得將來勝利的，是鐵錘不是大砲。這是他們對工人宣傳的原則。站在大演講廳的高台上，國社黨的領袖們重複地說：「工人們，努力出產吧！我們可以去改造歐洲。」

我在某雜誌上讀到法國戰後的國防費為三千五百萬萬。這個數目正確與否，我不知

道，我說出來給德國朋友聽，希望使他們驚駭，他却回答說：

『你們二十年內才用了三千五百萬萬，我們六年中，自從希特勒秉政以來，就用了四千萬萬。』

如果一九三三希特勒上台時就要這筆款子，大家一定不答應。當他就總理時，前任財政部長薛維侖伯爵對他說：

『行政費上決不能緊縮，稅又不能增加，人民借款也辦不到，如果真要錢，只有在公衆設施費用上剋扣。』

這個建議很合元首的意思。薛維侖伯爵留任為財政總長。六年以後的計劃如次：

各方面緊縮所得……………六百萬萬。稅則增加所得……………一千四百萬萬。各種借款共得……………二千萬萬。

總數……………四千萬萬。

這四千萬萬法郎又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是怎樣得到的呢？這不得不歸功於沙赫脫博士。

他自己却喜歡用這些話來解釋：

「一九三三年初，德國困乏。爲什麼會弄到這般地步呢？祇消坐飛機在上空一看便可明白。大多數的工廠的烟筒都不出烟。停工的工廠，其價值等於零，工廠本身的機械和不動產的代價却必須以千萬計。這不說；還有無數工人失業，困苦地消費國庫。國社黨有許多良好的理論，却不適用，他們想模倣美國，使工人們做細小工作，不用機器小錘子打碎石塊，以便大家有飯吃，這是蠢舉。唯一的辦法是使他們回到從前的工廠裏去。問題就在這裏：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必須使工廠有長期定貨的顧客。這種顧客，只有政府。而政府沒有錢。不要緊，工廠先給政府一張定貨單，政府以此向銀行押款，銀行發行紙票，用這種紙票來發工資。於是一切都可以恢復。」

著名教授瓦日曼博士（Dr. Wagemann）如此解釋：在平時如此做是非常危險的。不過用以復興工業又另是一回事。因爲這樣可以使國家富庶。德國工業界出產在一九三二年跌到一百七十萬萬馬克，一九三七年起就升到三百七十萬萬。這種措施，第一解除了失業問題，因此節省了六百萬萬的公衆開支。一九三二年在工廠裏作工的祇有一千二

百五十萬工人，現有二千萬工人，八百萬失業工人都有了工做，政府不必長期津貼他們生活費。第二這種措施得企業家肯付更多的稅，因為既有收入，當然可以付出。並且肯出更多的借款；這就是四千萬萬中後兩項的來源。

沙赫脫博士喜歡用這句簡單的結論來說明這種進展：

『德國具有每年生產一千萬萬馬克出品的能力；一九三二，一九三三每年產不到五百萬萬，政府因此弄到破產。一九三八年德國出產七百五十萬萬馬克，已快達到其飽和點。一國財政之康健與否全看其生產與否而決定。』

每個德國小學生都知道，德國缺乏鐵礦、油泉、銅、絲、羊毛，棉花和橡皮。這是一個大缺點。此外又知道他們的土地只能養活人民的三分之一。無論如何節省，德國必須從他國輸入大量的食物和原料。

英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購進美國、埃及和印度的棉花，紡織成棉布，在全世界上傾銷。換取澳洲的麥子和阿根廷的肉以養活帝國的工人。德國不也可以藉國際貿易來生活嗎？

希特勒不願意這樣。一國自立自強，必須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尤其是德國，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己維持，不受英法封鎖的控制，更需要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

德國自從國社黨秉政以來，就設法對東歐諸國增加物品交換。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諸國進展貿易。從這些國家得到必需的原料，從那些國家換得一定的糧食。

一九三二年德國購入數目爲二萬萬七千四百萬馬克，一九三七年則爲六萬萬七千二百萬。輸出的進展也是如此。這些國家和德國之間有一個相同點，便是都沒有現金交易這不很好嗎？但是德國經濟學家還表示了十分不滿。這些巴爾幹小國的富源大半尙待整理，不論是礦產或農產，都沒有充分開發；若有德國的工作精神，則生產更爲豐富。第二，這些地方的出品應當以更低的代價換到德國來。這些慾望當然使柏林有了去採取的意念。一九一八年，南歐諸國已被德國軍隊佔據，魯登道夫將軍命令徵集所有食品以供德軍之用。這種情形，在今日是必需恢復的。

目下德國從匈牙利購入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四十八。供給匈牙利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五

十。羅馬尼亞賣給德國百分之三十六，購入百分之四十八。南斯拉夫輸入德國百分之四十三點一，購入百分之五十三點八。看這些買賣數目，便知其內容偉大了。

德國治下的文學

一

也許是沒有普遍知道，或者已被遺忘，原來希特勒自己就是一個文學的創造，換言之，就是一個文學人物的創造，其人名叫阿克哈特。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阿克哈特在德國是一個寫戲者和寫小冊子者，在汎德意志派人士中只一小部分人知道他，所謂汎德意志，就是條頓主義的前驅，如歐洲大戰以前和中間所發動者是。他是一個健腦牛頸式的巴瓦里亞人，好吃好喝好作愛，而且活動多術，曾辦過一個小週刊，名好德語，他作編輯，同時也是主要撰稿者，藉以攻擊猶太人。

阿克哈特住在慕尼黑 (Munich)，在那時這是所有戰後德國前進者之聚集地，他就

在那裏盡力使他的劇本上演。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艾克哈特在慕尼黑遇見了少年希特勒，艾克哈特把這個生就的怪傑少年收在翼下。

在希特勒身上，劇本作家艾克哈特創造了他最成功的人物。雖然，平心而論，他已經有過一度較早的成功。這正是在歐戰以前的時期裏，他翻譯和出演易卜生的傑著，這戲在柏林皇家戲院，享受了一個長期連演。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慕尼黑『起事』失敗之後，不久，艾克哈特害腎臟病死了，這次起事的領導者便是希特勒。

二

一年以來，另有一個青年文人加入了希特勒的羣中。這人就是戈貝爾 (Joseph Goebbels)，是一個小萊因蘭人 (Rheinlander)，而外表頗似猶太人。他曾在甚得爾堡 (Heidelberg) 從學於著名的龔多夫教授 [Friedrich Gumtolf]，以治文學史得到博士學位。他的大學同學會確切的對我說，他在出色的猶太教授龔多夫主持之下的研究室裏

或辯論會上，都沒有甚麼引人特別注意之處。實在，在那時，他似乎注定要作一個良好的普通中學校長『Oberlehrer』，或是新聞記者而已。

接着，戈貝爾開始給歐戰以後的德國出版界寫些小品文，而很自然的送給那些最重要的民主黨的報紙，但是他的文稿却被拒絕了。

有很多青年作家和新聞記者遇到這種命運，戈貝爾不過是其中之一。但是同時他却不能忍耐以等候文學上和新聞業上的成功。所以他便把一顆心轉到政治上去；而且選定了希特勒的黨。

此時，希特勒已經得到文學的成功。在他被監禁的短時期裏，他寫成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這書做了『這個運動』裏的一個標本和教科書。從此以後，凡出來從事於德意志的『文藝復興』和從事於德國民族在生活與在藝術上的再生者，都羣起用這個方式來寫作，絕無例外，而不顧這種方式是如何的形成。

在一九三三年，這個天才的人物不僅被付託有操着德國出版界的最高命令，而且管着德國整個文學的出品，兼及戲院和電影。他是希特勒創造出來的。

三

現在，仍追述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情形。初時，戈貝爾做黨的喉舌比做黨的筆鋒爲主要。他是黨的雄辯者，後來那指導者派遣他到柏林，替他征服這個城。戈貝爾就把牠征服了，這得着實歸功於他所創辦的一個報紙，名進攻『Langerit』，在這裏他是任意的寫他的文章。

戈貝爾升進雄辯者的地位『兼國會代表』，空出黨內一個文學顧問和發言人的缺。但是有兩個候補者已經在等着這個缺位了。

其中的一位就是羅森柏。他是波羅的海濱省人，是屬於小日耳曼人，和希特勒一樣初時，他那動人的外表和天賦的辯才就够使人注意的。後來，又顯出他曾受過尙好的教育，而且具有對過激主義的一種強烈傾向——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做了民衆觀察報的總主筆，接着表現出他要急於成爲一個國際政治的專家。但是漸漸的他的注意又轉到文化問題的研究，他開始寫關於生活哲學的書和小冊子。最後，他做了最高文化部長，便成了黨內研究理論學說及教育上一切問題的權威。他的二十世紀之神話一書得到非凡

的銷行，其後就變成了國社黨主義的聖經。

第二個候補者是約斯特。他是一個條林吉亞人，最先出現於慕尼黑，大約剛在歐戰之前或之間。在那時，他已爲人所知是幾部舞台劇本和一集抒情詩的作者，無疑的他是極有才幹的。

四

在今日的德國，文學只在中央權威者之認可下而存在。這幫權威者的組成，正是上文所述的人。這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來德國文學的現時情形了。

今日德國的文學創作者是在立刻着手增進——爲計劃之一部分——一朵新花的長成釀成德國藝術的一種再生之式。一個新的「伯里克里斯時代」，（原爲雅典文化最盛時期之稱）已經開始，或者是已經着手要開始！這是訓令。但是誰是這個新時代的指揮人？誰是模範人？一個詩人如約斯特，一個受教育的歷史家和哲學家如羅森伯，一個小冊子作家兼新聞記者如戈貝爾，最後，一個用德文寫成一書的作者如希特勒自己！

當然有些作家現在還在德國生存着，而且也允許他們繼續寫作，和在新的「伯里克

里斯時代」以前的時候一樣的寫作。

在這類作家中，一個最顯著的人物自然是詩人加洛薩。他是一個鄉間的醫生，寫小說和抒情詩，都極精美。

另一個作家，便是格林穆，是一個天賦極高的小說家和記述作家。他曾一度在南斐洲做過農人，寫過一些不同尋常的關於非洲生活的短篇小說。最後他出了一部很成功的長篇小說，名沒有空間的人民。生活的空間一辭的口號是希特勒所最喜歡用的，便是這一部書的來歷。

格林穆作了文學院的會員，而且大有就被宣佈為國家詩人之勢。但是約斯特反對他自己也誠心不願意。

直到去年，還有一個最有力最佔重要的作家凱塞還在不斷的寫作。他是歐戰以後德國最重要的戲劇作家，可以說他是在蕭伯納和歐尼爾之間。

五

霍普曼得專章以述之。他是湯木士曼和喬治以外近代德國文學上一個最著名的人物

他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給德意志共和國增過光榮。湯木士曼已不住在德國，喬治死於瑞士。但是霍普曼住在德國。在一九三三年，當德國要退出國際聯盟的時候，他公開的支持希特勒。他在一個曾是民主派的報紙上發表一文曰，『我說對的！』他拒絕保護那些猶太人，那時要作這個事自然得抱着勇氣，雖然還不至於連累到生命和自由的危險。尤其不至於連累到像霍普曼那樣地位與威望的人。

他的出版人是非什爾，（書店老板）。這書店的校閱人海曼是一個道德文章俱足欽佩的人——而且還是霍普曼的連襟——成了他的指導者，哲學家，和朋友。著名戲院經理和劇本出演家布拉木一直到死是德國最重要——藝術上——戲院的總理者，他出演霍普曼的劇本，並作舞台上的修改。還有批評家克爾。更自始至終的擁護霍普曼的藝術與文章風格。

六

談到這裏，我們要試作解答那不可避免的問題，便是真正造成希特勒的德國文學者都是甚麼人名和些甚麼著作呢？黨國兩方面都已設有文學獎金，有的是從前已有獎金的

繼續，有的是新設立的。

『新戲劇』的內容是試就國社黨的解釋以誇耀德國的歷史。抒情詩所取的是軍歌中進行曲的型格，統都填塞了浪漫主義的色彩。散文，美術文，長短篇小說等不是無所損益的『逃避』文學——大半都沒有愛的情趣——便是些英雄的與充實的浪漫主義，餘無他物。威廉二世是同樣缺乏文學見解的，在五十年前，曾經想藉着威力要創造出一種德國文學，但是他整個的失敗了。因為，當宮庭詩人（和宮庭畫家一樣）為德國人民所棄絕的時候，一種真的普遍文學和一種真的普遍藝術興起了。這就是寫實派，少年霍普曼便是其中的第一個代表作家。

『血與土』的口號從上面發出來的，只是鼓勵了偉大和深厚。所謂『土產藝術』或文學在德國本來有其根原和奮勵，而且反影其國土與人民的特性，今已全然不振。

一百年前，有一派文學——即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頌揚那個時代，祖國，血與土和武士制度。這派人中如克來司特亞尼木布倫塔諾等人創立了一個新的愛國的而且甚至是種族意識的文學派別。他們的工作是不朽的，因為他們在德國文學上貢獻了新的（或

者是舊的)美、如抒情詩戲劇與小說的形式，堪與那些偉大的古典作家相抗爭。這個很可作國社黨文學的模範。

國 民 體 操

世界體操的三大源流

世界的體操有着三大源流：那就是德國的弗特立，楊格所創始的德國體操，瑞典的林格設計的瑞典式體操，和法國的兵式體操。這些體操在其普及過程中漸漸地帶上各該國的特色，並且又加上了實行者的研究和設計，到今日已經發展成爲各種各樣的體操和運動形式了。

其中德國式體操和瑞典式體操，隨着時代的進展，漸次地發生共通性。而從瑞典式體操，又發展出一種新奇可喜的丹麥式體操。

瑞典式體操的基礎是在於解剖，生理，衛生學等，因此是一種最合理的健康運

動，其目的是在於全身均稱的發達和姿勢的完成。可是德國式體操的目的却是在於用積極的鍛鍊謀氣魄的涵養和精神的磨鍊。這種差異，大概是由於最初對於體育所要求的目的之不同而發生的。

德國式體操創始者楊格

德國式體操是離今約一百四十年以前，由一位叫做弗特立，楊格的人創始的。

在楊格以前，德國已經產生巴色特葛姆斯等偉大的體育家，在那時候體育已經被公認在教育中佔重要的部分，而開始努力將其吸收於教育之中。到楊格的時代，終於成爲具體的事實而被正式採用了。於是體育在人性陶冶方面獲得了確定的地位，同時樹立了國民體育的基礎。

楊格生於伯林埃爾貝村河邊，從小就接近大自然，學會了游泳，騎馬，射擊等，天天學習着。

却說一八〇〇年的十月，對於拿破崙之傲慢的行爲感到忍無可忍，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終於向法國開戰了。可是結果却命運不濟，連戰連敗。尤其在決戰的伊啞拿之役，

普軍竟被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楊格担任志願兵出征，可惜來不及趕往參戰，眼看見慘敗之陳跡不禁悲憤交集，在一夜之間，二十六歲青年楊格的頭髮，據說竟變成灰白了。戰敗國之國土與國民差不多都受法軍的支配。其後楊格曾任家庭教師，也曾服務哈遜海代的學校，可是他對於努力復興德國則無時或忘。他認為體育是發起青年運動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他開始埋頭於體育以待時機的來臨。從這時起，他對於體育的天才就已漸露鋒芒了。

楊格之教師生活的樂趣，就是在於拿各種運動教練學生們。一八一一年他在哈遜海代的樹林之廣場上，建造了由他自己設計的操場。在那裏他已經設備了今日的吊繩，吊棒，跳高，撐竿跳的木架等。他利用這些運動器具，努力使學生們作心身的磨鍊和精神鍛鍊。他這種愛國事業傳揚開去，漸漸聚集了許多同志，終至於在德國各地簡直沒有一人不知道楊格的操場及其體操術了。

德國體操的國家基礎

於是在四五五年之間，在他指導之下，全國各地設立了數十家同樣的學校。一八一三

年普法戰爭再度爆發時，曾受他訓練的學生們都任着各部隊的指導者赴前線督戰，而他自己也率領了魯查地方的自由軍奮力鬥爭。在這次戰中普魯士佔着絕對優勢，把法蘭西打擊得潰不成軍，逼迫他們不得不在巴黎作城下之盟。從這時起：德國體操獲得了國家的基礎，帶上了強烈的民族色彩。

由此發端的德國式體操，不但由學校中的學生們操練着，並且連教師，職員，工人們都開始實習了。德人在各地組織體育團體，同時體育場也開始在各地建設，體操漸漸地達到成爲國民運動的目的。現在我們在德國旅行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之間建造的形式刻板的古式體育場，現在都被用作市鎮的操練場，使我們想起創辦時的情形，不勝感慨系之。

德國體操創始的動機，是在於達到國防上的目的，因此其特色是以青年爲對象，應用機械器具作鍛鍊身體的運動。例如：生氣勃勃的鐵棒運動，木馬的跳越，以及鍛鍊全身徒手體操等，都是德國體操的特色。不論那一種運動，都充滿着用力的動作和英勇果敢的精神。他們以木馬假定是戰場的戰馬，以鐵棒及橫木爲城壁及障礙而作着身心的

鍛鍊。其後德國式體操更受種種的改進，取瑞典式體操之長處以補其不足，使之充分發揮其傳統之背景與精神，益形隆盛起來了。

國民體操的振興

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德國徒然地流了五年的血，到底仍毫無所得，非但失去了大多數的壯丁和許多領土，使軍備，商船及工業遭受重大損失，並且又負擔了作爲敗國的巨額賠款。同時它又被迫廢除徵兵制度，對兵力被迫作極端的限制，看來已完全失去再行復興的餘地。可是德國雖受着凡爾賽和約的種種束縛，它竟仍舊能够重新復興起來了。戰後不久，德國實行了復興國家的兩種方策：其一是國民教育的普及，其二是國民體育的振興。前者是文化的建設，振興工業的基礎，而後者是在於振作國民的體力，國防力的充實，和勞動力的獲得保證。因此，他們的所謂體育和運動，目的並不是在於競賽或取勝負，而是在於培養國力之基礎。爲對付兵力的限制起見而組織的希特勒青年團，勞動服務團以及德國體育聯盟，會員們都受着軍事訓練，所差的就是沒有武裝而已，因此他們只要一拿到槍就和正規軍完全無異，此種體育訓練的重要，於此可見一斑。因爲戰

爭的結果，國民的體育大受影響，所以國民的身體自然大大地衰弱了。當局有鑒於此，急擬補救辦法以謀全國人民體力的增強，結果是大事提倡體育，激發人民之進取精神。

德國體育發展之速，殊足驚人；大戰前已有一百七十七萬的體育會會員，到戰後數年，劇增至七百五十萬，而在今日已超過一千萬以上了。

周到的體操設備

在德國的各大都市裏，除了大公園外尚有多數的小公園，而學校的運動場及體育館都是一律公開的，因此不論是住在閣樓的潦倒文人，或是住在地室的老嫗，都可將其當作自己的庭園或體育場，而盡量加以利用。此外各體操俱樂部都有自備的體育場，會員須按期到場練習。在柏林一地，就有近六百的體操俱樂部的體育場。至於在鄉村，凡是稍具規模的市鎮都有體育場的設備。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由二個「北」字併合的象徵楊格之體操精神的標記，像教堂的十字標記似地在屋頂飄揚着，那就是十八世紀建造的體育場。除此之外，在德國由個人招收徒弟，指導自成一派的體操或跳舞的體操，也是非常之多，其中有些體操場竟有數百左右的徒弟。既有自備場地，又有專任導師，組織之

完備只有使我們驚嘆。

德國人（不論男女）大概每星期二次在指定的時間或是乘腳踏車或是徒步地到指定的體育場去，受導師的指導，熱心地作一小時半至二小時左右的體操，這正和他們在公司商店等勤勉地服務一般無二，而他的能夠及時趕到體育場，也正和他們於每晨遵時赴辦事處並無二致。

不論怎樣窮困的人，也都出於自願地向體育場蜂擁而去，於此可見體育在德國普及之一班了。今日之德國青年或少女，差不多沒有人不屬於某運動部門，沒有一人不佩着運動部徽章的。

盛裝不如運動裝時髦

當我在柏林的時候，我所寄宿的宿舍女傭，每星期二次必定在一定的時間提着像運動皮包的東西，笑嘻嘻地走出去。有一次我問她到那裏去，她回說是到體操俱樂部去，我就跟着她一起去了。走到體育場，大概恰正是女子的練習時間，我看到三四十歲的婦女一共有六七十位正在接着音樂的節奏作着體操的練習。這裏並沒有粉飾之美，有的只

是充滿着健康美和姿勢美的血色鮮紅的中年婦女，正在努力鍛鍊着身體的光景，這使我非常感動。

德國人不論男女老小，都有德國特有的運動裝。大多數人他們雖然不備盛裝，可是運動裝則有人人都有之概。他們不論怎樣貧困，對於運動總不肯放手的。

以上是說明一般德國民間，體育是多麼澈底地普及着。可是當我們提起德國之體育的國民訓練時，尚須提起：希特勒青年團和勞動服務團。這兩個團體由法律規定，凡是年青力壯的國民都有加入的義務，目的是在於將體育運動的實踐和國家社會的指導溶於一爐，企圖鍛鍊青年的身心使他們成爲強健的德國公民。當然該二團體對於體育運動是有着極大的貢獻。

體育家楊格曾這樣地預言過：「這在小小的哈遜海代湧出的水泉，將漸漸地成爲大河流，潤濕國內所有的溝渠後，終於將流遍國境的邊緣成爲大河吧！」此項預言現在果然言中，體育不但鼓舞國民的士氣，並且幫助國家的復興，漸漸地發揮種種成績，而滔滔河流現在已經決堤，越過國境流向東歐及北歐，如入無人之境了。一百數十年前楊

格認清：爲復興受拿破崙蹂躪的德意志民族起見，唯有藉體操養成身心健全的國民，因此傾注其畢生精力於體育事業上，而由他創始的楊格式體操，在今日使束縛於凡爾賽和約下的德國民族再度崛起，重新稱雄於歐陸。德人之益形愛慕偉人楊格，將他置於興登堡之上而成爲敬崇的中心，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青年訓練

德國已經施行了七年國家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那個制度的目標在於準備德國青年，使他們能應付西歐民主主義國家將爲抵抗全能國家的擴張計劃因而引起戰爭之不可避免的局勢。

德國諸領袖，期望德國青年就在這次戰爭中能證明納粹的教育制度之效能；期望他們能以兵士式的體力證明他們具有自力征服一個新區域的能力，並能在征服之後永久保守下去。

在納粹思想家的術語中，德國青年即德國的前途。他們很自信地預測歐洲將有一個快開場的新時代：那就是「開始於不列顛帝國沒落之目的新時代」。

德軍的組成份子上次戰後年紀最輕的一般青年。他們有着受過嚴格訓練的強健體格，再輔以戰士科學家所精心發明的利器，納粹當局乃將實現新時代的期望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

如果自強的納粹德國真能够成就他們的所謂「千年治世」，則最活躍於其中的支配份子顯然應屬於這般青年。從幼小時即被灌進腦中的理想，由他們循着環境變遷之所需加以修改和擴大而再傳於下一代，至少將支配歐洲全局。

納粹對其青年所培植的德行，乃是德國式的德行，據戈林所說：即忠於國家，信仰元首，互助，不惜犧牲，有學問和果敢。戈林將軍曾承認這些德行都是旨在養成良好軍人而定出來的。

納粹的整個制度是建造在「元首原則」的基礎之上的。依據這個原則，歷史的演進完全由偉大的領袖如該撒，腓特立大帝，俾斯麥，和希特勒等所單獨決定的。其他較小

的成就，則是由次要人物如克虜伯，高區，齊伯林或第塞爾等的努力和才能所造成。所以，德國式的生活，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依着這個原則而調節，以期在領袖所指揮或領導的個別專業範圍中能獲得可能的最大功效。

在實際上，這種制度等於在各種生活範圍中設立和維持一個世襲的大領袖團。各個領袖祇對他的頂頭上司直接負責，如此一層一層的上去，直到塔頂至高無上的理論上全能的——並依照這個制度的術語所包涵之義——也是全知的希特勒元首。

納粹諸領袖都承認這位元首原則如要置諸實行，必須出於信仰之途。而對於一種原理的信仰，如下手得相當早，並持之以恆，則確是可以灌進任何人的心中的。

斯巴達的教育程序，其主旨在於培植能出力維護在位的當權階級之戰士；國家社會主義派的青年運動的主旨則在培植「良好」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員，並也是如他們自己所常說的「戰士」。

再者，德國的青年運動是和她的教育制度二而一的，因為學校不但用特編的課本教授各種學科，同時並且也教授「國防技術科目」：因此，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實包括了

學術訓練和一切連體育運動在內的課外活動。

她的整個制度中不容一個不合調的音節。因為其中一切模造輿論的機關如新聞紙，無線電，影片，和讀物，都是和這個國家的訓練制度相輔而行，互相為用的。智識階級在斯巴達，遠不如在雅典那麼受人尊敬。他們在德國也有這種趨勢。

個人自由，依德國勞工陣線領袖勞勃脫，賴博士的解釋，是在美國式的自由教育之下所培植出來的人所無從領略的。

賴博士申說：「一個人的自由，第一，在他能吃，能喝，能穿，和能任着自己的意思，或事實之必需，隨處安身；第二，在他能隨時走向世界各處；第三，在能使別的家看重他的工作。這就是自由的真義」。

德國在她所施於其青年的訓練中，在程序之擬定時，早已把美國人所謂「個人權利」勾消，庶使他們會毫不懷疑地承認賴博士的說法為不移的真理，並激起他們視兵士為理想英雄的好戰崇拜心，以便使他們成為全能戰爭機構中的服貼的工具。

德國青年從十歲時，即於每週中聆受一次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訓誨：這種訓誨，隨

着年齡的增加，由淺而深。這種「家庭訓誨」是在某種指定集團的家庭中舉行的。如情形許可的話，每一個集團得由兒童自己去建造一所訓誨舉行處。兒童於每週中到那裏去集會一次，依照着全國總機關所製全國一律遵行的節目表，作唱歌、朗讀，演講和辯論等事。

但從十歲到十四歲，訓練的目的重在體力的發展。當局承認兒童在這年齡，其腦力尚不足以領會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要義。這時他們祇能學學遵從，和聽聽元首的生平，他怎樣排除一切困難躍登高位的故事。

幼童組織都是照着軍隊紀律管理，其中包括強迫的參加所謂「服務」，和派給各種必須小心履行的常役。從十歲到十四歲的兒童，每人都頒給一本「徵召希特勒青年入伍服務」。這書共有三百多面，內有許多種柔軟體操方法，汽槍的玩法，空地上隱蔽身形法，地圖閱看法，要塞地圖的畫法等類的指導。軍式操更是每個德國青年日常所必須學習的課程。

十四歲以上的青年，在加入勞工役之前——這種勞工役也是照着軍隊紀律管理——

注重於令他們多習主義，但同時也着重軍隊式的體育。這時另有一本「服役中的希特勒青年」頒給他們閱讀，其中指導更進一步的柔軟體操方法，說明小口徑步槍的機構，和更進一步的閱看和繪畫地圖方法。並詳細指點軍隊展開之後，各人應如何前進的方法，和一切軍事學中的初步原理。

因為種族是國家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個中心基礎，所以德國青年也在「種族科學」方面受澈底的訓誨。灌輸於青年心中之各種信念中。

在納粹以前的許多德國青年組織中，其根本概念——有時是不說明的——大都屬於逃避性質：對戰後道德破產的反動，並對下一代中國內工業雖有了擴展，而得業機會依舊受着限制的反動。這種概念得其表現於各種運動如：回向大自然，以求力量的供給；改用簡單的社會方式，以便逃避現代的複雜社會等類的主張中。在事實上，則這概念表現於集團參加爬山之遊戲，有組織的旅行，和致力於實行各種柔軟體操中。

納粹的青年組織，依舊犧牲了智育方面的發展，以期體育方面可以得到極度發展的功効，同時則以一種全國人民都是在元首的領導之下，為全體的福利而努力之社會概念

灌輸青年。

德國青年的教育問題，現在已成爲德國一般家庭中爭論最烈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戰前一代的智識份子和戰後最老這一輩人物的家庭中。因爲他們認爲已看到用這種偏重一方面的教育制度一律地訓育全體兒童的危險。他們以爲這當然是一種適合於中庸之材的程序，宗旨在於使它標準化。

戰時國民生活

除了正在遭受國家和種族滅亡之痛的波蘭和猶太人之外，在德國從和平以進於戰爭的變遷，恐沒有其他交戰國或甚而有幾個中立國家那樣來得猛烈，因爲納粹政權，使德國立於備戰狀態者已有七年之久。不過戰爭對於德國人民生活所印下的痕跡，究較其他國家爲深。

可是戰事最明顯的現象，倒並不是鐘聲緊急，燈火管制之夜，也不是間或有之的

空襲警報或其他種種擾攘，甚而也不是戰鬥本身。而最重要的，可說是政府統制，生活程度的低落，和平等計劃之實行。凡此種種之結果，對於德國人民生活，對影響甚大。

據最近官方報告，去年德國收入預算數額之鉅，為牠有史以來所未有——八百八十八萬萬馬克。且拿逐漸增高的國債除開了說，根據同樣的計算，本年的收入尙當大增。

這種現象，確實是貧富一律，因為口糧統制制度並無階級之分，而是拿普通工人家庭做標準，低至僅足維持生活，而主要的食物還都屬於代替品。事實上，除了少數富有者或許從前稍有物品積儲，或許有時能獲得國外親友之餽贈外，重工業工人的生活，在飯食方面，反較富有者為佳。

德國富人，雖仍保有其講究的住宅，公寓和地產，可是他們住在裏面和從前習慣相去很遠。他們所能得到的衣食等必需品，和平民並無分別。他們雖有汽車，可是除非有緊急事情，因汽油等約，這些車子總是放置在車間裏，不論貧富，都是步行或乘公共交通用具。他們雖有講究的檯布，可是因為缺少肥皂，只好束之高閣。貧也好，富也好，

一樣在油布或在光桌上面鋪紙頭用膳。富有者或仍可在從前時常光顧的店舖中享受一些希望隨意選購的利益，他們可購買一些不受統制的美味，如五毛錢一個的燻之類，以佐規定的膳食。他們可以買高價衣料，可不能較貧民多買一點。

富家雖仍僱用僕役，但是如有破壞限制規律的時候，主人反而要受制僕役，所以有許多位僕役成羣的主婦，也寧可親自去整理臥室或私室，以防容或有積儲的零星東西，為僕役所偵知。如果有一位來度週末的客人，除了攜帶自己的食品或口糧單之外，再帶一些真的咖啡或是有意把他的一塊肥皂遺忘在浴室裏——這人大概不是一個非常的事業家定是一個外國人——那末這人必成爲永受歡迎的客人無疑。平常每人口糧如下

肉三百公分，肉製食物如臘腸等二百公分，牛油一百二十五公分，豬油六十二，五公分，人造牛油八十公分，果子醬一百公分，糖二百五十公分，牛酪六十二，五公分，咖啡代替品一百五十公分，雞蛋一個。

因防止浪費起見，麵包和稻麥製食品亦同受限制，不過因爲國內稻麥充足，所以限制較寬，而且拿馬鈴薯粉摻入麵包的辦法也經取消。牛乳祇供給十歲以下兒童和孕婦。

祇有蔬菜和水果不加限制。

規定所得口糧，大概總是吃掉。如果你是重工業或長時間工作的工人，則另有額外口糧，作為酬勞。這種酬勞，和工資一樣寶貴。不過主顧在商舖中必須買去他們所能得到的，他們可以買到魚和野味之類，祇是僅能在預先登記的店舖中，買到預定數目。

口糧限制制度，使店主和家庭主婦一樣平添許多麻煩。本來可以用電話定貨或叫貨的種種便利，現在已不可復得。主婦必須親自到舖子裏去，依次等待肉店和雜貨店商人收集各人口糧單，再急忙細心的稱準分量。因為數量較少，所以每個顧客也很仔細注視。同時店主又必須避免稱錯分量，以致自討苦吃。因為他們進貨只照顧客單子，少了就得賠本。

在大家庭因為較大的孩子可以得到和成人差不多的口糧，所以能比較措置裕如。因數量可以買得多，他們可以多多變換，剩下來的還可利用。小家庭和單身漢則不如大家庭。

求最舒適的生活一言，在德國仍能通行，可於下列某家庭雜誌為富有者所擬的菜

單中見之。

早餐大概是有咖啡或代替咖啡的大麥或麥芽，麵包有果子醬，因為大部分牛油豬油或人造牛油都須作煮菜之用。

在非常的戰事之下，德國的社交生活，却反較前來得活潑。在這個時候，沒有幾個人願意日夜閉戶獨居，沉思悶想。所以共有的困厄和共有的危難，倒引起了人類的合羣本性。

普通應酬，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在家裏作『野餐式』聚宴，一種是到公共娛樂場所。在野餐式宴會裏，客人須各自攜帶食品，記錄在自己口糧單上，主人僅須預備飲料而已。雖在黑暗之下，夜間野餐式宴會，已風行一時。而太太們的咖啡談話會，雖所用爲咖啡代替品亦更爲普遍。大家都是很急想大家談談，男子談政治及作戰情形，女子則談她們的衣食問題，頗爲有趣。

因社交活動日繁，酒的消耗因之大增。幸而酒尙不在統制之列，但有許多烈酒却不容易得到。

關於娛樂，所有跳舞，戲院電影院酒館咖啡店及夜總會跳舞廳等都依舊營業，而且顧客甚多，非常擁擠。

劇院是專供『教養』之用的，所以演的大多數為古典劇，難得有少數喜劇。電影院映片以德國戰爭片子為主，間或有幾張美國或意大利片子，換換口味。

第一輯

英法聯軍的退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旬，德軍猛攻法蘭德斯。時英軍在法境作戰者，有三十餘萬之衆。支持至六月初，聯軍已無法招架，祇得設法渡過海峽，撤退回國。卒在德軍重砲飛機猛烈轟擊之下，仗其紀律及堅強精神籍軍艦運輸及大小船隻千餘艘，於氣候惡劣及驚風駭浪之中，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撤退損傷軍隊約三萬人，大砲千尊輜重軍需無數。在軍事上，此種撤退雖皆成功，但不能目爲勝利。

我軍駐紮法國西部角落裏，已經有半個月之久，看不到英文報紙，簡直有些與世隔絕的樣子。幸而軍營中有人備有無線電收音機，偶爾收聽外界消息。禮拜日那天，從無線電中得知德軍已開始進駐荷蘭與比利時了。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大家未免喜形於色。弟兄們都說「時機到了，我們可向德軍戰

爭矣。」在此緊急關頭，我軍便「枕戈待旦。」

在這軍營中的最後一天，是一個炎暑逼人，而又是晴明可愛的一天。那天午後，並不操演，我便約了一位弟兄出外散步。經過法國人村巷，農人們正在耕種。到了村中一家咖啡店，飲了幾杯啤酒，解解苦悶。

同營後，聽說立刻就要開拔，但是那天晚上一切還是照舊，好像戰事遠遠在幾千里路之外。翌晨，六點半吹起身號，却提早在五點三刻就吹號排隊了，弟兄們難免有些紛亂，可是大家都能提起精神。未幾，團長來向我們訓話。他所講的話並不多，祇道，「弟兄們，我們要開拔了。什麼時候走，和到什麼地方去，我一概都不知道。散隊後，就可進早餐。然後把一切預備起來。」他停了一刻工夫又說，現在大家可以實現此次被派遣來的目的了。他問隊裏有沒有人，不像他那樣高興的。我們齊聲喊道，「沒有！」他露了牙齒笑了一笑，然後移步走去。

午後，命令傳到，全隊人馬乘火車，開到倫納車站。下車，在路旁樹蔭下等待了許多時候，等所有的輜重配備上車。大批軍隊開拔真不容易。一小時內無論如何不能齊備

直到晚上十點半，始再行登車，大家疲倦不堪，倒頭便睡。

一連兩天兩夜，火車隆隆前進，中間不時有長時間的停頓。有時候我們所坐的火車停在支線，等待軍需快車開過。第二天，看見難民車，迎頭馳來，飛掠而過。車上吃的東西很多，不過多是些罐頭食物，因此，覺得小刀後端所裝開罐器，倒是出征軍人的好朋友呢。

中途所經過的幾個車站，常看見廚子們提了茶壺躍奔下車，在月臺上沖沸水。壺中早就盛着，茶葉方糖。這種沸水是車上用電報通知站員供給的。我聽說上次歐戰時，兵士搭車開赴前線，中途要吃茶非得在火車「龍頭」中取開水不可。這次我們對於茶水問題倒獲得圓滿解決了，可惜洗澡問題，尙成懸案，所以我們一到終點，個個人都像烟突裏抓出來的了。

此行終點叫做西克林，在黎爾之南。我們在站外整隊，不多一時，忽來了空襲警報。這種警報，有許多人還是初次聽到，官兵們都忙亂起來，架起了高射砲，但是結果白費心思，祇在雲端裏看見三架敵機。雲端裏忽然出現我軍戰鬥機兩架，於是敵機便失

其所在了。

空襲警報既經解除，我們在菜園中吃了些東西，便越過火車軌，走到橋邊。我們始恍然大悟爲什麼我軍在比利時邊界勾留如此短促。從月台看去，東邊鐵道上面橫着一架德國巨型轟炸機的殘骸，鐵軌已被扭裂。工人們正在那裏清除一切。我們又在橋端登上巨大載重車，直向前進，但仍不知究往何處。

直到貼近了比利時邊界，纔第一次接觸着戰時景象。我們所乘的載重車本來每小時行三十英里。因爲逃往法境的難民如潮湧來，路上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車輛，我們的載重車祇得減低速率，慢得像老牛了。難民扶老攜幼，景象淒慘。我們雖則經過了四天的顛簸，除了假寐以外，毫未休息，也已疲倦不堪。

最後到了目的地——叫做烏勃根在布魯塞爾之西四十英里，白魯塞爾大道直通該處。

薄暮，我們下車步行入菜園，德國空軍很活動。他們飛來的時候，大概一次有三十架，都是中型轟炸機，飛得並不高。我們引以爲奇的，他們爲什麼不循大路轟擊，路上

充塞着許多車輛，軍用的和難民的都有，大部份都向西駛行。

看到這種車輛行進的情形，我始恍然大悟，這種情形，不是開拔前進，而是在撤退了。我們任務是要開得愈遠愈好，以便擔任後衛。接連好幾天，我們一些消息也得不到。有一天，我想起來是五月十五日。弟兄們中有一個能說法國話的，從難民口中得悉北京附近正在激戰。

那天晚上，我們在烏勃根附近農舍中就歇一宵。廚子打起精神弄了一頓熱飯，這是開拔以來第一次。晚間實行嚴厲的燈火管制，我夜間常常起來，忖於黑暗之中，看看弟兄們有沒有遵守命令。澈夜聽到大隊德機在空中嗡嗡來往。

下天早晨，我們才明白我們的職務。全隊人馬便分駐大路各要口，指揮交通，使難民走向田間不得留滯路上，以便敵軍攻到時，遇截作戰。

早晨五點鐘，我軍架起戰車防禦砲。指揮難民真是困難。他們只能講法蘭特斯土話，彼此言語隔閡。如做手勢叫他們離開大路，他們只做不知，還是沿着路蹣跚前進。否則便坐下哭泣不已。我們當然不能用暴力來驅逐婦孺，甚至一籌莫展。直到弟兄們想

出一種方法，阻止了爲首前進的幾個難民，向他們做手勢，朝天指着，再指向路上，然後用可怕的神色對他們說，「炸彈」說完之後，我們可笑着指指田野，揮手叫他們走向那邊去。這個方法居然奏效。

馬路上車輛行人肅清之後，遠處隆隆砲聲漸聽漸近。那天清早，把一營後衛兵放了過去。他們在西爾培運河沿岸遏阻德軍前進，身經劇戰，然而他們仍非常高興一路搖擺而去，好像走上白金罕皇宮大道一般。

中午，尚未與德軍交綏，又奉到撤退令，路上車輛已很稀疏。奉令撤退，未免有些喪氣，但因兵力薄弱，加之後無掩蔽，亦屬無用武之地。我們就開始撤退，直到清夜一時半，走了二十五英里。有些弟兄便在一家沒有人住的農舍中歇足。我則睡在樓下地板上，倒還舒服。

翌日又行二十英里，在一個行同廢墟的村中過夜。一到天明，德國飛機既開始向這村莊轟擊掃射，連續至兩小時之久。村道中雖擠滿了我軍運輸車，我軍却並沒有死傷。高射砲火把他們目標迷住，終於他們散了。

接着又是退却——第二天二十英里，再一天又是二十英里。德機總是成羣結隊跟着轟擊掃射。我們咬緊牙關，邁步前進，不時看到隊伍前後，被彈暴擊的烟火，一蓬一蓬的飛起，又聽得呼喊救護隊的聲音接連着而起。大體上說，死傷人數並不算少。

在這樣連續不斷的轟炸中，我們武裝行軍，非常疲乏。但一天午後，我們經過某部隊，他們就是三天之前在布魯塞爾大道上穿過我軍防線的。他們正停留路旁進食，在這三天之中，他們已走了七十五英里了。

那天晚上，我們到達西克林——重返了五天前我們出發的地點。一到那裏，就有車輛，漏夜把我們送到離杜亞七英里的一個地方，那裏只見城中火燄冲天。我們在黑夜之中等待命令，有些弟兄們竟站着睡着了。杜亞受到排砲和飛機的多番轟擊，天空中且有德機所放的許多的照明彈，弄得像白晝一般，命令終於到達了，吩咐我軍沿運河堤岸掘壕堅守，其時敵人約離杜亞五英里之遙。

直到天明，一切都順利。此後便接連兩天，嘗着轟擊的真正滋味，敵機拚命向我

們轟炸。由清早一直到黃昏，轟炸機每隔數分鐘，便來更番肆虐，他們成羣而來，然後列成一直線，領隊機轉了身，便直飛下來。你能聽到尖銳的引擎聲，逐漸強烈，然後轟的一聲，好像炸彈就投在身旁爆裂。這種可怕的爆炸聲，使你胸口喘哮，頭顱覺得要爆裂。不久我們就分辨得出炸彈聲音了，曉得呼嘯聲表示落彈地方尚遠，撕裂聲表示炸彈近在咫尺。在這種場所，我覺得兄弟們，在崗位間走動走動，很多幫助，所以你要怕的話，還是找點事情做的好，在第一天敵機集中向戰壕轟炸的時候，真覺得非常可怕。

一次，我踞伏在戰壕裏，頭頂上受炸彈震動，泥屑碎片如雨而下。我忽然想起總司令所說的一句話，他說，戰爭是由連續幾天的無聊和突然間的緊張交織而成。我陡然覺得這真是至理名言，便不覺嗤嗤的笑了出來。直到回頭看見一個弟兄正對着我在發怔呢。

在這樣情狀之下，等待了半天，仍舊見不到敵軍，便再向右移動，沿運河堤岸挖壕溝，經過兩座炸毀的橋梁。其時德軍在一英里之外，隱蔽在一個小丘後面，上面架着迫

擊砲，正在開放。但並不前進，僅由飛機繼續轟炸，炸彈漸漸的迫近了，我們掩蔽很好，死傷還是比較少些。

在那裏駐守了三天，敵人已越過我軍兩翼，我軍便急忙的移動。從夜間十點半行軍，到翌晨四時三十分，纔由運輸車把我們一直開向亞蒙提亞。該城已遭受了嚴重轟炸。我軍運輸車穿城而過。可惜有一半車輛走錯了路，誤向加塞爾山開去。他們馳進了村莊，給橋上德軍的砲火大肆轟擊，這一下就損折了不少。這種情形，都是那些殘餘的隊伍，最後在鄧扣克與我們會師後，才知道的。

大概有半營兵直向斯騰伏進發，將近那裏的時候，便遭遇最密集的轟炸。午後天空昏黑，已被無數敵機遮蔽了。弟兄們正要跑向田間躲避時。炸彈飛來，正擊中前面一輛載重車，裏面所有的人，不是死便是傷。我聞聲上前去看；見車中一個曹長身受重創，斷臂已經飛到路旁。當我行近時，他連聲喊道，「離開我，離開我」他一圈裏幾個士兵冒着機關槍的火網和炸彈，上前把他界到路旁，就在一個彈窟裏，經過一二分鐘的時間把他的創口草草包紮。

直到天黑，轟炸機方始飛去，於是我們便走進一座村莊。停歇不久，奉命在午夜率隊守叉路。在黑暗中架起戰車防禦砲，挖掘壕溝。長官對我說，我軍現在要保衛這條大路，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到鄧扣克。撤退部隊所走的路在我們左面，我們要竭力遏阻從右面進攻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截斷撤退的部隊。

我們在路口直守到天亮。德國飛機又來不斷的轟炸，我實在疲乏不堪，有一二次竟倚砲瞌睡。其時有迷途小犬一頭，曲伏臂下，不時用冷鼻擦掠手腕，使我驚醒，這些狗跟着我們一路撤退而來，總有二十來條。夜間，便和我們一同睡在穀倉。其中有雜種小犬一頭，有辨別轟炸機與其他飛機的能力，我們因呼牠爲「空襲警報。」

黎明前，我軍又奉令會同法軍精銳擔任右翼後衛。德軍幾次總攻，都被擊退，最後白刃衝擊，與德軍肉搏，我見德軍在我軍左面衝擊，好像後面有人迫着似的。他們雖則成羣的被機關槍掃射倒地，但仍是澈夜的前來衝擊，敵軍在白刃戰時並不中用，他們所怕的就是這着。

我軍又奉命退却二英里，離鄧扣克祇有七英里了。一面沿波格斯運河堤岸掘壕，一

面破壞水閘，我軍右面頓成澤國，確是天然的防禦工事。我軍左面是公路，數萬主力部隊都從那條路湧到海灘，我們附近的法國兵，都是好男子，也正在築壕。未幾，我砲隊也密密層層，一批一批的通過了我們所防守的關口了。

剛下戰壕，戰鬥便又發作了。最先是絡續不斷的德國轟炸機，繼之便是我軍的砲火。這兩天情況最爲惡劣，我軍死傷甚衆。第二天，德軍忽在戰壕前森林中出現，我軍便以機關槍火網迎擊，敵軍無法進展。我軍重砲，亦在後方對準敵人陣地連續轟擊，嗤嗤的炮彈都從頭頂飛掠而過。

入夜，川流不息大兵團已經走完，我便奉命向鄧扣克撤退。時德軍炮火射呈已達公路，我們只得在離公路三英里處暫時歇息。此去到鄧扣克六英里，我們竟走了十二小時之久。

鄧扣克已經變成一個廢墟，到處都是火焰，軍隊數萬，正在海灘待船。靠右面是一個英里長的碼頭，已經炸得不像樣子，我團數千人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向那裏魚貫跑去。要是天色一亮，德機又來襲炸，那倒不是玩的。我們一路前進，大家很安靜，很守

秩序。不疲倦的人則扶持着他人行走。

走到海灘，見有驅逐艦兩艘停着。在漫漫黑夜中，海軍人員很鎮定的很迅速的把我們扶上艦，只費了半小時的工夫，就把一艘驅逐艦全都裝滿了。這時候天正破曉，我們已驅出港口，望見沿岸村鎮城市，一片火光，直到加萊爲止。內地天空，也被炮火反映得通紅。這是我回返英之前，最後一霎間的見聞，以後我便昏昏入睡了。我雖曾聽到警鐘和「準備作戰」的口令，可是我全都不管了。

回顧這二十一天之中，最奇怪的，是我們的隊伍從未與德軍交綏一次。現在我真躍躍欲試。再過幾天，我們一切都能恢復，預備重上前線去矣。……

巴黎陷落之日

本文係敘述德軍使與巴黎衛戍司令代表談判巴黎無條件屈服經過情形，係由德人許賴姆博士依據德軍傳令

官即軍使中一員的紀錄所作，原文載七月二十五日柏林每日畫報特刊

今年六月十三日拂曉，我德軍強渡瓦斯河。至是，巴黎外圍已被突破。法軍雖已不支，但未逃遁，正以堅強的後衛火力，掩護大兵團慢慢的退却，他們的炮隊，事前還曾向我軍猛烈進擊。

自從攻下世界聞名的賽馬場名勝區香帝里以後，所見的一切已愈帶巴黎風光了。花園，別墅，村莊都是巴黎市郊的景象，但同時也已開進了法軍炮台射程之內。究竟法軍從此偃旗息鼓，不再抵抗呢，還是要背城借一，見個分曉，這時都還未可逆料。

當天中午，情勢突然緊張起來了。我軍團部參謀長H少校對我說，一到傍晚，就要派軍使到巴黎去，要求投降，我也被任為其中的一員。這是師長柯克勒將軍所決定的。他在早晨親自跑到前線去視察，認為時機已屆，於是一面擬定了休戰條件的大綱，請求最高軍事當局核准，一面由無線電向巴黎衛戍司令，拍出一個公開的電報，說明：

德方軍使定於晚間六時至八時間，到達聖丹尼斯之北，即在巴黎至鄧扣克與加萊國道又路口，準備與法軍代表談判巴黎區休戰條件。

我軍軍使一行，由H少校任使團長，H上尉任譯員，我為傳令官，此外還有兩個車

夫和一個伍長，分乘汽車兩輛出發，其時天正大雨，不久便達我軍前線。除了偶爾的炮聲之外，槍聲一些也沒有，足見敵軍正在退却。我軍前線離開敵軍第一道防線山林間的礮台祇有十基羅米達。我們如再前進，敵軍便能從森林村舍間向我們密集射擊。可是我們也顧不得一切，續向前進，不到幾分鐘，已是我軍最前線機關槍和平射坦克車的槍位陣地。我們問他們我軍前哨斥候站在那裏，他們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方位，所以也回答不出來。其時，我們前面，從左方飛來幾顆礮彈，落在道旁。我們一看情勢不對，前途危險正多，非得帶了吹號兵同走不可，因為再走前一步便是「無人之地」了。我們兩旁都是田圃，花園，和零零落落的村舍，分明我們已足履巴黎近郊的莊宅區了。

這個時候大概七時光景，天色已昏，加以雷雨之後，頭上一片黑霧，還未澄清。四周環境非常叫人不安。法軍究竟在那裏呢？我們一些也不知道。他們沒有完全撤退，這是必然的，現在沉寂着不開火，不過是暫時的事。我軍司令部所拍出來的電報，他們不知道是否接到。大家左思右想，不覺不安起來，祇得坐在車中默默無言，也不敢高聲談話。爲安全計，又在前哨斥候站上弄了個頂好的號兵，以備必要時吹着喇叭前進。車上

本來掛着白旗尺寸太小，未能展招自如。

汽車開下山坡，速率起初慢，後來又加快了。忽見法軍礮台附近，一股濃煙直冒天空，繼之又有一股起來，也許他們已在自焚油庫了吧？我看看情形愈弄愈不對，只得叫那號兵；站在車前，拚命用力吹了三遍「停戰」的軍號，可是並無回音，這得硬着頭皮在前進，仍舊不見法方軍使在等候我們，四週祇是靜靜的，偶爾有幾顆礮彈從左首飛來右面還是油庫在焚着，黑烟火光，上冲霄漢。

霎時間，前面路上發現障礙物，阻車前進，車子只得慢行。我並叫號兵用力的再吹一陣。前面已到巴黎國道的交叉點應當有法國軍使等着我們了。我叫車開得很慢很慢，下車步行，已能看路旁暗中，似乎有影子迅速的在那裏移動，說時遲，那時快，子彈已從路旁飛過來了。我們大叫「停！停！」並把白旗搖動，但是我們愈是喊着，子彈射來得愈密，真像發瘋一般，而且遠處的機關槍，也在附和着開放起來了。

在這種危急的環境中，我們進既不能，退又不可。車子上面已中了不少子彈，如果我們再顯露些，即使手持白旗，也是必死無疑的了。這裏已離德軍前線五基羅米達，離

開法軍防線祇不過二百米遠，除了另走別路之外，幾乎毫無辦法。但是所緊急的還是處置眼前的事。H少校把我們一共六個人，集中在花園前的牆下。除了三個軍官備有手槍，和各人八顆子彈之外，其餘三人只是徒手，四周的空氣格外見得緊張，敵軍礮彈已轟擊在道路的兩旁了。

我們東躲西避，惟恐子彈碰到身上，看看近旁的情形，足徵法國兵還是駐在那裏，如欲前進，却是件難事，H少校身先士卒，已脫身去尋找出路，我們也忽左忽右的連奔帶跳前進。手中有槍的作先鋒，以備緊急時還擊。好容易穿過一座村莊，舉眼看時，却見有自隊伍中的幾個哨兵，前來援助，這是喜出望外了！原來他們聽得這裏槍礮聲，恐怕我們出什麼岔子，故而前來相救了。

H少校堅決主張，我們務須完成此行使命，要是今天晚下弄不好，遲至明天清早也得要做的，因為我軍司令已規定明晨九時開進巴黎，這個鐘點無論如何不能更動。命令早經預備，今夜就要傳給各部隊。原則既經決定，只得暫時折回，一面發無線電給巴黎衛戍司令，抗議開槍事件，一面電呈我軍最高當局請訓。我們找到了我軍最前線的斥候

站，即在聖丹尼斯之北埃哥恩鎮。午夜，我們又得到確實消息，法軍決定不死守巴黎，他們已聲明巴黎爲不設防城市了。所以我們無須再行前去勸降，他們已自願獻城。翌日清晨，法方軍使即來埃哥恩和我方酌商屈服條件。

六月十四那天，早上灰霧朦朧，我們齊集在東普魯士偵察團參謀部，以待法方軍使到來。這一所屋子宏軒高大，面臨巴黎大道。我們已經收拾了一間大房間，作爲談判處所，本來這是一間音樂室，裏面還安置着一架大鋼琴，因爲天色初曙，又有霧氣，桌上的小燭台已燃起了蠟燭，窗子外面却有偵察團中的坦克車來往梭巡，車上都有樹枝葉片的偽裝。

早晨六時將屆，我到最近一個瞭望崗位用電話和參謀部通話，並聆取最後訓令。比返法方軍使已到。團門外站了一輛扯白旗的汽車。階沿上還站了一個法國衛兵隊長，廣胖的臉上略露謙遜的笑容，行禮甚爲嚴肅。這時候音樂室中的談判業已開始，我方且少校和且上尉的對面，坐着巴黎衛戎司令的全權代表，一個身材短小，謙躬爲懷的參謀，和一個擔任翻譯的副官。

所謂條件，其實也沒有什麼酌商之處。德軍司令所提出的條件，非常明白，就是要使巴黎成爲非常軍事區域，其餘的條件都很簡短。H少校把條文朗聲緩誦，逐句都譯成法文。法代表微側着身子，傾耳靜聽，聽畢一句，把頭點點，每次總有一個短短完全靜默的時間，祇聽得燭心燒着的微爆聲，和偶然窗外守衛兵走過時的脚步聲而已。

天色慢慢的在發亮了。法方對於各項條件一概接受。祇有一點，雙方不能完全同意。就是「巴黎」區域所包括的範圍，德方認爲係指巴黎和其四郊而言，法方則謂以市區爲限。他們說巴黎衛戍司令力量不能超越區域。因此我方H少校便站起來說，談判至此，無從再進行了。這是他在席間提高了嗓子僅有的一次。也是軍事嚴重性僅有的一次表示。法方顯見失敗了，他們手足無措，十分喪氣。他們祇不過說，現在法軍已毫不抵抗，即巴黎的南郊亦復如此哩。

這僵局惟有請示上峯了。H少校離坐，用電話和他的上峯M將軍談話。如果他不能在一小時內回來，那末休戰談判便告破裂了。那時德國空軍便要於早上九時，大舉擊炸巴黎，陸軍也將集中進攻，德方的重砲早已向巴黎瞄準了。這種情勢H少校在離室之

前，都已向法代表說得清清楚楚。他們默默無言的仍舊安坐在那裏。過了會兒，我們和他們隨便談話，並且大家抽煙。我們說，法國土地如何美麗肥沃，巴黎藝術如何高明，和各處別墅花園如何動人。

未幾，天色漸明，德軍坦克軍已經開始動作。第一輛早就由窗外走過，不過還未決定，還是開着車窗和平的入城呢，還是緊閉車窗作開戰的準備。但是無論如何，一接命令，便會立刻出動的，半小時過去了，四十分鐘過去了，H少校還沒有回來。法國代表老是望着時計；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窗外坦克車的引擎正在發動，他們便覺驚異，他們的一切都顯露在面上，他們對於巴黎的一切，大擔心事。而且巴黎的一切要影響到法蘭西全國。

還有五分鐘的時候，H少校終於回來了。法方代表也就簽了字。

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早上七點三十分，法國人把他們的京城，也就是從前世界上偉大的堡壘巴黎城獻給德軍了。這是一種無條件的投降。法國軍使簽了字，一切都
很安靜，燭炬還是燒燃着。

「巴黎投降了，」傳令官奔到園子裏大聲呼喊起來。他把雙臂圍住了一個坦克車上的士兵幾乎情不自禁了。頓時間大家手舞足蹈，坦克站隊兵士大家跑了過來，幾乎要把車帽拋到九霄雲中去，所聽見的無非「巴黎投降了」的歡呼聲。他們嗣後便又設備整隊開入巴黎。

法國屈服的內幕

法軍此次慘敗，實為該國建立以來所未有之新聞，或者亦為所有戰爭史上所罕見。德國進攻不過六星期，法軍當局即不得不籲請休戰，此種敗戰，以視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尤為慘烈，蓋當年法王拿破崙三世雖曾向普王威廉交出寶刀，巴仁將軍雖曾率軍投降，但巴黎守軍猶能支持數月之久，草草改編；法軍在承認戰敗之前，猶能一再予德軍以打擊。

但在此次之戰，法軍作戰雖勇，迄未取獲一次勝利。德軍自五月十日採取攻勢，及

至色當附近衝過繆斯河之後，法軍即節節敗退，終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法軍官兵三百萬，戰前素以歐洲最優秀軍隊著稱，何致一蹶不振以至於此。法總理貝當將軍曾廣播演說，闡明法軍之敗，由於軍備不足，士兵太少，英國援助不力。德軍飛機六倍於聯軍。法軍人數較一九一七年減少五十萬人，前線英軍僅十師，一九一七年前線英軍則有八十五師。上次大戰時，法方尙有意大利軍五十八師與美軍四十二師助戰。此次則義國已對法作戰，美國則保守中立。

法方人力物力之減低，乃一嚴重的阻礙，自無疑義。然更重要者，厥爲德軍士氣旺盛，將領指揮有方，德軍當局明瞭現代戰爭中，戰車，鐵甲車與機械化部隊之重要，遂將其發展至最高限度。德方料及此種武器足以進行運動戰，而法軍參謀部仍拘泥於陣地戰。

所堪浩歎者，法國若干少壯將領，早已料及此次戰爭，必取運動戰戰術。現在倫敦駐法國民族委員會長之特哥爾即其一也。彼曾於一九三四年著書，闡述摩托化部隊能在敵軍陣線後獨立作戰，破壞橋梁及軍火庫，而不必顧慮自己軍隊之交通線。

法國前總理萊諾對於特哥爾之意見，頗爲感動，乃在衆議院演說時主張重用摩托化部隊。惜法國陸軍中冥頑不靈之當局不加置信，縱德軍在進行波蘭作戰情形，亦未能使之醒悟，而續以馬奇諾防線是賴，以爲堅守此水泥鋼骨牆垣，即可補救人力與武器之不足，幸馬奇諾防線僅造至盧森堡邊界莫米第爲止，而未沿比國邊界直展至英倫海峽。

因此，德軍乃能突破色當之法軍陣地，以拊馬奇諾防線之背。該處陣地之突破，乃後來法軍慘敗之關鍵所在。法方自始拘泥於上次大戰時之戰略，以爲德軍主力仍將假道比國進攻故此次德軍開始進攻荷比兩國時，即派最精銳之機械化部隊，九師及全部英軍，前往應戰。

但德方戰略已異於一九一四年之戰略，而以其主力猛攻亞丁森林區法方守軍爲柯賴普將軍所率配備較劣之次等軍隊，且無預備隊，以資增援。德軍既破柯賴普軍，即可直趨巴黎，其所以不即進佔巴黎者，乃以截斷法蘭德斯聯軍，尤爲關切也。

法方顯信繆斯河與亞森，均爲天險，德軍無衝突可能，故設防較弱。詎知德軍竟出

法方意料之外，而在該方面發動攻勢。

幸賴鄧扣克防務堅強，英軍主力及大部份法軍，乃得自法蘭德斯安全撤退。其最精良之配備。則喪失殆盡。嗣德方移師直指巴黎，法軍雖奮勇作戰，做對德軍戰車衝鋒陷陣，無法抵抗。

迨至六月十六日，法內閣在波爾多，召集緊急會議，萊諾總理主張，法國唯一出路，厥在會同英國繼續作戰，英國軍備日見充實，並有一批戰車與飛機可從美國運到。法國海軍猶居歐洲第二位，應會同英艦隊繼續封鎖，制德國死命。

然閣員中希望作戰到底者，如萊諾總理及殖民部長，孟台爾等人，被大多數以求和之閣員所反對。貝當上將（年八十四歲）與魏剛將軍（年七十四歲）兩老一言，遂決定大局。兩老皆謂，庶績作戰，徒然流血，實鮮效果，據小巴黎人報所載，前總理賴代爾（現任副總理）曾斥來諾主張赴北非作戰曰，「放棄國家，何能救國。」此言洵可代表大多數閣員之意見。

下面是曼哲斯德衛報前任駐巴黎訪員的報告：

法國乞和之始末，日後當有史家爲之紀錄，目下則仍難確言法國之屈服，責在何人。然據紀者在，波爾多時所得片斷消息，並對貝當政府及其左右人物，一加考察，法國何故屈服，已可約略獲一解答。

法國境內暗中散佈法國將軍獨媾和消息者，由來已久。猶憶來諾總理在參議院發表著名演說，宣布埃拉斯與亞眠安兩地陷落之日，即有人散布消息，暗示勒勃命總統極贊成單獨媾和。

其後一星期，一般人所注意者，無非鄧扣克戰爭情形。直至六月第二星期，德軍始對巴黎展開總攻。六月八日，法國陸軍部中猶有樂觀空氣，對「魏剛防線」竟能扼守兩日，似感驚異。嗣德軍從繆斯河以破竹之勢，直衝英倫海峽各口崖，法國之信心必隨之減退。不出所料，樂觀空氣次日一變而爲陰鬱景象矣。官方發言人湯瑪斯上校曾謂此乃「決定的一日，德軍攻法者有一百師之衆云。

其後數日，巴黎居民避奔他鄉，絡繹不絕，陰鬱氣象益省深沉。多處地方雖有激戰；然各處法軍，但見退却，未聞大舉反攻。六月十三日，來諾總理在都爾發表驚人之

言，謂法國即剩一省，縱退至北非，亦當作戰。彼又以法國府績作戰力量，端賴續獲得外援一事，訴諸美總統羅斯福。此項演說之涵意，厥爲法軍在國內之抵抗力業已崩潰，唯美國能使法國不致全部崩潰。特此顯非一朝一夕所能爲之事。或謂來諾之演說，已微露屈服之意，此於法軍，影響甚爲惡劣。

來諾其人固具誠意，惜無何種魄力，未能如上次大戰時「老虎」總理克來孟梭之能激勵民衆。彼且無潑辣手段。縱調孟台爾長內政，彼對內部亦惟以妥洽爲事，所擇閣員不善，尤屬失着，致其「主戰」內閣自始即感受惡勢力，其主戰意志，或不若外料之堅決。來諾總理兼長陸軍外交，孟台爾長內政，年邁之馬林反德極力，固屬事實；惟有數人，如外交部祕書長雷傑爾與總理公署祕書長巴魯斯基，實不宜罷免。

來諾之戰事內閣中，抱失敗論者，主張親義大利者，傾向法西斯者，及自認「法國老大」之類唐派，無不俱備。應負法國邊防崩潰責任之達拉第及欽佩墨索里尼者，如特蒙齊兩氏，雖皆已去職，然來諾政府中仍多可疑份子，如賴伐爾之友弗洛沙，法國鄉村主和者代表旭丹，名不見經傳之外交次長波多恩及情報部長即巴黎晚報發行人普洛伏斯

德等人，比比皆是。記者將離巴黎時，普洛伏斯德勇招待英國新聞記者，其言論平淡無奇，對英法合作，顯乏信心。此外尚有貝當上將及其忠誠之伊巴納加來，皆係西班牙元首弗朗哥將軍之至友。貝當爲弗朗哥之言所動，期望德國向法提出光榮的媾和條件，并信雙方能以軍人資格，進行和議。

殆至六月十六日，法內閣在波爾多召集緊急會議，來諾，孟台爾馬林，及陶脫利諸人猶力言繼續作戰，惟開議完畢，來諾已以辭職聞，貝當政府亦違告成立。陸軍部長魏剛顯已確定法國無力繼續作戰矣。

貢巴臬森林中的悲劇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德代表在法國北部歷史上著名的貢巴臬森林中，簽訂停戰協定。貢巴臬森林位於巴黎東北約五十英里。路易十六世與拿破崙，均曾在其地分別召見過他們的王后，瑪利，安東尼和瑪利魯伊絲。五百年前，法國貞德女曾在其地被勃根第公俘獲，二十二年後，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代表在

法總統福煦將軍之前所簽的休戰條約，亦在其地。此次希特勒要把這一場「戲」仍舊在原地排演，並非沒有深意存乎其間了。」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午後，在夏天陽光之下，號稱法蘭西心臟的「綠門」貢巴泉森林，靜悄悄的聲息全無。巴黎——薩松大道上德軍正在進行。由大道通至森林的分歧點上，有德兵站崗，在休戰協定舉行簽字的一處，四週已斷絕交通。在一條通至森林的短路上，兩旁由希特勒的衛隊和兩小隊德國陸軍，一小隊航空隊員，連立警戒。德國夏令時間三時五十分，希特勒所坐的一輛敞篷汽車，滴的一聲停在路口，他從車子裏跳了出來，輕步去開始表演那場「戲」的第一幕。

希特勒的汽車停在亞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那碑上面本來彫刻着一把利劍，刺在一隻戰敗的德國鷹身上，碑文是：「紀念捍衛國家，維護正義，解放亞爾薩斯洛倫的法蘭西勇敢兵士。」現在這紀念碑上已遮蓋了一面卍字旗。希特勒下車之後，對這紀念碑望了一望，然後輕移着足步，向空場走去。從紀念碑到簽字處的空場約有二百碼之遙。希特勒身穿雙排鈕扣的灰色軍裝，左胸前口袋上懸着鐵十字勳章。後面隨着德國最高階級

官員六人；就是航空部長戈林上將身穿綠色空軍制服，右手執了上將銜的官杖；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軍帽側着一邊樣子非常英俊，陸軍總司令白羅傑區將軍，身穿灰色軍服；海軍總司令賴德上將身穿藍色海軍制服，領口直挺，手中也攜着官杖；國社黨副總裁赫斯，身穿褐色黨服；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穿着褐色外交官制服。三時十八分，這一行走到空場時，希特勒衛隊的簇新旗幟高高的扯起來了。

在旗桿之前，樹着一方高約三尺的石碑。希特勒和扈從向這石碑走去，他們七個人看着這石碑上的文字，原文是法文，上面說道：「意欲征服法國自由人民之德意志帝國十一月十一日，其驕矜狂妄之氣，戰敗而在此折服。」七人視此默默不作一語，亦無所表示，但翌日此石碑即奉命移去了。

希特勒領着扈從人員，行至業已生鏽的兩道鐵軌間的另一小石碑前。此碑乃為紀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間，德方代表停軍之處而立。其上亦有簡單的文字云：「德方全權代表。」希特勒即於此地與隨從諸人登 *Le Pic* 餐車——法德休戰條約即在此車中簽訂。兩分鐘後，希等又下車，在陽光之下與隨員閒談。餐車之狹長黑影正反射於

綠草之上，頗感涼爽。俄爾希特勒又一躍上車，時正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也。

猶憶二十二年前寒冬十一月星期五清晨，在蕭索之氣氛中，老氣橫秋の福煦上將，即在此同一地點，同一餐車中，與德方代表簽訂休戰條約，當時福煦與德代表所作之談話如左：

福煦：「先生們！你們意欲如何？」

德方首席代表麥才士歐士白格答道：「我們來接受休戰條件。」

福煦盛氣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條件。」

德方代表資本道夫伯爵：「將軍，請你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表示。敝代表團準備請教貴方提出休戰條件。」

福煦：「你們正式要求休戰麼？」

德方代表：「是的。」

福煦：「那末請坐下來，我把聯軍條件讀給你們聽。」

這一輛老式的4190餐車原係美國加州人弗朗明設計造成，藏在七十五碼外的一個

博物院中。此次簽字前一星期，德國工程師遵從希特勒之命，把它搬運至指定的歷史名義地點。在場的新聞記者們，從塵埃封滿的車窗，看見希特勒坐在福煦像前，他生前曾坐過的椅子中。左右爲戈林和季台爾：
Goering Kettel 白羅傑區和赫斯坐在一面；賴德和里賓特洛甫坐在另一面。對面一端留着四個空位。
Hess *Roeder* *Pilken Trop.*

三時三十分，四個法國代表坐着汽車在阿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下車，他們是洪齊格將軍，身穿黃褐色軍服；空軍將官柏奇佐將軍；海軍中將勒魯克，均穿深藍色制服；前任波蘭大使諾爾，身穿整潔之陸軍便服，諸代表行經卍字旗所遮蓋的戰勝紀念碑前時，忽忽一顧，即向前行去，其旁有德方軍官三人相隨。德軍衛隊咸向法代表行禮。

法代表登車後，德方諸領袖均起立爲禮，儀容肅然。希特勒以國社黨敬禮，依次與法代表相見，戈林與賴德舉官杖爲禮，白羅傑區及季台爾兩人行軍禮，赫斯及里賓特洛甫則舉臂行國社黨禮。法代表報之以軍禮。希特勒旋即就座，點頭示意季台爾將軍，季台爾即以沉着的語調，用德語宣讀希特勒所提休戰條件的序言略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輛火車中德國人民遭受痛苦的時代，從此開場……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英法毫無理由，又向德國宣戰。現在由於火力的判決，德國被請提出休戰條件了。倘然把歷史上的貢巴泉森林擇於授受這條條件的場所，這倒也是一勞永逸，恰合事理的，從這公平的報應舉動，正好把那在法國不足為榮，德方深以為恥的一種紀念，一掃而淨，法國於幾經血戰，英雄抵抗之後，業已解體，德國並不欲以虐待性質的條件加諸勇敢的敵人身上。」

三時四十二分，希特勒起立為禮，旋即下車，除季台爾將軍外，德方諸領袖亦即隨之而去，他們走過衛隊之前，樂聲大作，不多一會，他們登上汽車，在貢巴泉森林的柯枝葉條之下，馳車返回光榮的德國，這裏在 24:30 餐車中，季台爾站在綠呢面子的桌子前，把停戰條約逐條向法國四代表宣讀。談判時概用德文，法方代表對於德文非常練熟，主席代表洪齊格將軍，他本是阿薩薩斯人呢。

四時二十六分，太陽照在森林的背面，空場中已有些陰影沉沉的樣子了。法國代表這時走下餐車，退入場邊的一個小篷帳中。裏面有四隻木椅子，一張桌子，和一架洗手具，桌子上面還放了一束玫瑰花，每坐位前置有一個文書夾，一個日歷正標着這可紀念

的六月二十一日，電話電報都可直通波爾多，那裏貝當將軍正和閣員們，引領佇踵的要聽取這方消息呢。季台爾將軍所授予法方的條件草本共有三十頁紙，完全法文。他在法方代表退入篷帳磋商時，便抽空下車在森林裏走了一會。

那天晚上，法方代表會向巴黎西南驅車五十二英里，穿過了九時起實行宵禁的冷落街道，在一家旅館中就宿一夜。第二天早晨返森林空場的小篷帳裏。季台爾將軍把餐車他們使用，車內多添了五位秘書，法方代表把逐條條文細細研究。差不多每一條都要和波爾多方面詳為磋商；每一條都要取得季台爾將軍的同意，他外表執禮彬彬，而態度却十分堅決，這第二天午後，季台爾差人告訴法方代表，說是時間已很短促了。法方首席代表洪齊格將軍回答說，法方已準備就緒了。於是法德雙方又在那綠呢面子的桌上商談一切。

洪齊格將軍對德代表說：「法國代表團認為尚有一言，須加陳述。法國在戰敗之餘放棄武力抵抗，亟望今後以此種磋商的精神，再使兩國獲得共同生存，與互相合作的機會。足下以軍人的立場，當知此痛苦時間之來臨我身爲如何也。」季台爾將軍回答道；

「我接受你的話……我祇能回答戰勝者給予戰敗者的光榮是值得尊敬的。」

在雙方代表講了幾句話之後，法國海軍中將勒魯克把手拭去他頰上的眼淚，沙沙的一陣輕微的筆尖聲中，夾着一句法語道：「將軍，請授筆給我，」第二陣的簽字聲音又起了。這時候正是德國夏季鐘點下午六時五十分正。

四個法國代表，在貢巴泉森林中簽完了字，已是精神勞頓，坐了汽車開到幕尼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在那裏談妥了他們的聯合停戰條約，安睡一宵，德國軍用機又把法代表團送到羅馬。聽取義大利方面的條件，在羅馬近郊十二英里，十七世紀式的茵雪樹別莊中，法國代表團和義大利外長齊亞諾，參謀長巴陀根里沃上將，海軍上將卡伐那利及潑立柯羅斯將軍等晤面。雖然法國沒有法子不接受義方所提的條件，但法代表團曾以二十四時的長時間與波爾多方面磋商。直到義大利夏季鐘點下午七時十五分，即法德簽休停戰條約後二日，法方洪齊格將軍與義方巴陀格里沃軍將簽完了第二個停戰條約。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義夏季鐘點上午一時三十五分，法境的戰事完全告終。希特勒昭告國人說：「感謝上蒼賜福，德國境內應懸旗十日，鳴鐘七天。」法國則

規定這一天為紀念日。波爾多的報紙說，法蘭西不僅戰敗。一切組織和體制也深受損傷。一二十年來的錯誤罪過。至此告一段落。

德國軍隊開抵西班牙邊境

德軍開到西班牙邊境，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前即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中，德軍也沒有向南進展到這樣遠。德國軍官為慶祝此事，曾在法國邊境比阿里茲，與西班牙軍官舉行聯歡宴，並對於國社黨「康多爾」部隊在西班牙內戰中援助佛郎哥將軍受得勝利，也加以紀念。

巴斯克地方海濱浴場，風景幽美的聖約翰特魯斯港，住滿着德國兵，雖則在海口上沒有一條德國船。那裏的國民大飯店已被德軍租作司令部，屋頂旗桿上卍字旗臨風招展。

德軍是在六月二十七日開到該地，前一日，市長曾在各處張貼通告，勸告居民不得

佔領軍，表示何種示威行動。

市長的命令，居民尚能嚴格遵守。聖約翰特魯斯的居民，對於德軍的開到，視若無視，也無任何示威行動。德國軍隊，據記者所知，也能嚴守紀律。

這並不是說，不見德軍之影，或不聞德軍之聲。事實並非如此。穿着制服的士兵到處皆是。他們要求讓出較大的旅館，以便居住，在旅館前面，有着鋼盔的衛隊，站崗守護。他們笨重的黑皮鞋聲，不斷地在階沿上響着。他們也出現於商店中，用他們生硬簡單的法語，向那生意清淡了很久的店員購買貨物，而以一馬克值二十法郎的匯價來計算，他們也成羣結隊地同赴菜館，享受法國精美的烹調與名酒。他們在旅館中的食宿都是由法國政府供給，那就是說。自負當政府擔負德軍佔領時費用之後，法國的納稅人應負擔這一切了。

此外還有唱歌——德國軍隊，當他們排隊前進時，從早到晚，老是不斷的唱歌。他們早晨一醒來，就用雄壯的調子，唱一首關於英國的歌。記者不懂他們唱的歌是什麼意義，但顯然不會恭維英國。大部分所唱的歌，自然都是頌揚他們祖國。他們不唱歌的時

候，總得奏着軍樂，旅館露台上每晚且有軍樂隊合奏。

在記者幾次赴前線的視察中，從未聽到法國士兵唱歌。他們看起來對於這次戰爭，並不熱心，也沒有像上次大戰中那樣一首著名的「麥德龍」進行曲。這也許就是法國戰敗的一個原因，雖則是極不重要的原因。

德國士兵的確在這一城市中盡情享樂。除開酒食徵逐外，每天早晨，他們在怒濤中海泳他們唯一所缺乏的東西，是與婦女交際。以前美國兵士佔領萊茵區時，他們和德國婦女竟即有社交，而其中有好多討了德國老婆的。但德國士兵一直到現在，還有向聖約翰特魯斯的女人求愛，他們仍和自己的弟兄們出去散步。

也並不是這些青年國社黨軍，沒有引起了法國當地居民的深刻印象。他們確曾給了法國居民深刻的印象。他們的年青，他們的漂亮，他們精神飽滿及身體健康，給了當地居民不少談話的資料。法國居民開始明白，法國士兵雖則勇敢，終非德國之敵的理由所在了。

一個法國少女，當她看到這些自萊茵河那邊開到的金髮白面的士兵，不免嘆息道：

「法國可謂沒有青年。」她並不完全錯誤。法國青年成熟太快，他們似無青春時期。根據德國戰士。或美國大學未畢業學生青年的意義來講，法國青年確是無朝氣的。法國不注重青年一代的體育，確是一個可悲憫的事實。法國學校內，對於兒童智育，化了太多的時間，對於他們體育的發展，却沒有充分的注意。

德軍佔領聖約翰特魯斯，除開把鐘點改為德國時間外，尚無其他苛刻的限制。如果此項變動立即實行並能一直不變更，也許並不是怎麼壞的事。由最初改為中歐時間，後來又改為法國日光節約時間，最後又改為德國時間的結果，有一時期，有無所適從之感在某一時期，聖約翰特魯斯，火車站上遵守德國時間，而市政府仍遵守法國時間。約會時間便極困難，時常要特別問清楚，所約的時間，究為德國時間，抑為法國時間。

時間現在是改變了，至少在德軍佔領期內是改變了，當地居民也已積極的加以接受。這樣一來已使黃昏延長。太陽不到晚上十點鐘，不會西沉於海面。

除開德國軍隊駐紮市郊外，當地還有大批法比兩國難民。蜂擁而至的難民，為數之多，不得不使好多商店，在某一時間中，限定幾個顧客入內。商店面前，排隊魚貫而入

的隊伍，往往使列隊中的顧客，等得焦急。

這一水上城市，在德軍駐入之前，本多英國的遊客。這些遊客，後來都由英國輪船，倉卒撤退了。有史以來聖約翰特魯斯海港，從沒有像德軍開到前後那樣忙碌異常。巨型海洋郵船停泊港外，準備運載英國難民，而護送這些郵船的驅逐艦，則川流不息地往來於防浪堤外。法國居民，深懼此項郵船的光降，足以引起戈林將軍指揮下的德國飛機，來對該市空襲。當地居民那時很希望大雨傾盆，黑雲密佈，因為天氣不佳，實為這海濱浴場的福音。

同一時期，約有五百個美國人，也離開該港，自昂達耶用汽車運輸行李雜物，越過邊境，避往西班牙美國僑民當撤退，是由美國駐西班牙大使館職員從中調度的，那些職員一到聖約漢特魯斯後，被他們的置淺在該地的僑胞，譽為救命的天使，因為好幾天來美國僑民雖包圍葡西兩國駐巴登納領事館，以便領取護照出境，却無一獲得。原來該兩國領事館門前各街道上，各國驚恐若狂的難民，終日擁擠得水洩不通美僑不得不知難而退了。

即使那些幸而領得護照的美國難民，走到昂達耶國際橋前，滿以為他們可以進達中

立的西班牙而不致受阻，然而事實却大謬不然。在國際橋前載着難民的汽車，等待通過的，長及一英里，法國人差不多每小時只准三輛汽車通過邊境。有若干美國僑民在星期六下午二時即抵國際橋頭，然而歷四十八小時，兩夜睡在汽車中，他們仍沒有前進一步。如果在馬德里的美國大使館不來救援他們，他們或許仍要在那兒等待若干時候。

一個在這兒等待了二十四小時的美國婦女，恐慌萬分，因為巴黎美國教會威廉牧師曾將反對國社黨的講道原稿，寄存她的汽車中。當她突然想到德軍開到國際橋頭，找出這項痛罵國社黨的文稿，她的心中便不免充滿了關入集中營的恐怖。

目前只有少數幾個美國人留居聖約漢特魯斯。他們大都想仍回巴黎。惟火車尚未通行，他們回返巴黎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厥為適得汽油的問題，德軍第一項要求，就是將法國所剩下來的火車頭，皆歸德國支配，而汽油也變為稀有的珍品。汽油這樣缺少，使美國僑民乘車下山，也不得不作經濟的打算。

同時當地的居民也不知外面的時局如何。法國報紙近來新聞很少。當地僑民，除開曉得威爾基業已在上月當選為共和黨的候補總統以外，其他一無所知。

因爲新聞的缺少，謠言隨之繁興這些謠言至少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有人相信其淨面的價值。此項謠言的流行。造謠者固別有用心，聽信謠言者亦希望其如此。記者在兩星期以來曾經因不信此項謠言，而受到那些聽信謠言者的鄙夷。他們時常這樣講：「啊，你是一個新聞記者，還沒有聽到最後的消息。」

下面就是法德簽訂休戰協定後流行於聖約漢特魯斯的謠言中的幾種：

- 一 美國業已對德宣戰。
- 二 蘇聯業已對德宣戰。
- 三 德軍爲進攻直布羅陀起見，已與西班牙軍隊聯合，現已開入西班牙。
- 四 德軍的開入西班牙，乃爲進攻英國多年的同盟葡萄牙之故。
- 五 法國業已明白拒絕德軍開入西班牙，並將西班牙軍官前來比阿里茲與德軍聯歡的，實行逮捕了。

六 英國空軍業已轟炸柏林。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當地的情形真像謠言製造廠了。

英相邱吉爾逸話

號稱英國「鐵漢」的邱吉爾首相，出身貴族，祖及父均任顯，母親是美國富人的令媛，容貌秀麗，才華絕世，家庭環境可說是一門富貴了。然而他並不沾有公子哥兒的習氣，自童年，而成人，而出仕，處處表現他具有過人的活力，富於冒險心，不避危難，勇於任事，確屬生有異稟，非常人所能及。

總計他從事政治生活以來，在內閣之中，曾九遷其職，做過保守黨閣員，也會充任自由黨閣員。其間雖有一時退休，然而他在野之日，仍舊保持着邁進的精神，百折不回，這是他獨到之處。

他曾當過新聞記者，著作家，軍事家，軍事方面他是三考出身；文學上的修養和成就，更爲一般從政者所不及。英國自狄士累利首相以來，能以文字名世的閣老，邱吉爾一人而已。至於平日談吐之妙，演講的動人，幾乎有些像「出自異人傳授。」

上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法國前線指揮一大隊步兵，又有一個時期，他曾醉心軍事航空，自己駕駛飛機。解甲之後，他又抽空著作，成書多卷；四十歲時所作的風景水彩畫，曾為內家所激賞，他生活變化多端，精力旺盛，不愧為不列顛「浪漫派帝國主義者」的典型人物了。

在希特勒埋頭苦幹的時期中，英國執政諸公渾渾如夢。邱吉爾這個「孤老頭兒」却是「善觀氣色」，一個人在那裏大聲疾呼，現在他的「預言」都應驗了。他為朝野頓促出山，領導準備不充份的英國人民作戰，在他果然是及時報國，然而看到他少年時代所過的錦繡生活燦爛日子，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邱吉爾童年時，其父跟着馬爾巴羅公服官愛爾蘭，四歲時即離去。其母為紐約富商裴羅姆之女一八八〇年，邱吉爾年七歲，預備入學，那時人家都說他是個「淘氣的小孩。」

他最初進的學校是摹仿英國貴族式的伊頓學校，一有過失，鞭笞立至。挨了兩年，天天希冀着早日出來。後來因為體弱多病，為便利醫生照顧起見，轉學至勃萊登地方兩

位女教師所辦的學校，那裏一片柔和慈祥之氣，與第一校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十二歲入哈洛學校，考試時，他對於拉丁文的試題，繳了白卷，但是校長就他一般學力來看，終於准他入學。邱吉爾追述在校情形說：「我叫斯賓塞邱吉爾，第一個字母爲S名次排在很後的一排，倒數是第三名。那最後兩名又都因生病輟學了。那時正是一八八七年，父親藍道爾夫邱吉爾助爵雖已辭去衆議院議長，及財政大臣之職，在政界中却仍握着勢力。因之常有許多來訪的人，佇立學校階沿，看我列隊走過；我不時聽到他們竊竊私議說，「什麼，他竟是全校背榜！」

在校一年，別的學生多喜歡讀拉丁文和希臘文，他自以爲有自知之明，祇讀英文因之打了個很好的根基。後來他準取了哈洛學校陸軍班，自以爲一半要歸功於運道。他說「我們都知道考時要默畫一張地圖。我在隔夜作最後預備時，寫了許多地圖的名字放在帽子裏，然後摸出了一張『紐西蘭』就拚命把紐西蘭地理記住。翌日考卷上第一個題目居然是『試繪紐西蘭地圖。』」

邱吉爾從小歡喜作兵戲，所收集的玩偶兵多至一千五百個，組成步兵一師，騎兵一

旅，有一天，他父親去參觀他指揮這些玩偶兵作戰，有二十分鐘之久。末了，他父親問他是否願意入陸軍。邱吉爾立刻答道「願意，」於是這玩偶兵就轉移了他一生的命運。嗣後他的教育即以考入桑特赫斯地方的陸軍大學爲目標，終究入了該校騎兵科。他回想學校生活，除對於劍術會獲錦標之後，其他多屬平凡。

他在陸軍大學，一切重新學起，從前荒廢了的拉丁文，法文，數學，都不發生影響。他視騎馬一道格外深切有味。他主張一般做父兄的，尤其富有之家，「不要以金錢給兒子，寧可給他們馬匹。」眼睛一霎，又是畢業時期了。向來逃不掉「背榜」的邱吉爾這次大考，在一百五十學生中，居然名列第八。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學成回家，已經有資格擔任軍官了。

此後短短的五年，毫無所事，然而在他一生中倒是一個趣味的中心，所經歷的一切真不愧花樣百出。他二十一歲入胡塞斯騎馬隊，受後補軍官訓練。各種課程較之在校時嚴格數倍。終日學習騎術：上馬，下馬，絕馳，緩步，跳欄，奔蹤，不一而足。邱吉爾本來就愛好騎術，至此尤覺樂此不厭。

翌年春，胡塞斯騎隊預備入秋填防印度，軍官們都給假處理雜務。邱吉爾家有五匹駿馬，就利用這個時期，大玩其馬球之戲，那時英國政府領袖多以賽馬爲大事，熱鬧情形，哄動整個倫敦。這正投邱吉爾之所好，差不多有會必到，盡情玩了一個暢快。

在這假期中，有一件事他却受了個教訓。據他自己記載道：「某星期抄，我以陸軍少尉資格被邀列席歡譙王太子盛會，自是覺得極大榮幸。我很明白，必須準時出席，舉止且須文雅大方——總之把一切美德顯出來罷了。不料我到達之時，賓主早就齊集客廳除我而外，人數似乎是十三。王室對於十三這數目，不願馬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子明白拒絕入席。他依照原定八時半準時蒞臨，現在已經九點缺十二分了。在大客廳中站着這位盛怒的貴客，一方面却來了我這個人家另眼看待的年輕小伙子。我覺得很難堪，只得囁嚅了幾句道歉話，帶着鞠了一躬。太子很嚴厲的斥責道：『溫斯登，難道在你隊伍裏，他們不教你遵守時間麼？』我真覺得惶恐萬分我們兩人並肩走入餐廳，坐下來剛巧十四人。後來這位居心仁厚的太子，對我說了幾句表示好意的話，使我釋然於懷。」他從此之後便竭力保持遵守時間的美德。

胡塞爾騎隊一千二百人，搭了運輸艦由蘇桑普頓出發，經過了二十三天的航行，纔到達孟買。

在印度從軍，餉金和待遇均較國內優厚，軍官的飲食衣裝起居，都有侍役照管。邱吉爾一隊駐紮却加羅爾有三年之久。

一八九六年冬，他二十二歲轉眼就將過去，求知之念大熾，便寫信向母親要了許多歷史，哲學，和經書籍，每日利用白晝休息的光陰，勤讀咀嚼，虛心接受，如是者兩年然後返國休假三月。是時印度帕纏族人叛變。他本來蓄願要實地參觀作戰情形已久，便要求上峯，准他隨同野戰隊三旅出征，同時並擔任倫敦前鋒報隨軍記者，他母親更和倫敦每日電報接洽，把他的通信按期發表。

邱吉爾回到邦加羅爾，在車站一問諾希拉（野戰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行程要二千零二十八英里不覺一呆，暗想印度原來這麼大！在大熱天氣中，坐了五天火車到鐵路終點再坐四十英里馬車，始赴司令部報到。

翌晨，第二旅開始作戰，人數約千二百名，分三路作扇形進攻，邱吉爾編入在中路

策馬絕駛至山谷最遠的一端。中途他帶了一隊印度兵去襲取山邊一個村，他所記的當時情景如下：「我把坐騎交給土人，領了印度兵攀登山邊。中午的太陽炙熱如焚。除了山上而放了幾槍外，一切倒還安靜。十一點鐘左右，我忽然奇怪起來，爲什麼看不見我們的軍隊。二三小時前，一千二百人的大軍正在進行，現在好像已被山谷吞噬了似的。我年少好事，惟恐不出亂子。居然壞事了！」沒有隔多久邱吉爾和一隊印度兵，奉令撤退。突然間刀光彈丸，漸逼漸近，敵人由上而下，看看就到脚跟前。八個印度兵極力開火還擊，結果兩個被殺，三個受傷。幸而一位軍官帶同幾個兵士到來，幫同大家把受傷的兵士搶救回去。邱吉爾接着描寫當時情形道：「該軍官中彈了。他手下的四個兵士把他昇走這時候五六個帶大刀の帕纏人從旁邊閃出來。四個兵也不顧傷人從擔架上滾下來，脫身便逃。爲首的帕纏人奔到擔架之旁，提出大刀向那垂斃的軍官連劈三四刀。我見狀忘却了一切，誓欲撲殺此撩。持槍描準開放，一槍，不見動靜，二槍，也沒有結果，三槍不知道是否打中，只見那個土著倒退了三四碼路，從岩上跌滾下去。這時候槍聲仍密，我向四週看看，一個自己人也不見，便拔步拚命的奔，子彈從各方面飛來。我終於奔到

一個小丘。我們的印度兵早已佔據了一個低丘，片刻之後，我就跟他們在一起了。」

「未幾，土著不支而退。我軍奉令將谷中村舍林木，毀成平地。每次進攻一村，損失英籍官軍二三名，和印度兵十五名至二十名。作戰兩星期，始奏凱回營。是年冬天，我便以倫敦每日電報所發表的通信作藍本，寫成第一部著作。耶穌聖誕節後，我把原稿寄往倫敦，由我的母親售與某書局出版，名曰 *The Matakand Field Force*，極爲讀者所歡迎。」

印度邊境戰事纔結束，埃及蘇丹形勢又告緊。一八八五年戈登將軍遇害，英政府忍無可忍，決定大張撻伐。名將克慶納爵士率英軍與埃及軍二萬人溯尼羅河而上，邱吉爾不覺技癢，即遣返倫敦，同他的母親四出奔走，卒由陸軍當局准予隨軍參戰。他先往埃及京城開羅，跟着大隊出發，跋涉兩星期，深入非洲腹地千四百英里，到達阿脫巴拉河與尼羅河合流的地方，也就是二萬英軍根據地。再前進。九天的路程，纔抵達英軍前鋒根據地。離回族土人所據有的奧姆特曼祇有十八英里之隔。

邱吉爾隸屬第二十一騎兵隊，擔任前鋒。九月一日直向奧姆特曼進發。土人軍隊共

有六萬之衆，有來福槍兩萬枝，其餘多爲矛槍。第二天與英軍交綏，傷亡六千人，英軍陣亡約二百人。二十一騎兵隊担任左衛，離奧姆特曼最近一次，邱吉爾與全隊三百餘人，在馬上衝殺，他因爲膀臂有病，乃以手槍代大刀。他與敵人白刃相接，數度遭到重大的危險，一則幸虧他眼明手快，槍法準確；再則他所騎的是一匹能玩馬球戲的阿拉伯馬，翻騰躍伏，卒能化險爲夷。

他因與敵人酣戰，忽失大隊所在。看他自說的一段，便知他當時是如何的情急了。他說：「我的隊伍在那裏？一百碼之內見不到一兵一卒。可是五十碼之外，即有敵人嚴陣以待。我看見有二個來福手槍，正把槍口對着我，我在描準。這是我第一次感覺恐懼。我覺得十分孤單，只有伏着鞍背沒命的奔馳。過了二三百碼始找到大隊，其他的三小隊也正在整隊了。突然間竄出一個土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跑來的。全隊的人都用長槍去刺他。他來往衝突，身上負了幾處創傷，忽然把他的矛槍直向我刺來。我在一碼之內朝着他放槍，他應聲倒在沙地上死了。」

土著軍戰敗之後，我軍也就凱旋。邱吉爾在返國途中，曾經爲了一個朋友剝過一層

皮，這倒也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據他自己說：「我在開羅遇到馬萊諾克斯，也是第二一騎兵隊中的軍官。他右手腕極利害的被刀砍傷。我決計伴他同行一天，我們正在閒談的時候，醫生來爲他包紮創口。他很深的切痕上，亟須立即貼接一塊肉皮。那位骨瘦如柴的愛爾蘭醫生，朝我看看說：『我想從你身上弄塊皮下來。』這時候也無從躲避，我便把袖子捲起來，那醫生又很溫和的說道：『你聽見過活人剝皮的事麼？這樣就有些相像。』他就從我肘腕之間的裏臂肉割下了一塊先令般大的帶肉之皮。在他用刺刀慢慢的來往割剖時我的感覺，一如他所描摹的『活受罪』的味道。然而我把牙齒咬緊的忍受一切，於是這塊皮直到現今還在我朋友的膊臂上，我呢，就把那個創疤作爲紀念品了。」

邱吉爾回返倫敦之後，對於「當兵」的收入大加考慮。那時體面官軍餉金，如欲維持制服與馬匹，就很困難。年復一年，他的經濟情形，已經每況愈下，如果再在軍中服役幾年，不是要更糟了麼？另一方面，由他兩部著作和每日電報方面所得來的酬報，却比從軍三年之所獲，要高上五倍有餘，所以在印度服役滿期之後，他就跳出軍界了。

一九〇〇年之際，南非洲正是多事之秋。那時約翰涅斯堡爲產金中心，荷蘭種土人所設政府，整軍經武，養了六萬鏢勇善戰的兵士。並由荷蘭與德國輸入大批軍火，勢力日益雄厚。英國政府看看樣子不對，也就加厚兵力，以備萬一。未幾雙方即起衝突。

其時，邱吉爾已接受倫敦晨報之聘，擔任隨軍記者，立刻出發。航行了半個月纔到開普鎮。這時英國已退至離海岸一百二十英里的內地叫做雷狄斯密斯的地方。邱吉爾決定先到那塔爾去觀戰，然後再返好望角參觀兩軍大規模的決戰。主意既定，他就坐火車走了七百英里到伊里莎白港，再換船往那塔爾的杜朋港。

邱吉爾本想到達杜朋之後，就往雷狄斯密斯去，但鐵路已中斷。邱吉爾爲探訪消息起見，便隨着指揮火車的哈爾登上尉前去偵察，車中一共帶了兩隊步兵。鐵甲車向敵方前進了十四英里，土人突然出現了。於是立刻開倒車，轟轟的砲聲已直逼而來。一顆砲彈飛來，離開邱吉爾的頭頂不過幾尺，大家正在紛亂之際，火車前部車輛已中途出轨了。

這列火車一共六節，機車居於中央，前後各有車輛三節，引擎和後三節車子沒有受

損，不過前三節車子橫臥軌道上，其餘車輛因之無法前進。邱吉爾想個法子，就把機車與後面車輛脫離，用以肅清損壞車輛。

在槍彈亂飛，子彈爆發，砰礮劈拍之中，他們奮鬥了七十分鐘之久，機車推衝拖撞居然成功。可是後面三輛車決沒有法子叫它衝過去，邱吉爾便和邱爾登上尉商妥把傷兵四十餘人運入機車，其餘的步行回去。其時四週砲彈爆發，有的已經擊中機車。車行速率增加，邱爾登和他的隊伍已影蹤不見，却看見了兩個便衣人原來就是土人呀！

那兩個人，一路放槍，緊追不捨，正在危急的時候，邱吉爾要想拔槍還擊，那知腰中的手槍，在修理火車的時候，解了下來，忘記帶走。奔跑了若干時，卒以手無寸鐵，就束手被擒了。至於邱爾登上尉和他的部下，則早已成了俘虜，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事。

邱吉爾被俘之後，土人並不要他的性命。不過對他說，你雖然是個新聞記者，我們也不能讓你跑。公卿的公子我們是不能每天捉到一個的。這樣他便被禁在國立模範學校的俘虜營中，四面防範得很嚴。他雖屢次說自己是新聞記者，要求釋放，可是他們說他

曾參與作戰，不得釋放。於是邱吉爾就相機越獄。總算機緣巧湊，一天晚上趁兩個守兵在抽煙閒談的時候，便跳出牆圍，混過大門，昂然走向大街而去。但這地方離開中立國葡萄牙領土德拉瓜灣尚有三百英里之遙，一到天亮，勢必偵騎四出，雖於躲避了。他身上所穿的是棕色法蘭絨便服，袋中尚存七十五磅，和四塊朱古律糖。既沒有地圖，也沒有指南針；更其糟的，他對於荷蘭語或當地土話一句也講不來，如何可以，獲得飲食，或探問路線呢？

邱吉爾轉念不走又將何待，只得靠着鐵路線在暗中摸索。大概走了兩小時，看見前面有火車的燈火，便在離開月台二百碼之處停了步。等了一個多鐘頭。纔見火車開來。他就不顧一切攀登聯軸，爬到車上，在煤屑堆中睡了一晚。翌日黎明前，他也不等火車停止，雙手執住車尾的鐵梗，又縱身躍至地上。途中覓了些水喝，覺得所走的路線，總算沒有錯。看看天色大明，不得不找在一個山谷旁的叢樹下，躲避躲避一直等到午夜之後纔拔步徐行，每個橋梁上都有人駐守着，只得兜着圈子，穿叢莽涉溪流，一步步的挨着向進。可惜在監獄中一個多月缺少運動，這時候稍為行動便覺得疲乏了。

他這樣的蹣跚前進，突然間着見左方有兩三處火光。那知愈行愈近，這火光乃是一個煤礦的機爐間，一座兩層的樓房。他先去敲門，不應；再敲一陣，纔聽見脚步声，從樓梯下來，率然的把門開了。這人個子很高，身上雜亂的披上些衣，面色蒼白，嘴上一撮黑髭。他用英語問邱吉爾道：「你要什麼？」

邱吉爾口述中途如何遇險，如何捧車受傷，如何訪友不遇等等，胡說了一大套。那人對他熟視了一番，又經過一陣躊躇之後，便道，好，進來罷。邱吉爾挨過他的面前走入室中，心想，不要又是監牢罷。那人把燈點了起來，把他手中所拿的手槍放在桌上。一陣靜默之後，他說，「我倒歡喜再聽你火車上失事的詳細情形呢。」他回答道：「我還是把老實話告訴你罷。」他便冒危，坦白地說道：「我是邱吉爾倫敦晨報隨軍記者。昨夜從潑拉托利亞逃出來。現在要到邊境去。你能幫我忙麼？」大家又默默無言的經過了一會兒。那人慢慢站起身來，去把門鎖上，於是返身向他伸手道：「感謝上帝，你會到這裏來！在這二十英里內，除了這屋子之外，無論到那裏，你是要被人家捉去的。我們都是英國人，當然要使你平安過去。」

翌晨，那人對他說，當地政府確曾四處搜尋他的蹤跡。再過一天，就漸漸冷淡下來。他在地窟中躲了五天，那人又跑來對他說，十九日有一荷蘭人，要裝一批羊毛到第拉哥灣去，這荷蘭人對於英人向無惡感。他想把羊毛包堆成一個空隙，把邱吉爾藏在裏面，隨車混出邊界，就可無事了。

一到十九日午夜後二時，那人便領着邱吉爾到屋外，那裏已有三輛載重車等着，邱吉爾鑽入第一輛車上羊毛堆，那裏有一個空隙，足容他坐臥。還備着一枝手槍，兩只熏雞，幾塊肉，一長條麵包，一只瓜，和三瓶冷茶。雖然行程只有十六小時，也許中途耽擱，所以食物不得不多防備些。

一路上邱吉爾心中惶惶不定，深恐再出什麼亂子。過了一晚，到達哥麥底波，已是葡萄牙境，也沒有受到檢查。邱吉爾一時心中高興，不覺把頭頸伸出羊毛堆上，大聲歡呼叫喊。並且把手槍向空開了兩三響，慶祝脫險。車子開到勞萊瓜馬貴市，他便悄悄的下車，混在人叢，走過幾條馬路，到達一所屋子，邱吉爾舉首一望，英國旗扯得高高的，原來是英國領事館了。

邱吉爾重返杜朋，港中懸燈結采，海陸軍長官和市長都上船向他握手道賀，在那裏很快樂的過了聖誕節之夜，一九〇〇年六月一日，英軍激戰四天之後，攻下勃勒托利亞五日晨，邱吉爾和一位將校，騎馬入城。到達國立模範學校前，邱吉爾便舉帽歡呼，裏面被監禁的英國官兵聞聲響應，於是開了監門，一湧而出；一面扯起了英國旗，大家歡聲雷動，波亞之戰至此結束，邱吉爾不久也就返國，大家對他被俘和脫險經過情形，都表示極大的興趣。從此邱吉爾的大名深深印入一般人的頭腦，這對於他從事政治生活却有很大的幫助。這時候邱吉爾年二十六歲，一九〇八年秋結婚，希望從此可以過着快樂的生活了。然而煩惱的事情却還多着呢！

希特勒凱旋記

「希特勒於七月六日自巴黎凱，榮歸柏林，十里郊近，舉市騰歡，殊典盛況，凱撤不如。戰爭最後勝負雖未分曉，但德國自受凡爾賽和約之束縛，奮鬥二十二年，

終有個揚眉吐氣之一日，無怪希特勒在向來莊嚴臉上，這天居然也笑容可掬，一切舉止，輕鬆而活潑了。當天柏林各報標題，尊他爲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勝利者……戰之神……軍事天才……大政治家，最高領袖之總匯……一九四〇年之戰勝者。駕一九一八年戰勝者而上之……八千萬人民之領袖……由黑暗而達光明的領袖，茲將紐約泰晤士報駐柏林訪員所記當時盛況如下：「

希特勒於七月六日下午三時許，從前線返抵柏林漢爾特恩車站，航空部長戈林上將及政府各高級官吏均在站迎迓。希特勒所乘特掛花車，係由懸旗機車兩輛拖曳，並有高射砲車兩輛沿途護衛。車站月台上舖有紅色地毯，文武官員依官銜高下，分列左右，站班恭迎。希特勒下車之時，首由戈林等上前握手歡迎。戈林本來身體肥胖，雍腫不靈，自從兩個月的戰事以來，聘馳疆場，倒也略見清盈，格外精神奕奕了。隨希特勒下車的有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等人。月台上除鋪紅地毯之外，在地面上還有一個用松針，冬青，紅藍花朵等綴成的銀灰色大鐵十字勳章，以表揚國社黨領袖的偉大功業。

希特勒剛從花車步入月台，全柏林教堂鐘風鏗鏘，直至他到達總理府時纔停止。他與左右站班的各官員領首爲禮，並受國社黨青年團的歡迎敬禮，在衝鋒隊軍樂聲中，步入一輛開敞蓬車；這時候對面月台上的青年團和少女團振吭高呼「勝利……勝利……」不止，一路把這兩字傳出，聲浪此起彼伏，直到汽車開走始已。月台上燈炬輝耀，車站門繫了彩坊，旗幟飄蕩，花葉展招，打扮得十分鮮艷奪目。從站門通至大街的扶梯欄杆用斜葉編結成爲金帶花環，象徵勝利的光榮。街道上由禁衛隊警戒，全體武裝，三步一崗個個都是雄糾糾，威風異常。

從車站到總理府一英里長的街道上，兩旁人山人海，都是歡迎希特勒的柏林市民。宣傳部長郭培爾於那天早上即通告柏林的男女老幼，要他們以至誠的表示去歡迎元首。叫他們個個跑到街上來，瞻仰元首風采。因之大道兩旁的熱鬧情形，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事前，德國無線電台也曾警告居民，元首乘車經過柏林各街道時，不得向之擲花，一切所獻的花須於車輛駛經之前，置於路上。少女團和警士等早在三時之前，把玫瑰鮮花散灑街道，一路錦繡芬芬，蔚爲異觀。

早上七時起，在陽光微照之下，已經有許多男女在道旁等候，他們帶了紙袋裏所裝的食物，權作早餐和午膳。國社黨黨員，在路旁分發卍字小旗。售賣冰淇淋的小販，供不應求，出售的冰乳酪，量以噸計。更有出售簡便望遠鏡箱者，亦莫不利市三倍。馬路交叉點的電桿子裝置有無線電揚聲筒。凡是道遠或是擠不上馬路邊去觀看的人，儘可從無線電播音中聆取一切熱鬧情形。

希特勒的汽車前面有一輛攝製電影片的汽車，後面爲戈林的車子，一個人坐了一輛再後面爲政府高級官員分坐數車。外國通訊社訪員合坐一車。各官吏大家身着戎裝十足表示奕奕的精神。其中祇有經濟專家沙赫德博士穿了便服，和國社黨理論家魯森堡博士同坐一車。馬路中行列隊遊行的，還有幾千個男女工人，前面由國社黨軍官引導，軍樂之聲不絕於耳。青年團和少女團也參加其間。據警廳估計，遊行的人數不下二十萬之衆。

下午三時十六分，希特勒的汽車抵達總理府門首。門口有一隊儀仗隊站着，預備元首去檢閱，但是希特勒並沒有下車，祇在車上答他們的敬禮。並有幾個從前線回來的傷

兵排列的等着車子一到，其中一人跑至車前，與希特勒握手致敬。四分鐘之後，希特勒出現於總理府大廈陽台，這時候萬眾歡呼，樂隊奏着國社黨歌，羣眾咸引吭高聲附唱與奮之餘，大家高聲歡呼自不必說，其中竟有喜極而泣下的呢。

希特勒在陽台時，隨侍的有戈林上將，陸軍總司令白拉傑區將軍，海軍總司令賴特上將，里賓特洛甫和黨副總理赫斯。當希特勒舉臂向羣眾答禮時，大家高歌「我們進攻英倫」之曲。因為天熱人多，加以極度的興奮，婦女們竟有多人昏厥。幸而紅十字女看護等早就預備着，向昏厥者大澆冷水。希特勒在陽台看了一會即行進去。

羣眾仍舊沒有散去，在三時三十七分時，無線電揚聲筒報告說：「大家注意。元首將再諸君一面；請大家稍待即散去。」三時五十五分，希特勒又在陽台上出現，戈林立在左側。大約二三分鐘，他又進去了。揚聲筒立即叫衆人散去，於是民衆便逐漸四散，至是，一日盛況遽爾消逝。

英外相哈里法克斯

在白金宮巨廈後面，一條寬闊而華美的走廊裏，書記把橡木大門開了，客人就踏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裏去。這房間的布置，全用深紅色和棕色所配合；長窗旁掛着紅色的鏡框，地上鋪着紅色厚毛毯，火爐前放着紅色皮沙發，還有橡木的寫字檯，橡木的門，橡木窗以及橡木的嵌板。

一個消瘦高個子，穿着雙排鈕扣的黑色上衣，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從寫字檯前站起來，這就是大英帝國的外相哈里法克斯男爵。他曾消除了印度的革命危機，這時候又在爲挽救歐洲戰禍而努力，他覺得應付歐洲問題比對付印度困難得多了。

他站着的時候，兩手插在褲袋裏，上身略爲向前，看去似乎很是謙遜。這也許因爲他比普通人高着許多，和人家握手談話的時候，很自然的屈下身去，免得與別人相形之下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他頭上已經有些禿髮，耳鼻口都比常人寬闊，好像他的五官不

管是否長得適當，却專備實用似的。因為也就顯出他的知覺靈敏，顯著的輪廓構成了消瘦的面龐。他的聲音很溫和，但是不善於說話，既不流利，又不能聲色俱厲的誘惑聽衆入神。他的演詞即使事前經過準備，說來還是不很緊湊。

在這外相的辦公室裏，從二扇大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聖占姆斯公園裏的清靜的湖水，草場，樹木花床。來訪外相的客人很可以想像，這時他似乎置身於一個恬靜的鄉村圖書館裏一般。但在這間很沉靜的房子裏，外相時常帶進一隻紅色的公文箱來，是長方的，式樣却很特別，外面已經有些損壞，有幾處顏色亦因久而退落了。這公文箱從世界不安靜的角落裏帶來許多官方的電訊。這好像班陀勒的箱子一般，已有過許多出產。

（譯者註：希臘童話中班陀勒的箱子裏都藏着希望。）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實的人。他的父親就是格雷男爵的孫子。格雷曾促使一八三二年革新法的完成，造成英國民主政治史上選舉制度的第一次革新。哈氏的父親做過五十年的英吉利宗教協會主席，英國與羅馬教會在麥令斯舉行談話，他也是主角之一。現在這位哈里法克斯男爵，其主要活動雖在政治方面，但對宗教却亦非常

虔誠。因此他最偉大的成就便是改善大英帝國與印度的關係。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充任印度總督，這時的尊號叫做歐文男爵在他的父親死後，才襲封為哈里法克斯男爵。他運用虔誠忠實的性格使這塊東方的土地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受宗教的統治。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政敵甘地，在印度人家稱他為「兩位麥哈馬」（Mahatma意思即非常的人）這二位都很篤信宗教的人，在印度的政治問題上却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哈里法克斯很能了解甘地，這是別的英國人所做不到的。英國保守份子主張拒絕和甘地交往而他却請了這位信奉印度教的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到總督府去商談。為了解決印度反叛問題，他也能要和甘地一樣的絕食但這麼一位大英帝國的印度總督也要餓着肚子罷工對於主張慎重處理印度問題的英國保守份子，其打擊究竟是太大了吧。

哈氏與甘地會談的結果，就產生出現在印度施行的新憲章，使三萬七千萬的印度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英國官方人士把「自治領的地位」這個名詞用到印度上去，哈氏乃是第一人；他打倒了國內頑固的反對派，而保住了印度與帝國的連繫。

但是七年以後，在同樣有歷史性的會談中，哈氏遇到了極其困難的事情，坐在對面

的是一位手下擁有羣衆的元首。這位對手亦要破壞現狀，但是具有一種與甘地不同的典型。他便是一九三七年哈氏赴德訪問的希特勒。甘地攻擊英國出於消極的抵抗，而希特勒却是一個剛毅果敢的偉人。哈氏和甘地總是溫和地交換意見的，他在希特勒面前亦能平心靜氣地提出理由來討論，然而希特勒對他卻像對着千萬聽衆一味地大聲演說，但這些正義的言詞須待翻譯過後哈氏方才能够懂得。

哈里法克斯和甘地，一個是英國約克州的紳士，一個是東方信奉宗教的怪人，風俗習慣和性情都有不同，誰都以為他們二人之間必有很大的隔膜；這位紳士又遇見了另一位歐洲人（希特勒），他們的文化種族都比較接近，誰都以為他們會談至少有相當的結果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那位東方人說得出口流利的英語，而這位歐洲人却因沒有共同的語言，不能直接談話。

當哈里法克斯為覓取德國諒解，去訪問希特勒的時候，他既不能說德國話，對德國更沒有什麼認識。他在青年時雖曾去過，但僅作短期的勾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未再去過。哈氏認識印度，且有深切的了解；而對於這個納粹國家，在思想上，在感情

上，這個英國人總覺得和她有很大的距離。

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牛津大學衆靈學院的會員，和英國紳士，他們都有過失，他們固執而有偏見。有幾位衆靈學院會員竟公開慫恿德國向東擴張勢力，到後來德國勢力擴張了，英政府却又出來阻撓。近年來英國外交變幻不定，他們應負相當的責任。

哈里法克斯是英國紳士，且是從一個很尊貴的家庭中出來的。他是一位外交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在印度解決了帝國一個重大的問題。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二人的會談，沒有圓滿的結果，非但因為這二人的性格和環境都不相同，而且還有別的原因。因為傳統的貴族的英國，一向保留着優點和缺點，沒有什麼改變。而德國則是激進的新國家主義，所以這兩個國家間不能互相諒解，原是不足為奇的。可見英德談話中，不但是哈里法克斯與希特勒之間有着隔膜，而且英國是舊的，德國是新的，兩國間有着更大的隔膜。英國要支持舊的歐洲，保持舊的西方文化；而德國要創造新的歐洲，以法西斯主義來代替傳統的文化。

哈里法克斯的品性不但文雅，而且溫和，有人說他像美國的林肯。因為他沒有野心

亦不冒險，所以他願意在艾登當外相的時候，做一個外交幫辦，到他繼任外相以後，願讓首相決定外交政策。他對張伯倫非常忠心既擁護張伯倫於捷克問題對德妥協，又擁護張伯倫於波蘭問題對德作強硬表示。不過哈氏在國內却堅決主張重整軍備，所以人家都以為他擁護後一種政策較前一種政策更為熱心。

有一位很熟識哈里法克斯的人說：「他的性情比一般的約克州人少嚴酷而多溫柔，比薛西爾男爵少計劃而多實踐。但是他不善表情，亦沒有像勞合喬治和邱吉爾那樣善於詞令，有人以為他缺少精力，其實他心裏一經定奪，主意倒很堅決。」

約克州的工頭們說哈里法克斯男爵是該州保守黨最寶貴的財產，因為他公正不偏，農夫和工人都對他非常尊敬。約克州的風景很好，在那裏他有一所鄉村住宅，是用紅磚築成的，庭前還有一所花園。哈氏愛好自然又喜歡打獵。他有時亦打網球，又喜歡讀偵探小說和鬼怪故事。

哈里法克斯寧願住在鄉間，覺得這裏反比外相辦公室舒適。但是那隻紅色公文箱的練條好像老是縛住他，走向白宮去，即使在週末安息日，亦有這種感覺。他從早晨十時

起就在辦公室裏守着歐洲抖顫的燈光直到晚上七八點鐘，那隻公文箱才跟着他回到意登鎮的私邸去。他又時常要在貴族院代表政府答覆議員的諮詢，又要費去許多時間去接見大使和公使。

意相喉舌蓋達

有一次，一位英國的新聞記者要我引見「蓋達其人，」就是世人認爲「墨索利尼喉舌」的人物。當我們行至蓋達工作的所在地沙拉，我的朋友對於這位行將會晤的新聞記者，懸想着他在身上的特徵。

他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是墨索利尼，齊亞諾，亞爾斐里(Alfieri)等人思想的結晶。斯特盧皮，羅二人所作的幾張諷刺畫都把他們描繪成「傑克魔」中的惡魔似的。事實上，我的朋友已有了蓋達的印象，這種印象我敢說許多英國人都是有的。他以爲蓋達是「頭顱禿頂，嘴巴闊大，下巴突出，鬚鬚剛勁，聲音宏亮，目光凶暗，常穿着法西斯黨的制

服，身材魁梧，拳形如椎。」

雖然我和蓋達的政治見解難以同意，然而當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和意大利日報的主筆握手時，他面上那種驚異的神情，使我略感滿意。我的朋友所見到的人物，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在鑲邊的眼鏡之後，閃爍着藍灰色的眼睛。一束褐色的鬚鬚，因為不停的吸煙，熏得很黑，掩蔽着微薄的上唇。

我們在一間寬敞的辦公室中會見蓋達，室內佈置着十八世紀堅厚的胡桃木器具，他坐在打字機後，用兩個食指異常迅速的打字。一只覆着綠罩的大檯燈，所投射出的光輝顯現出他那鎮靜而專注的面孔，他的下眼皮稍微向下垂着。一時常把論文讀出，令速記員記下，但他總是在第一版行將付印時，用打字機迅速打出，在他的平頂桌上，散亂着參考書報，於無秩序之中，自有秩序。

他說話的聲音，略帶尖銳，但並非是不悅耳之音，他是個拙於辭令的人。就我所知他不大爲人訪問的。如果他偶爾和情意相投的朋友玩起紙牌來，說話就滔滔不絕了，在這種時候，據說他的談論就很滑稽，而所作諷刺語，又能「鞭辟入裏。」

他的外表，除了因多年從事新聞事業略帶記者風度外，完全像一個教務大臣。如果他行弗利脫街人家不會注意到他的：他那種戴帽子與所穿軟襯衫的腔調，顯露出他所做的職業。有一次，我看見他穿着一套灰綠色的條子衣服，戴着一頂破舊的氈帽，還有一條粗闊銀色條子的藍領帶。

蓋達記者生活最著名的轉變，就是那篇「制裁即戰爭」的社論，於國聯會機構實施對意制裁後刊出。達蓋在那篇社論中作向所未有的痛詆；但其目的則在告知歐洲各國的大臣，意思是說：墨索利尼極欲使意大利得嘗殖民地的一變，任何國家如欲以武力相阻，將遭遇打擊。

我把蓋達與墨索利尼，齊亞諾一併歸諸法西斯主義者，這在外人的眼光看來是十分恰當的。然而蓋達在意大利的政界上並不重要，他祇是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他是意大利日報的總主筆，該報為羅馬午刊，銷數達三十萬至三十五萬份；他又是意大利民聲報的總主筆，該報每逢星期發行，銷數近十五萬份。蓋達又編輯小報銷數約十萬份。

他更為「國際時事」撰述嚴正的批評，該報為研究國際時事的文學性週刊；他著作書

籍和專論，每星期並廣播兩次。他是意大利最多產的新聞家，每週寫作的產量至少爲五六萬字。他也許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因爲自哈里法克斯以至斐哥島的人自倫敦以至提別克吐等地都要提到他。

不過我懷疑蓋達的收入，是否能和英國第一流的記者或優秀的助編相比擬。

還有一點，恰與外國人的測度相反，就是蓋達難得把他發表的文稿，送呈墨索利尼齊亞諾公爵，美貌大衆文化部長亞爾斐里核冲。因爲墨索利尼，齊亞諾，亞爾斐里要在法西斯的鋼琴上彈出一首調子時，蓋達博士就爲出了主題歌。

他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二日生於羅馬，爲皮德夢特種族，這可以從他似乎嚴肅的外表，靜默的態度，辦事的精幹各方面看出來。他住在羅馬的一個高尚住宅區，在一所中等的別墅中，藏書盈棟，他日，如果要去訪問他，他的電話號碼是羅馬三四——七七三番他一定親自回答，他正和其他新聞記者一樣，他的手頭總有一架電話。

因爲與墨索利尼齊亞諾的私人關係，他是意大利消息靈通的一個人。他知道政府行政有何舉動，但他決不肯對你吐露一線消息；所以你毋須去問他意大利是否行將戰爭的

話。

從意大利的名人錄中看來，蓋達當初是個政府經濟學家。但是在都林大學政經系畢業後，他便從事寫作，於一九〇八年爲都林報的訪員，這種報紙至今仍爲意大利最優良期刊之一，與其他報紙無分軒輊。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他是都林報駐俄特派員，及意大利也加入戰團，他是駐聖彼得堡意大利使館的隨員，負責辦理意大利與奧國交換俘虜的事情。他於一九一七年五月離俄以後曾辦過瑞典和英國的幾樁外交上的事件，至一九二六年始爲意大利日報的編輯。

他之所以成爲法西斯主要人物的經過，知道得很少。他從不利用政治勢力，以博人青睞，所以他在法西斯革命期中，所担任的任何職務，都視若敝屣。但他於四月初，在羅馬爲前驅報編輯時他是首先極力袒護墨索利尼運動的一人，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匈牙利攝政王霍爾第

這位攝政王身穿一襲煥赫的海軍大將的制服，可是他的國家並沒有海軍。他是一個王國中的元首，可是這王國裏，並沒有國王雖然他是匈牙利的第一人，但他說的匈牙利話却不十分純粹——原來他服役於奧匈帝國的海軍中凡四十年，一向使用德話。他的政體，是戰後歐洲第一個設集中營以迫害猶太人的；匈牙利國民堅信只要有霍爾第存在，匈牙利是不會亡的。

霍爾第現年七十有二，但他看上去還不出六十。他的眼睛是靈活有神他的脚步輕快矯健手裏握着獵人的槍，還能在馬背上表演許多技巧。他那襲海軍大將的制服上，綴滿了他在海軍時所獲得的勳章。他的帽子像青年軍官那樣地戴得歪歪的，頗覺飄洒，他的容貌像英國人，而不像匈牙利人。他能操英法德意西班牙諸國言語，和各國的訪客談話並且至少還懂二種斯拉夫的語言。

史太林對匈牙利的態度很複雜。俄軍曾侵入匈牙利的平原過，那是在一百年前馬札兒人在向哈普斯堡皇朝作獨立戰爭之時。當時俄國在神聖同盟的名義下，粉碎了匈牙利的希望，這是馬札兒人至今沒有忘記的。他們還記着廿一年前國內有培羅，昆（Bela Kun）者以一種布爾什維克主義稱勢造成極晦暗的三個月時光，霍爾第相信史太林目前對匈牙利的獨立還沒有直接破壞的計劃。義相墨索里尼對匈牙利的關懷，其動機在欲維持歐洲東南部的均勢。

霍爾第是匈牙利的主宰，他能夠罷免首相，且其罷免首相之事，已數見不鮮。他有把握國會，必能追認他在政治上的設施。若說他一手把握着全國的政治巨頭，或恐言之過分，但是他至少在只知發表誇大演詞的國會，或只會受人奉承不會應付艱巨的首相的力量要大。匈牙利的法律已授予攝政王以極大的權力，他的否決力量極大。可以推翻任何決議案，而國會則無力與之對抗，他私人的權勢更大。他掌握大權已足有二十個年頭——比歐洲任何無冕之王握權的時間都長——而且他對於外交的把戲，比他屬下的部長還要熟諳精明。在他這人的身上，已經發生一種稗史的材料。匈牙利人是最愛好崇拜英

雄，而霍爾第正是匈牙利的一個理想英雄，霍爾第是匈牙利激昂的獨立精神之活的表徵，農民都敬服在他至尊至上的面前。

霍爾第並不是一個複雜而不可能的人。他的一生就致力於「忠」的一點。當日哈普斯堡在位，他矢志事君，始終不懈。後來哈普斯堡皇朝崩，他又盡忠國家，無不以國家之利益爲前提，因此，他把回來想復辟的一個哈普斯堡氏族斥逐了。霍爾第生性守舊而謹慎。非到必要時，決不肯言改革。匈牙利是歐洲最後的一座封建的堡壘；霍爾第就有這種封建的精神。他認爲支持一種特權是一椿分內的事。他不慣怯弱，對人類的苦痛很敏銳地感覺到。他生於一個匈牙利統治階級的宗族，所以對任何有權有勢的人，都沒有自卑的心理。他的脾氣很暴躁，一發便不可自制。

霍爾第生在一個地主階級的紳士家庭，追溯其源，當在第十三世紀時。這所質樸的家屋，坐落於匈牙利海市蜃樓之境的中心地。他的父親是一個新教，把五個兒子都送到了肯達利茲鎮的新教堂去受洗禮，而他的母親却信奉舊教，帶了她的女兒去做彌撒然而宗教上的殊異，並不使家庭分裂。

匈牙利的平原是到處皆是的，所以霍爾第便趨向冒險的生活了。船和海洋使他迷醉在他十歲的時候，進了阜姆地方的奧匈帝國國立海軍專校的小學部。這一個選擇，如其後來的生涯所示，是再幸運也沒有的了。這所學校在那時是極被人看重的，所以學生入學須先得皇帝自己批准。匈牙利人是不相信海軍的，因此這孩子投考該校，便轟動了四鄰皇帝却極希望馬札兒人投身他的海軍中，與他的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屬民相對抗。他很高興地批准了霍爾第的入學。

霍爾第的人生，和奧匈帝國海軍的命運發生着聯繫凡四十年。他護送一隊奧匈科學遠征隊入南海，乘了一隻航海的帆船巡迴過世界。他遇見過獵取人首的野人，也晤見過英國的女公爵，而他對文明野蠻兩種人都很投機。跳舞地板和騎馬學校對他的誘力甚於書本；他能歌唱，且有銅壺量。他身材瘦長，留着一抹長長的八字鬚，有許多漂亮的制服。他有堅強的自信和驚人的魄力，另外還有什麼旁的條件呢？他的妻當然是一個好妻子；是再好不過的。馬格達是一個像神話中走出來的匈牙利美人。現在霍爾第夫人將近花甲了，但還是很美麗的。那時候，海陸軍取官都送維也納而參加官庭跳舞會，她便

是那跳舞會中的皇后。她那花容月貌和天賦的奇稟，給她丈夫許多助力，得以飛黃騰達。

「霍爾第是一個幸運兒，」這句話傳遍在奧匈海軍之中。一個軍海官員担任皇帝駐派君士坦丁堡大使館裏的隨員，他再要怎樣運氣呢？在二十世紀初，這個土耳其的京都不只眩人，有時還常鬧不安。有裝甲快艇道拉斯號，專爲此地與國外交人員在緊急時躲避之用，霍爾第便指揮着那艘快艇。其時霍爾第家人投入了喜欣的外交生活的遭遇中。然後在歡樂之中，忽然起了地震——一九〇八的土耳其青年團革命興起，隨即到處槍擊，並有感人的熱烈情緒。霍爾第把每日的戲劇性的事變情況，報告在維也納的上司，他的秀麗的文格贏得了極好的印象，頗爲上司所注意。

最大的榮譽還在後來，他接得命令被任爲皇上的傳令官。霍爾第的名聲至此才家喻戶曉，倒並非說這事務好辦。匈皇夫藍次，約瑟氏五點鐘早就開始辦公了，他的傳令官須在四點鐘報到。他做這職司，既需命運，又須見機。他的前任是因爲隨皇上乘皇家專車，路過維也納時，未經詢問而稱讚了一聲一座雕像，因此就被免職的。霍爾第知道什

麼時候緘默，什麼該說話。皇帝如此的喜愛他所以把霍爾第的任期展延了一年。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霍爾第在亞得里亞海的北邊波拉地方登艦作戰。協約國不久已把奧匈帝國的艦隊包圍，要肅清南海面上所有的敵艦。霍爾第手下的水兵力量單薄，不能怎樣大動，所以他們已大見氣餒。霍爾第要戰，所以力勸其上司領導奧國海軍作英勇的遠征。他的工作要衝破協約國在義大利的腳踵和阿爾巴尼亞之間奧特蘭陀海峽的封鎖線，強大的協約國海軍向之猛擊，幾小時之間奧國海軍的命運，就全在他的掌握中了。後來為敵軍砲火所包圍，他的腳部受了創，但是他仍舊站在艦長的艦橋上發命指揮。終於戰勝敵軍，安全回港，獲得一個他最榮譽的勳章，立刻成為民族英雄。

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卡爾繼位，當時四周有一種晦暗之感。閑着的軍艦上突起叛變雖然比他資格老的官員，身居顯要之職，但皇上却任命霍爾第為海軍總司令，更高他們一級。皇帝對他說：「你是個幸運兒，你準能保持我的海軍。」可是事有超乎霍爾第的識見者，奧匈帝國瓦解，霍爾第擔起了，把匈牙利海軍交給新組織的南斯拉夫。換取一張收條的晦氣責任。他怨恨地說道：「我把你們的海軍換得這一張廢紙。」皇帝當衆

接見他，他們兩個兒相對淚下。三年後他們再聚的時候。淚下的只他們兩個中的一個了。

皇帝卞爾出亡了，海軍少將霍爾第把鬍子剃去，成了領半年金的民族英雄。原來革命之風掠過匈牙利，培爾，昆派的共產黨人握了權。反對派在協約國的監視之下，成立一個白色政府。他們在塞該德鎮簡陋的咖啡館裏，舉行他們的反革命內閣會議。他們需要一個有資產，有運氣，有冒險的喜愛的人。霍爾第實在就是唯一的人了，因授命以組織匈牙利國軍。農人開始聚集來穿起神氣的戎裝，共產黨勢力一倒，「白色恐怖」即大捕共產黨人。集中營建立了起來，工會均被解散，國會的權力已被剝奪殆盡任何人只要身上披一件盛氣逼人的軍裝，手裏提一根粗強的鞭子，便得呼號囂喝，他自己就是軍事法庭。塞滿的監獄中回響着慘苦的哀號。霍爾第率其少數軍隊人布達佩斯的霍爾政府保護者堅稱他是嚴禁暴行的，但是下房的左翼份子，則把他認為一個作惡的罪人。

匈牙利分割成了幾塊，民氣也大衰。欲重振民氣需强有力的權威和幸運。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國民大會在布達佩斯舉行，推定了海軍少將霍爾第為匈牙利攝政王，稱為

「千歲」。他可以無限期的終身任此職。攝政王遷入多瑙河上的華麗的宮中，四周密布漂亮的禁衛。他的信仰者說，在一些人民把權威和奢華視為重要的國家裏，這是不得不然的。

一九二一年一個天氣晴朗的復活節，霍爾第在那華麗的宮中接見了一個不速之客。霍爾第正坐着進餐，他的副官走進來，俯身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霍爾第當即面呈慘白色，慌忙起身離開了那房間。在隔壁一間房裏等着廢皇卡爾，在吃蘋果。這年輕的廢皇以為在他出亡的時期裏，霍爾第只替他坐暖那隻皇座而已。現在他回答哈普斯堡皇朝的宮中來，態度極表泰然，宛若他已回到老家，滿面笑容，要向他屬下的忠臣表示感謝之意。然而霍爾第如何呢？他身為軍人，第一種思想便是服從至尊的長上。但是匈牙利人民反對哈普斯堡皇朝復辟，捷克人預備舉兵入匈牙利，別國也必相繼開入匈境。

「陛下，」霍爾第對廢皇卡爾說：「我不能放棄這政府的力量，因為這足以使這國家崩潰。」

卡爾離宮而去，六月後他重來匈牙利，帶了他那比他能幹的夫人西泰。他們的飛機在匈牙利西部降落，要想率領忠於皇朝的軍隊向布達佩斯進發。不過這是甜棗收獲的季節，所以運貨汽車都忙着運輸農作物，無可用以運兵。等他們集得足夠的運貨馬車時，突擊的要素已失。在京城四郊只一度小接觸，廢皇與廢后已深知他們的計劃沒有希望了。幾天之後，他們住在博羅敦(Batton)湖上提哈奈的本尼提雪丁寺院裏最高的「上賓」，實則是做了霍爾第的導師。這時世界輿論大譁。西泰在報章上被人；畫成一個咕惡不悛的陰謀家。霍爾第請英國政府替他找一個放逐這哈普斯皇帝之地。不數月，廢皇卡爾在馬得拉島逝世了。其兒子鄂圖大公「三月間抵美」研究聯邦制度之政治，「或有建立」多瑙河流域聯邦」的企圖，「變成僭望王位之人了」

戰後，匈牙利着手整理內政，政府屢立屢覆，往往只數月生命，曇花一現而已，間亦有生命甚長者，如培特陵伯爵，任首相達十年之久，農人都沒有田，政府對此只空言改善，無裨實際。但霍爾第對付脫里亞農條約則積極非常。他遠先於希特勒倡導反對「凡爾賽制度」之舉。協約國限制匈牙利陸軍不得超過三萬人。可是京城裏照樣擠滿着

戎服煊赫的士兵，且實行徵兵制度。

義相墨索里尼變成了霍爾第的恩人。他着手把多瑙河流域貧苦的國家組織起來，終給予他的保護。一車一車的軍火標着「農作機械」字樣，越奧地利而運至匈牙利來。原來軍火輸入是條約所禁止的，義國飛機離米蘭的機場，飛越羣山而下降於匈牙利霍爾第的陸軍中，因得建立起一隊可觀的空軍。

霍爾第先為希特勒所化，他們兩人頗能打破凡爾賽的制度，這位匈牙利的攝政王是德國的熟客，他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舖設了相互諒解之道。他歡迎希特勒對捷克，南斯拉夫採取強硬的政策。相信納粹政府是會援助匈牙利的。

荷蘭的維多利亞女皇

德廢皇威廉第二有一次請荷蘭女皇威爾海明娜參觀他的陸軍演習。據說威廉第二曾向女皇提及他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是身高六尺有六。」威爾海明娜很感興趣地聽着，即

刻回答道：「我們那裏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水却可以淹到九尺。」

一百餘年來，荷蘭一直享受着和平。一九一四年時，侵略的威脅曾使他們動員了五年。去年十一月中，又因這次歐洲新戰事而在德荷邊境各首要防禦據點上頒布了戰時法令。這是二十五年來的第二次，英明果敢的威爾海明娜女皇爲保衛國家而採取了她所認爲必要的步驟。

雖然荷蘭位於三個交戰國家——英法德之間，却曾在威爾海明娜女皇的應付之下在歐戰中一直保持着中立地位，避免雙方的侵入。可是荷蘭能不能再來一次呢？她的僅有三十萬人的軍隊能不能防止強國的精軍。

荷蘭不但有被侵入的危險，他們的殖民地也有被搜奪的可能。荷蘭的八百六十三萬人民因歷次避免戰爭，從事和平貿易，始獲得目前歐洲的最高水準。假使沒有遍地富藏的荷屬東印度，荷蘭也許依舊跟丹麥一樣，祇是一個僅能供養二百萬人的農業國。這次戰事過後，荷蘭能仍舊保有她的殖民地呢？

現在有一位嚴肅孤獨的老婦人，又在每天籌劃保衛荷蘭的策略。她便是威爾海明娜

海倫。寶琳。瑪麗，荷蘭的女皇。她是現代歐洲僅存幾個君主國中，在至尊的寶座上坐得最長久的一人。大家都稱她爲「荷蘭的維多利亞。」

她在多方面像維多利亞。而且她也是在十八歲登極的——那時是一八九八年九月六日。她是荷蘭的真正統治人。她的官員事事都要問她，因爲關於國政治上的問題她比他們更清楚，至少是同樣的清楚。她意思極強，有確定的觀點。

全國之中，說話能影響她的人怕不到半打，只有年已七十的哥林老博士的話最有效力。他是個儉約虔誠的嘉爾溫教徒，曾和女皇合作多年，因此得了她的信任。

荷蘭人民所以信仰威爾海明娜者，是由於他有超人的智慧和腦力，因爲她會幫他們平安地度過許多危機，在荷蘭曾見過女皇的人並不多，能熟識她的性格的更不多，可是却全都信賴她。他們喜愛她的思想崇高，舉止嚴肅，有深刻的宗教意識，單純淡泊樸實他們的所以信賴她，也由於她的能幹她大無畏。

她若一經決定堅持某一點是對的，那麼，即使萬分危險，也會千軍難易其志。一九一八年她便是這種不可動搖的立場，不願協約國壓力多麼大，堅持着拒絕移交威廉第二

威爾海明娜以爲流亡到荷蘭的德廢皇應與其他人民獲得同樣的保障。這樣，她在歷史上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流血。威廉第二至今還住在荷蘭多恩——不過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老人，威爾海明娜在這二十一年中從未見過他。

她的身體很強健，誠懇鎮定而毫無歇斯脫里亞的氣息。每當荷蘭有事，她總是第一個到場。決了堤時——荷蘭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海平線以下，因此他們提心吊膽地提防着海水——她也穿着長統橡皮靴站在泥濘中指揮一切，非至浪潮已被制住不走。

這等堅毅，勇敢。有膽識，能共甘苦，更鞏固了人民的信心。凡是一個國君該做的她都做。她也檢閱軍隊，視察演習；並且因爲她從小便在軍事海軍策略中長大的，所以對這些很懂得。五年前，她還騎着馬參加操演。

威爾海明娜的登極似乎給荷蘭人以一種革新，因爲以前的國王威廉三世雖然統治了也有四十一年，可是並未留下什麼好印象。他的專制浮躁幾乎釀成荷蘭的共和主義。威爾海明娜則不然，她的嚴正自由清明的政治恢復了皇座的安定，甚至社會主義黨人也愛戴她。

荷蘭，自渥倫治，腦梭皇室八百年的統治以來，從未有過女皇。但是，威廉三世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兄弟，都是於在位時逝世的爲預防後繼無人，威廉三世便再娶。結果在六十三歲時生下了一個女兒，便是威爾海明娜，十歲時她父親死了，所以威爾海明娜是在她聰慧的母親愛瑪皇后的護衛中長成的。

時代向前邁進，古舊的一代逝去，威爾海明娜女皇已有了一個女兒朱麗娜。現在，朱麗娜也已生了兩個女兒，蓓特里斯好依蘭。今後渥倫治皇室的後嗣似已不成問題了。

威爾海明娜只有一次遇到失去皇位的危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那時，社會主義運動迷漫全歐洲，荷蘭也被捲入這巨潮之中。數千人圍在海牙宮前，要推翻女皇。這是威爾海明娜生平僅有的一次公開活動。她坐了沒有轎頂的蓬車出宮去見民衆。外面原先想打倒她的羣衆看見她出來，却高呼萬歲，大家盛贊她的勇氣。這次暴動就此算結束，荷蘭的緊張也從此打破了。

這種富於戲劇性的姿態和她的本質絕不相稱。她很怕露臉，所以不常在公共場所出現。通常荷蘭人民算準能見她的時候，只有在她一年一度赴海牙出席國會的途中。除此

以外，她下鄉去繪寫生畫，騎自由車溜冰，既不帶隨從，別人自然也就無從認識。

甚至在海特羅（他的秋季行宮）附近，雖然她五十九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裏度過的那地方鄉下人們大多不知道這個服飾平常的矮胖婦人便是他們的女皇。她常在鄉間阡陌上散步，一邊走路，一邊和人閒談，車子遠遠在後面跟着。

威爾海明娜不愛交際。她從未給新聞記者訪問過，並且最不喜歡她的屬員談論她。她天性沉默，接見他人時常不很自在。她只喜歡簡單樸素的生活。她到外國旅行時，常用「范白倫伯爵夫人」這名銜。

她的單純質樸是荷蘭人所崇拜的美德。有一次，他拒絕建築新宮殿的建議，她說以前的國王住得慣，她也住得慣。她現在仍舊住在海牙那座古舊的建築裏。

近阿蓓爾多恩的海特羅宮是女皇真正的家。這裏是她兒童時代遊息生長的地方。海特羅宮附近稠密的森林中是她常散步的處所。那裏還有一個湖，現在一到冬天，她還上那裏溜冰。

她有一個花園。園地上也出產些蔬菜，以供日常所需。她的海特羅生活很簡單，飲

食也比大多數荷蘭婦女更不事苛求。每天早餐時祇吃些黑麥麵包和乳酪。她的衣著也都是本國裁縫製的，並不是巴黎來的新裝。顏色大多是素淨的淡藍，灰色或純白。

她雖然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女人，却不喜奢侈。唯一消遣只有繪畫，尤其是水彩畫。去年冬天，爲了救濟失業者，她還會開了個畫展陳列了一百幅畫呢。

各式各樣的「摩登」都與她無緣，女皇的興趣與習慣，一切都維多利亞化。不論在任何地方，每星期日總要上最近的教堂。她至一直不准她行政機關中的女子穿短袖子的衣裳，不准塗抹脂粉。

她童年時很孤獨。因爲她是一個獨生女，同時又是一位皇室的嫡嗣，所以她孤零零沒有朋友，只能和玩具與小動物玩。後來，在她自己狹小的政治圈內也並無接近的友人甚至三十八年前和一位無名德國貴族亨利結婚時，也僅是一種國家的儀式而已。

威爾海明娜生平只深愛過兩個人——她母親愛瑪皇后和她女兒朱麗娜。愛瑪皇后死於一九三四年（她丈夫死的一年。）自那時起，她一直沒有笑過，比以往更努力於國務直至做了外祖母後，始重現快樂的面容。她很愛孩子，現在自己也有了兩個。可以不用

擔憂後繼無人了。

英倫的防空祕密

在夜幕籠罩倫敦之前，有一段暮色蒼茫的時間，煙霞靄鬱，景色絕佳，處身此晦暗的境地中，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戰事上去。

就是那些低矮的房子，在長天的襯託下也顯得極爲昂擲，你若漠視閃爍的霓虹燈和輝煌的樓窗，而注意自遠而至的暮色，你所熟悉的倫敦必將有一番異常的景象呈現於你眼前。

天快要黑的前幾分鐘，海邊的景物如陰森晦黑的峽谷，公共汽車上藍色的燈神秘地亮着，螢蟲在黑天鵝絨的幕前曼妙地放出紅光，汽車又該服從警士的種種管制了。

這時。我在海灘邊雇到一輛汽車，指揮他駛到內務部去，我今天有機會去參觀倫敦戰時禁衛森嚴的祕密機關，——城區防空司令部的統制室。

我靜坐在疾駛的汽車中。四週黑暗如漆，一生中我不知在這海邊走過幾千次，但此時竟無法判別車已駛到那裏，我像一個孤鬼在黑暗中旅行，當我看見泰晤士河時，纔知道已走過了堤，快近國會大樓，沒一會，我已藉電筒的光看見沙袋等障礙物，我下車進入設在白廳裏的內務部。

「我真不明白你怎樣能在這種環境中開車？」我驚異地問。

「先生，這並不希奇，不過習慣已成自然而已，久而久之，在黑暗中摸索也極容易！」

我們的車子又沒入無邊的黑暗中，引導我參觀的官員事先就叮囑我守口如瓶，有許多人曾到防空統制室去過，但絕對不能洩漏出所在地。

有許多秘密機關均設於倫敦地層的深處，此亦為其中之一，在防毒門後，許多負責防衛倫敦的人，在明亮的電燈光下夙夜匪懈地工作。

地下辦公室中較為著稱的有戰時內閣辦公室，在敵機空襲倫敦時，首相及內閣要員均避居此中，此外並有軍政機關的地下室，及保衛國內安全，設計對抗敵人搗亂的保安

辦公室，城區防空司令部亦爲此類地下大建築之一，全倫敦的防空事宜均由此處發令指示。

這種地底辦公室非普通炸彈力量所能破壞，而與外界又維持密切聯絡，這是能立刻反映敵人一切動作的明鏡。

統制室是倫敦防空人員的腦，戰鬥機羣，有槍的人，探照燈隊，阻塞氣球，高射部隊等等都受其指揮而動作，全體軍民所組成的防空網，受此地的命令而運用。

這樣慎密詭祕的軍事機關在倫敦並非創舉，此組織即上次大戰時倫敦城防執行部的產兒，在一室中，防守司令坐在一張精細地圖之前，預測敵人未來的舉動，他的命令由裝在頂上的管中發出，發言甫畢，一列阻塞汽球已高升天際，一隊戰機亦已出動巡邏。

車終於禁在四週爲黑暗建築物圍繞的庭院中。

「我們到了」我的朋友招呼我，「此地就是倫敦城區防空司令部」

我極有興趣地認辨一所熟悉的建築物，這房屋的名字許多倫敦人都知道，但不知道

幕後祕密。

我們走入升降機，緩緩下沉，我們聽到船甲板下那樣的吵聲，朋友解釋給我聽，說這是蒸氣機發出來的。

推開一扇像防盜保險庫所用的門，我們踏入一間璀璨美煥的屋子，令人目爲之眩的燈，炫耀奪目地發光，這一間廣闊的屋用明亮的乳色漆飾着，極爲清潔精美，牆上滿綴倫敦地圖強烈的燈光恰照射其上，我第一件看到的事是皇家地理學會的人在醫院手術室一樣的房間中舉行會議。

室中寂靜異常，也沒有抽出一枝香煙來吸，辦公的人在燈光強烈的桌上努力操勞，送消息的人進來，把電報置於他們面前，他們填寫着，急忙擬就文件，授給傳訊者。

有一個人時時走近倫敦大地圖，把一枝針插在上面，我看見他以一枝黃色的針放在離我家不到百碼的地點。

「毒氣！」內務部中的朋友輕聲向我說：「今晚契爾西有一次逼真的防空演習，你真運氣！」

插針的人忽接到一條訊息，小心地把一枚紅針刺在極近我家的地方。

「火！」朋友又默語了，「紅色的針代表着火！」

在倫敦車水馬龍的街道深處，竟有一間用壓縮空氣的屋，除了氣流的低音外，恬靜如無人之境；但是外界緊張熱烈的舉動却都受這神祕地下室的指示，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不禁重有感焉。

這是倫敦最應時景象之一在此沉靜密室中的人，匆忙地用彩色針在地圖上留下死亡與破壞的記號。

今天如真有敵機進襲，這地下室就得負起全城防空的責任。

為防空之故，倫敦共分九區，劃分約與警區相似，地下室地圖上的極北點是哈次的契士亨德南端止於塞萊的彭斯旦特，這廣區域中的防空組織都與地下指揮室直接聯絡他們須向中心機關報告空襲所肇的禍事，在需要援助時也可呼籲。

倫敦其他的防空組織祇將空襲認為一隅的事故，祇有地下室的統制纔明白全盤形勢不論巴乃脫或白隆婁着火都一體看待。

防空司令部地下室與其他防空機關及保安司令部地下室保持密切連接，空襲所發生的事端，立刻全部向此種地報告，得到消息以後，馬上用針在地圖上表示出來，地圖性質共有二種，一是現狀圖，一是損害圖。

你祇要一望掛圖和圖上各種顏色的針，就知道這時有多少昇床隊，救護車，清潔隊修葺隊正在何地匆忙工作，損傷的程度又怎樣，所以這一地下室有兩種工作，一是使空襲的損失一目瞭然，二是根據當時情勢，指揮人員，使效率增加，損失減少，未受空襲區域的人員可以及時援助急需外力的受災地點。

在地下室作一巡禮後，我才知道我一向認為極端繁複的工作竟如此輕而易舉，錯綜複雜的組織全遵守單一的命令。

有兩個稱為統計官的人坐在一張長桌旁，面前有一塊板，上面放着顏色鮮豔的針，依組別而分批排列，這許多針表示全倫敦可以調用防空人員，就區別而分配編排。

你祇要一瞥這許多五色繽紛的針，就可知道福爾漢有多少救護車，恩斐爾特有若干昇床隊，威斯脫罕有幾何修葺隊，克羅盾有多少清潔隊，潘丙通有若干流動醫療組。

在一次空襲過程中，消息不斷送入地下的統制部，報告多少福爾漢救護車已在某街出動，若干恩斐爾特昇床隊已在某街值勤，幾何溫史華斯的清潔隊已在某街工作，當這一種消息接到後，執行的官員就在統計板上將代表各工作單位的彩色針拔下，結果板上剩餘的全未派到差使。

他立刻將針插到現狀圖上相當的街道中，結果他祇要參看現狀圖及統計板，就明白有多少防空單位已參與勤務有多少還未受空襲的影響。

假使斐脫西在空襲時向地下室告急，主其事者祇要向板上望一下，即能明瞭增援人員由溫史普斯契爾西或威斯敏士德派出最爲便利。

現狀圖是變動極速的，時刻記錄全倫敦防空人員的各種動態，損害圖較爲穩定，黃（毒氣）針，紅（火）針，藍（猛烈炸彈）針，青（船塢受損）針，淺藍（水電或氣廠受害）針，分別插在受災的地點，一直到無患時再取下。

在地下室中有指揮官，執行官，二統計官，插針的助理員，以及書記及助手等。

「倫敦防空每一小中心組織也組織有具體而微細的圖表，與地下統制部的活動相

類，」後來他們這樣告訴我：「這種工作經過嚴密的規劃，故倫敦的空防極端遇到完善指揮全局的人不受炸彈毒氣的威脅，在地層平靜地運籌帷幄，明悉外界所有變故，發出恰當的工作命令。」

我被引導入另一與地下統制部有密切關係的室中，二十多位姑娘正坐在電話機及收報機前，她們是耳朵，而統制部的工作人員是眼睛，她們必須時刻注意，不可使她們與各防空單位的聯絡有間斷的時候。

她們悠然讀書或從事編織，六個月來她們全未遇到緊張的工作，祇有在幾次假空襲中，她們會稍稍忙碌。她們隨時預備接過聽筒，錄下一項消息。

我聽到電話中沉靜的語調，反覆報告消息：「二枚燃燒彈墮於史洛尼力場，離彼得瓊斯家不遠，報告完畢。」

「你瞧，契爾西的演習還在繼續中呢！」有人如此說。

我們離開光明如晝的地下祕密室，在過濾空氣中走到地面，外界的街道因戰時戒備而越顯得黑暗陰森。

「許多人知道在過去六月中有二十萬人無晝無夜地小心戒備着，倫敦的防空人員是不休息的，就是敵人在這時突然進襲，統制部也不會手足無措，因為他們永遠醒着，準備應付一切事變。」朋友又告訴我這些話。

然而在一九四〇年的繁華倫敦，却成爲一陰森慘暗的地獄了。

波蘭黃金逃亡巴黎秘紀

波蘭的陸軍敗退了，退讓土地時打得極其猛烈。德國的坦克車和裝甲汽車愈來愈近華沙城。天空中充滿了低空迴翅的飛機聲；空氣中充塞了煙霧，炸彈的爆炸聲，機關槍的噠噠聲與婦女小孩的驚哭聲。

在華沙城內的財政部內，一位三十五歲身材瘦弱的男子叫做保羅，唐巴羅斯基的坐在他辦公桌旁。電話鈴響，但是他過了幾分鐘才聽見。於是他拿起聽筒懶懶的放在手裏——一直等到電話裏發出緊急的命令。

他靜聽着：「是，元帥」他回答：「是，元帥。」

最初她以為這是樁大笑話——波蘭全國陸軍統帥何以抽出空閒功夫來和一個財政部小職員打電話呢？

但是那口音是一點也不錯的，元帥說：「我們將守不住華沙城了。立刻把銀行中所存的現金取出送到法國銀行。」

「送到巴黎的法國銀行，元帥？」

「送到巴黎。」

「是，元帥。」

唐巴羅斯基抓住了那靜默的聽筒，經過一個很長的時候。等他把聽筒掛上，才發現他自己的手在發抖。他急忙的走出去，禱告着：「仁慈的上帝啊，波蘭的命運也許仗着這些黃金而存在。波蘭的命運也許就在我的肩上，我並不是一個兵士，我也向不曾幹過什麼勇敢的事，我又不怎樣聰明。但是我必須把這些黃金運到巴黎。上帝助我！」

這些金條是存在巨石砌成的華沙銀行地下六十尺的室中，黃金是裝在好幾百隻木箱

內。

唐巴羅斯基對守衛說：「我需要五十個人。你能叫來多少就多少——要你能夠相信的人。快點！」

四個衛兵出外去找志願服務的人。其餘人留在窖中，在這地下的墳墓中，寂寞得很。但往往有一陣輕微的炸彈爆裂聲可以聽到，而這大樓也時時輕微的顫動。

祇有五分之四的金準備是存在這銀行內，其餘的都存在柴摩薩的波蘭銀行的地窖中。現在應該趕快先向東逃奔到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從那裏到柴摩薩，再到羅馬尼亞邊境護送這些黃金者須在夜晚行走。

護送的？用什麼東西護送？所有裝甲汽車以及私人汽車貨車完全被軍部徵發了。唐巴羅斯基喃喃的說：「凡是裝有輪子的東西都拿走了。」

但是忽然他大聲的笑了，「長途汽車啊！」他喊着。便趕快打電話給兩個忠實聰明的朋友，是一家經濟刊物記者。

「凡是你能找到的長途汽車都替我叫來。不要問我爲什麼。你能在勃拉加和華沙城

內找到。等天黑之後把這些車輛放到銀行來。」

「不行，」兩個朋友回答他。「敵人在炸毀橋樑勃拉加與華沙的交通必定被切斷了。」

「試試看，」他說，「我必須要這些長途汽車。」

在太陽還沒有落下以前，頭一輛長途汽車不顧德國的轟炸機，穿過了橋樑，在濃厚煙霧及充滿了難民死屍和倒毀建築物的街道上，衝入華沙。

一共有五輛長途汽車，又來了五輛。所有開車者全是自願服務的。在地窖中聚了一小隊人物：警察，銀行行員，石匠，學生，屠夫，和一位在大學教語言學的教授。

唐巴羅斯基把他們一一請出。「我只需要少數的人護送，」他這樣決定。「我們祇有現在我們口袋內所有的這點錢，我們在路上也許要走幾禮拜。我們必須要買食物和汽油——或者想法子得到。因此與其多人同行，不如少些。」

他挑選了銀行的大部份衛兵，六個警察，兩個新聞記者，和六個行員。總數是二十人每輛長途汽車上有兩人，他選了其中十個人駕駛。他說：「其餘的人抬着木箱往外搬

要快！」

一點鐘一點鐘地他們工作着，但到半夜時候只有半數的黃金從地窖中搬出。

「這就可以了，」唐巴羅斯基說：「我們不能再耽誤，先把這些貨送到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明天晚上再回來取剩餘的。求求上帝讓華沙再守二十四小時吧！」

沿路擠滿了難民，牛車和手推車以及增援華沙的軍隊。長途汽車想稍稍加快速度。也不可能。他們並不點燈，只顧往前行駛。有幾次當他們被迫停止的時候，可憐的婦人孺子哀求搭乘一段。受傷者呼着求救。老婦人脫下他的結婚戒指和耳環來作坐車的代價司機却搖搖頭。

黎明時護送黃金專車將達到目的地了——是九月五日的黎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五日。長途汽車開到樹叢中掩蔽着，且用枝葉偽裝。唐巴羅斯基步行入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希望在那裏能多找到些長途汽車。他計算留下十個人看守金條，其餘十個人駕駛新找的汽车回返華沙。

「但是我怎樣能離開這許多黃金？」他自己問自己，「而我又怎樣知道華沙還未被

攻陷呢？」

他那時沒有無線電，與華沙城相接的電話電報也一概都斷了。在勃蘭斯立德伏司克城找不到長途汽車，各種車輛都沒有。更壞的是所有各路全已擁塞不堪，如果他的黃金專車一旦開進城內，也許有永不能逃脫的可能。

「我們今晚上必須回到華沙，」他這樣決定，「把其餘金子裝上原車，再由另一條路到達國境。但是——回華沙是平安麼？」

一架被擊落的波蘭飛機給了他一點希望。如果這飛機能夠修理好，牠可以飛到華沙作偵察。於是他開始跑向那飛機降落之地。但他一羣拿着棍棒鐮刀的農夫却向站在機旁的駕駛員衝過去，他們喊着：「打死他，打死他！」

「共產黨！」唐巴羅斯基想。「波蘭的農民變成共產黨！想打死一位波蘭英雄！」他又往前跑了，他以為也許能救出這駕駛員來。但是這駕駛員却救了自己，他滿腰帶都裝着手榴彈，他拿一個出來擲出去。這手榴彈墜在人羣中爆炸了。

這位財政部小職員躺在地下閉了眼睛。當他站起身的時候；飛機駕駛員就一個人在

那裏，對一堆受傷的人體瞪着。他看見了唐巴羅斯基就朝他走過來，手榴彈拿在手裏。

「我是你的朋友，」唐巴羅斯基一邊跳起身來一邊喊着：「波蘭需要你的飛機，假使牠還能够飛！」

駕駛員是一位魁偉黑頭髮的男子，走起路來有點顛，彷彿受了傷，把手榴彈放回到腰帶裏去。

「可憐的這些老百姓！」他說。「願上帝安息他們吧。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或者他們是共產黨，或者他們是善良的波蘭農民，誤會我是德國人。你知道有些德國飛機把兩翼塗得和我們相似。我並不責備這些老百姓，不管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比我好。」問到飛機，他說：「嗚，牠毀了，再也不能飛了。」

「但是我一定要得到華沙的消息，」唐巴羅斯基說。

「好吧，」駕駛員說，「近處有一所航空學校，如果學校還存在，我們也許能有點辦法，給我找兩個機器匠和弄點汽油來。」

整天三個人在這個空虛的航空學校中工作，整天唐巴羅斯基和他手下十八個人在勃

蘭斯立德伏司克附近尋找汽油。黃昏之前飛機是修好了——真是一樁奇蹟，用數年來散落在學校各處佈滿塵垢的零件湊成的。唐巴羅斯焦急的對飛機看着。

「牠真能飛了嗎？」他問。

「只要有足夠的燃料，而汽油箱並不漏油的話。」

汽油是足夠了，這是唐巴羅斯基和手下一羣人以及一班貧窮的男女孩子以半加侖，四分之一加侖。八分之一加侖，零星搜括積成的。汽油是裝滿了，飛機被推出室外，駕駛員鑽進去後就飛昇了。

這小職員瞧着飛機上昇，於是轉過頭來對他手下人說：「現在我們要為自己的汽車找汽油了，去想法子弄汽油，假設你們還有錢，就去買來——但是總要得到汽油。」

「我們也能去尋找嗎？」這羣男女孩子問。

他看着他們的誠懇的面孔。「如果你們去偷汽油的話呢，」他說：「那是你們為波蘭祖國而偷的。城裏和城外有許多輛毀壞的汽車，也許其中還有汽油。假設沒有呢，還有別的汽車有。」

等天光垂黑的時候，駕駛員回來了。他在天空環繞一週，擲一個發亮的洋鐵罐。裏面祇裝有很簡單的一句話：「華沙仍在我軍手中。」唐巴羅斯基大聲說：「諸位，等天色黑了以後，我們就要上路了，現在你們可以睡一下，你們需要休息的。」

長途汽車那晚上進行順利，擁擠的公路上每隔相當的距離就為路旁正在燃燒中的醫院學校教堂住宅的熊熊火燄照耀光亮。留在華沙未搬出的黃金，在那天半夜完全裝車，等翌日黎明，汽車已在華沙城外四十英里之遙了。

他們就這樣旅行了四個晚上，有時車輪扎刺了，而又並無餘剩的皮帶，這帶又塞滿了泥草石子。替換零件一概俱無，修理工具也寥寥無幾。往往車輪陷入泥內極深。所有

一行二十一人熱狂的把車推出來。

他們穿過化為灰燼的村鎮，穿過尙未受戰爭光臨的城市。「而常常的，」唐巴羅斯基報告說，「德國的密探跟着我們。各路上都遍佈間諜，好幾次我們聽無線電的時候，我們聽到德國報告員講到黃金專車。我們常常比他以為我們的所在地趕前幾個鐘頭，我們聽到他的報告後不久，在黑暗中搜尋我們，我們就聽見炸彈在我們方纔離開的村莊上

爆發。」

九月八日的早晨，在魯克城外數哩地方，唐巴羅斯基找到一輛小汽車，空着而且完好，他用這輛作爲前哨車。那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晚上，把小車駛在黃金專車之前約數哩，他竟點亮了車前的燈。這一件小事彷彿是上帝的指示，因爲在射出的燈光之中，他看見一個女人臂中抱着一個嬰兒蹣跚前進。他停了車子問她是否需要他幫助。

記者記不清那天是九月八日或九日了，那女人的姓名也不詳，但這件事是真的而且能够證實。這個女子出自名門，姿色美麗，而且家境富庶，剛剛頭一次生產養下一個小姑娘。小孩產下三小時後醫院被炸，這年輕的母親穿上一件睡衣，一件外套和皮鞋，把嬰孩用毯子裹着，從醫院裏逃出來了。唐巴羅斯基發現她的時候，她正在返家途中，她已經走了二十四小時。有一件事特別使唐巴羅斯基注目——就是這女人的衣服雖然是潮濕的而嬰孩的裹毯却是乾燥的。

下雨了嗎？那麼她從那裏來的呢？這財政部小職員詢問她。他自己的問話却刺激了自己。雨祝福雨快下吧！假設有雨，德國進行沒有那麼神速，波蘭也許得救呢！

「不是雨，」那女人說，「我必須涉水渡過一條小河，把嬰孩高舉在我頭上。」

「那裏沒有橋樑麼？」

「橋樑被炸斷了。」

「聖母啊！」唐巴羅斯基狂喊着。「橋炸斷了麼？德國人追在我們面前了？我們不能渡過那條小河了。我們有被捕獲的可能。」

他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她的肩上扶她上車。她哭泣起來，把嬰孩抱得緊緊的，那小東西也哭了。在路的遙遠的後方，是蓬蓬的炸彈爆炸聲。

「我從醫院裏出來後只好徒步行走，」她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回家。我一邊走一邊禱告，實在走不動的時候，我坐下休息餵奶給小孩吃，還唱歌給她聽。」

她的家既未被炸也未被燒，燈光從所有窗戶內射出。他大聲的笑了，聲音中帶着痛苦。

「現在我又軟弱了，」她說，「現在我走不動了。這不就是女人的行爲嗎？你一定要扶我進去。」

唐巴羅斯基扶着她和嬰兒走進一間擠滿人羣的屋子。屋裏有一口棺材，她丈夫的棺材，波蘭陸軍中尉。

九月十日黎明之前黃金專車到達史奈登的靠近羅馬尼亞國境。當這些波蘭人在偽裝車輛的時候，車夫過來歡迎他們，帶給他們食物香煙酒和溫暖的衣服。

「我們知道你們快來的，」有個車夫說，「我們在無線電中聽到，啊，你們把波蘭全部黃金脫逃出國，德國人不知道要多麼憤怒呢！」

「我們帶了波蘭的全部黃金，」唐巴羅斯基回答着說，「我們自己却在挨餓。但這批黃金是爲戰後波蘭的貨款及信用担保的。就算犧牲我們的生命，我們也不能讓人搶走一絲一毫。」

在史奈登他打長途電話給在羅馬尼亞京城苟卡萊斯脫的波蘭大使館，預備了鐵路上的一輛特別包車，把金條穿行通過羅馬尼亞。

在黑夜中長途汽車都開到火車貨場卸貨裝車。

十二個人晝夜工作，轉裝黃金，其餘人担任守衛，飛機在高空擲下照明彈，但是

沒有一個擲近貨場。

火車順利的到達黑海邊康司登薩，在那裏一條掛英國國旗的裝油船在等候着。船主是愛爾蘭人，很熱誠的歡迎這羣波蘭人，但是却帶給他們些壞消息：

「我的水手都不幹了。這些租人一聽見船上要裝金子就怕得都逃了。誰也以爲逃不出德國潛水艇的掌握。但是朋友，我有辦法。」他從後袋中取出一面別一國的旗幟，「而招募水手的方法也不止一種。」

開行時水手已招集齊全，雖然無線電中盛傳德國飛機和潛水艇必定要找到這船轟沉她。「這些笨說話！」船長說。「誰會那麼傻，去炸沉或者擊沉值幾萬萬塊錢的黃金呢？」

但是他小心翼翼的讓船摸黑進行，而且在領海內行進。這條裝油船速度每小時不能超過八九海里，並又無武裝保護自己，但船長却並不吃驚，甚至在他發現有兩隻潛水艇在跟踪他的時候。他觀察出那是俄國的潛水艇，而這件事使他頗爲驚訝。一直等船開行到達伊司但普才有人知道俄國也出兵侵略波蘭。

船在碼頭上停泊了好幾天，唐巴羅斯基上岸交涉想把黃金平安穿行土耳其。如果他們把黃金送到敘利亞的亞歷山大勒達，那麼黃金就算平安無事了。一隻英國軍艦會將黃金送經地中海到達法國的。但土耳其鐵路職員要求先付三萬元現金再講生意。

在那個時候，俄國和土耳其政府正在莫斯科舉行「談話」，似乎兩國之間能成立某種協定模樣，那就許是要連船帶貨被監禁或沒收，土耳其報紙又登載了許多關於「黃金船」的新聞，德國無線電又時時恐嚇，每天一隻掛卍字旗的游艇總繞行油船數次。愛爾蘭船長伸出拳頭來對着那游艇。他賭咒說，「我總有一晚上要打倒這些餓鬼的！他以為我們脫不出他的掌握，或者逃了他而逃不了在地中海的潛水艇，他們是得不到金子的，我和黃金同沉海底都可以。」

一晚上有隻小船從岸上駛來。一位神祕的生客自稱是「一位美國籍的百萬富翁油商」，「拿出三萬美元美金給唐巴羅斯基。這個人是誰，他又為什麼出此舉動，記者不願露佈，但是可以起誓是真的。」

於是錢交給鐵路了，黃金穿過了土耳其，載上一隻英國軍艦行駛地中海，而最後到

達巴黎的法國銀行。在銀行裏，唐巴羅斯基取到一張收到七十五噸黃金的收據。他把收據放在口袋裏深深的嘆了口氣。他回過頭來對他手下人說：「現在讓我們去尋找何處是收容身無一文而飢餓的波蘭難民收容所吧！」

一封不朽的信

在一個據報載「下落不明，恐已殉難」的英國空軍，S.P.A. 轟炸隊的某烈士的私人遺物裏面，有一封留呈他的母親的信——如果他殉難之後，就把這封信交給她。

職務上是預防萬一走漏秘密消息，而檢查官佐士兵的遺書的長官，讀了這封信後大受感動。他向人說「這封信怕是我所看過的若干信件中最動人的一件了，文字是簡單而明瞭，」他想不到不用名字將這封信送到報上去發表。他覺得可以使他們國內許多做母親的人讀了也會得到安慰。又可以使全國的人，都覺得興高彩烈地讀到了這封一個平常的空軍戰士在將履行他的艱辛的任務時所留下當時心境的一種記載。

因此，這封信就在六月十八日倫敦泰晤士報登出。

第一次歐戰，格林費與不洛克等戰士，將犧牲熱情，寄託在詩歌上。那時候在產生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崇高壯烈的詩篇，但在這封樸質無華的散文信內，或許作者比他們見到了一種更廣闊更光榮的戰士的異象；也許超越過華茨華綏的「快樂的戰士」。他臨到危難的時候，「快活得像情人。」

這次歐戰中似乎還沒有產生過什麼傑作，幸而還有這麼一節好的散文。雖說他們的領袖說過了許多鼓勵人的名言，如邱吉爾先生不久所說的「我除了血，勞苦，淚與汗別無長物可以奉獻」，這些話都常被引用着。但這位「平常的空軍戰士」的遺書，却完全是用「血勞苦，淚與汗」所交織而成的。照我國「三不朽」的標準立論，這位隱名的空軍戰士，已經至少是「立功」「立言」了。

最慈愛的母親，——雖說我一點也覺不到什麼預感，諸事正在飛快地進行着，而且我已奉命說這封信，就會交給你，如果我有一次空襲沒有安全飛回因為我們就快要分派出去工作了。在一個月以內，你一定對我還有希望。但是過了那個時候，你就要得承認

一件事實，我已經將我的工作，交代給我們空軍，我的同志們非常能幹的手裏去了，也像許多好漢已經做過了一樣。

頂頭一件事，叫你高興知道的是我在這次戰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高飛遠舉在北海上的偵緝隊，協助看守我們商業的航路，使我們裝運和供給的船舶，通行無礙，有一次，由於我們的情報。幫忙救出了一隻失了作用的向燈塔送給養去的船上人的性命。雖說這會叫你很為難，但如果你一點也不打算平心靜氣地承認這件事，你也會使我失望的，因為我得用盡我的全力來完成我的任務。沒有人能夠做得更多，也沒有一個自稱為人的能夠做得更少。

我常常敬佩你處理繼續而來的挫折的驚人胆識；你且是怎樣的給我受了也像國內旁人一樣好的教育和背景；而且常常維持着體面，對於前途毫不失望。我的死並不是說你的奮鬥等於零。恰正相反。那就是說你的犧牲也同我的一樣偉大。那些效忠於英格蘭的人們，一定不要對她指望得些什麼。我們如果以為我們的國家不過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我們就玷辱了我們自己。

歷史上宣揚那般捨棄一切的轟轟烈烈的大名，可是他們犧牲的成績就是不列顛帝國這裏比較別處，更能為全民衆謀和平，公道，與自由；這裏也比較別處演進到了一種較高的文化水準，而且正在演進着。但是這不僅僅是有關於我們自己的地方，現在，我們遭逢到世界上從未遇見過的一種向基督教以及文明的大規模的挑戰，而且我算是運氣有面子，我的年紀正相當，又受過完全的訓練，正好將我的全副力量拿出來對付。因為這樣，我就應當感你的恩。然而還有許多工作要你去，即使打過勝仗以後若干年，國內的陣線，仍應同聲共氣，一致協作，儘管有多少反戰的論調，我仍堅持着這次的戰爭是一件很好的事；各個人都得着完全為他的主義而努力及獻身的機會，好像古代的就義之士一樣。日子不問怎樣的長，但有一樁事決不會變動的——我無論活着，死去，我是一個英國人。其他的我倒一點不在乎，也沒有什麼能叫它更改。

你不須為我哀慟，如果你真的是信教（按指基督教，）及它所牽涉的（按指永生之道，）否則你不免得假貌為善。我不怕死；那只是一次奇妙的飛場。……那是我揀的唯一之路。宇宙是如此的廣闊而又是如此的不可消極，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有意義，只有

看他能否犧牲。我們降生在這世間求得一種人格與品性，加諸於己，即永遠不被劫奪，那些只知喫喝，睡覺，繁榮，生殖，平平安安過一輩子的人們，不見得比禽獸高明在那裏。

我完全堅決相信，那些降臨到世上來的邪惡之事，是來折磨我們的；那是我們的造物主特意把它們安排下來試驗我們的本性，因為他知道那對於我們有益處。聖經上就有不少的例子，那些貪圖走便宜路的人，在道義上完全沒有他們的份。

我算算我自己的運氣好，我曾看過全國，我也曾認識各行事業的人。但是經過了戰爭的最後試驗，我以為我的品格才算是完全的發展了。那麼在我年輕的時候，就完成了我在塵世上的使命，我現在預備成仁，僅抱着一樁遺恨，而且僅此一樁——那就是我不能一心在你身邊，使你的殘年過得更較愉快；但是你將要在和平及自由之中生活着，而我就是對這些有直接貢獻的人，所以我仍以為我的生命並不是白犧牲了的。

轟炸中英德民間軼事

近代戰爭中，空軍的活動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這次歐洲大戰，英德雙方互相轟炸，此來彼去，幾於視爲日常功課。對於真正軍事上的損失，雙方互守秘密。然而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來，英德人民在如此大空襲之下，似乎都沒有屈服的樣子，而且表示了一種堅持到底的態度。本文是詳記英德人民在大轟炸下之動態。

德國空軍在英國的活動範圍，除了英國的「心臟」及港口以外，就是首都倫敦。轟炸的目標，總不外於飛機場，工廠，油庫，橋梁，和鐵道。空襲倫敦的時候，德機羣總是從東而來，霎時間怪叫的聲音，和轟炸的聲音，相互雜作，因爲德方爲恐嚇英國人起見，常在彈炸後面附上一個發怪聲的叫子，在它尙未轟炸之前，先來一聲怪叫，令人心胆俱碎。英國的「噴火」式和「暴風」式飛機，立即騰空迎戰，機槍之聲，在一萬數千尺的高空中，隱約可聞。地上高射砲轟轟的射擊，一分鐘多至數百發，於是房屋塌倒聲

婦孺號哭聲，飛機馬達鼓動聲，紛然雜作。在這種接連不斷的德機空襲之下，英國的人民對於轟炸非常恐怖，當晚間被附近炸彈聲驚醒時，不多會就聽見婢僕們在門上急急的敲了幾下，用荒恐的語氣說：「太太，請聽炸彈聲吧。」小孩子們也和大人們一樣的驚怖，有一個六歲的孩子，一天正在倫敦郊外花園裏玩耍，突然間空中噓而長的一聲怪叫繼以吼聲，這是德國炸彈將要來的先兆，那孩子便很驚訝地對大人說道：「那一定是炸彈了。」

英國人在德機襲擊之下，究竟作何情狀，這要看空襲發生時環境時間不同而異。在空襲警報尚未發出時，往往德機已出現在雲端中了。所以市民們有時候以敵機的炸彈聲或空戰的景象，作為唯一的空襲警報。起初，倫敦市民遇着警報時。先慌慌張張的跑向防空壕去，街道中行人一掃而空，公共汽車等完全停駛。除了警察和救護隊以外，他無所見，全市好像急性瘋癱似的，一切都似死去一般。現在呢，這情景有些不同了。市民對於德機空襲早已司空見慣，聽到警報之後，便都跑進防空壕。

倫敦市中各大商店銀行家的職員們，往往聽到警報走入防空壕：而結果並無動靜。

幾次之後，覺得太麻煩，大家就都懶着走動，在警報聲中仍舊坐着，很安靜地辦公。商行當局雖然反對此種辦法，然而習慣成自然，又有什麼方法呢？所以現在每遇德機在倫敦市上空飛翔，他們就要遭殃了。

還有一種人名爲鎮靜，實則是愚勇的表現。他們往往於敵機已在頭上飛翔的時候，不顯一切，鵠立街頭，望着天空飛機作戰爲樂。弄得不好，一顆槍彈飛來便嗚呼哀哉了。這班人自己死傷了，總算咎由自取，可是他們還要連累救護隊去做救傷的工作，間接是多生是非。所以當局禁止人們向天空觀看熱鬧，凡是沒有鋼帽子的不准站立街頭。

這種所謂「看熱鬧」的愚人，不僅城市裏如此，鄉下亦復相同，有些歡喜作野外運動，或打球的人，他們往往於空戰進行時，仍舊遊玩不輟。倫敦郊外一個哥爾夫球場中一次有許多人在那裏打球，忽然天空中劈劈拍拍的飛機上放起機關槍來，繼之以炸彈爆炸聲。他們才趕忙跑開了。

市間經過轟炸之後，常常呈現一種悲慘的景象，街道間可以看到幾間房子，前間被炸，後半間還是很好的存留着，房子裏的陳設一目了然，這樣子好像一種玩具式的房屋

最奇怪的有時候連鏡子磁器等物還是完整無損。床脚前一套寢衣也是摺疊得很好的，未曾走樣。這原因係前半截房子被炸彈的真空吸力引去，而內部却沒有受到損害哩。

住在鄉村間的人，又常遇到十分稀奇的事情。有一家住鄉鎮裏的人家，他們有一個姪子在空軍服役。一天。這個姪子在空中利用降落傘下來，到了這村道上，問人家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對他說明之後，他道：「好呀，我這裏有個叔叔呢。」於是這相隔數里外的姪子，便從天而降，出其不意的到他叔叔家裏去歇息了一會。

城市間在德軍空襲之下，死亡枕藉，可是英國民氣却仍自充堅強。被炸的店家門口懸上一塊木板，上面寫道：「照常營業。」婦女們假作的對人說：「是呀，我們的房子被炸去了，但是一切不必担心，這有什麼關係呢。」在空襲剛完之後，就有人出來做募款工作，救濟被炸的難民。

至於德國各地遭受英國空軍的襲擊，則損失極其輕微。而英方呢，則常常造謠已之勝利。英機以六十架重轟炸機空襲漢堡。英機對於那裏的軍事重要中心。像軍火廠，飛機場，倉庫，橋樑，路軌，輸埠等，亦不明瞭。在盲目的轟炸之下，那有炸中之理呢？

英軍之與德軍頗異，就是英空軍以分散式轟炸爲主體，而德人則注重集中式轟炸，故英方損失奇重。

漢堡的防空壕，各式傢具齊備，尤其是小孩子用的牀，也佈置在這地下室中。一到天黑，他們便把小孩子帶入壕中度夜，直到翌早爲止。西部區域的德人鎮靜程度頗叫人佩服。有一對夫婦已屆結婚紀念之期，因爲鑒於時局艱難，想不舉行慶祝。一天，正值空襲警報大鳴，夫婦倆步入防空壕，看見裏面已爲他們預備好了慶祝的場面。原來他們所住的公寓中，幾個芳鄰知道空襲警報按時而來，歷試不爽，故而就在防空壕中舉行慶祝，大家盡歡而散。德國人民處事之鎮靜由此可見了。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本文作者係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夫人，獲一九二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其著作備受世人推崇，尤以敘述中古時代挪威歷史小說，最爲風行。她的傑作行銷極廣，今年四

月，德軍入挪威，翁賽德夫人跋涉長途，避難入瑞典。其長子安德斯已於四月二十七日爲國捐軀。她現避居瑞典京城。本文係由其至友，即美國駐挪公使哈列曼夫人譯成英文所譯。

挪威人口僅三百萬，生命寶貴，決不輕易浪費；人民樂業守法，重大罪犯較歐洲其他各國爲少。余有生五十八年來，挪威人未有罪大惡極，致處死刑者。世界各國兵禍連結，挪威人固已熟知，特不信本身亦罹浩劫也。理應戒備，却仍疏忽如故，致德軍進攻時，全無準備。

四月八日余下榻挪威京城某旅邸。午前十二時三十分，空襲警報大作，尙不知是真。是假，姑相率避入寒氣侵入之地窟，談笑如常，初不料德軍已在挪威登陸也。翌晨，余赴教堂，忽見帶有鐵十字之轟炸機。低飛盤旋，架置屋頂之高射砲，猛射無效，始知大局嚴重。午前即率幼子登車返里爾漢摩故鄉。

當日得悉國王及政府已拒絕德方投降要求，執戈自衛矣。雖外患之來有內奸暗助，應付不易，但全國壯丁紛紛入伍出戰，仍甚踴躍。余長子即晨從軍，幼子未屆軍役年齡

乃入救護隊，各自爲國宣勢。

余返里爾漢摩故居後，京城及特隆海方面，日有難民源源而至，索食求助，應接不暇。里爾漢摩全未設防，德機迭次飛來，低飛盤旋，但未開槍。時全城充滿戰爭氣象，軍隊過境，絡繹不絕。

余平日言行，多不穩健，遂從友忠告，匆匆附友人車北行，隨身僅攜一小箱而已，午後達亨道普，晤避難友好數人，相對黯然。次日，余偕素識之某教授，驅車北行，抵唐巴斯附近，適遇轟炸，遂與士兵數百名，避入叢林，俯身平伏兩松間雪窟中，歷兩小時之久。美國駐挪威公使館空軍武官維賽上尉，即於是日擬避入防空壕時中彈殞生。時當冬末春初，積雪漸溶，石光青苔叢生，每當飛機大砲吼聲稍息，樹尖風聲更更清晰可聞景色殊宜人也。

未幾，謠傳屈萊頓關英屈挪陣地告急，救護車一隊開至某校設戰地醫院。余與教授及其眷屬共六人，擠在一車，漏夜北駛至杜佛山谷某農友家暫居。

杜佛火車站日遭德機轟炸。余曾偕兩人，登山觀唐巴斯上空飛機交戰，忽有一架迎

面低飛而來，開槍掃射，彈落處距吾人僅二三碼，乃急奔返農場躲避，幸皆未傷，亦云險矣。

杜佛山谷兩側，伊泰山雙峯高聳，積雪潔白晶瑩，某農民曾以此擬諸婦人酥胸，惟谷中積雪融化殆盡，但遍地蒼黃，不見點綠。山坡向陽處，古屋疏落，谷底則新建築林立。

吾人駐足之農場，去林特索地方不遠，該地曾有德方降落傘兵一隊佔守石廐，該區遂紛紛談論降落傘兵之溫良，據該媪談稱，伊與降落傘兵一名素識，其人曾於某年夏天徒步旅行至該媪農場，乞食借宿，頻行且贈以川資。該媪容或誤認，然每年夏令，確有所謂旅行者無數，遍遊挪境，舉止良善可欽攝影機則寸步不離，沿路備受農民優待，若輩今又舊地重遊，惟服裝已全非矣。抑進駐挪威之德軍中，定有許多所謂「維也納」孩子在內。此輩德人，年幼時適逢世界大戰告終，民食歉收，曾由挪威人領來收養使之康健，然後送返原籍。

薄暮，吾人返抵農場，見國軍被迫一再撤退，但就官兵吐談窺之，似不氣餒。主人

出晚餐饗客，並留宿焉。此輩官兵吐談溫文，舉止謙恭，無較優武備。未受嚴格訓練，作戰經驗不足，且僅備步槍及少數機關槍與小砲，自不能久抗德國精軍。

吾人旋向農場主辭別，復擠入汽車，漏夜駛過極度破壞之唐巴斯與萊斯依。沿途彈窟纍纍。至此，漸現挪威西部風光，山谷狹隘，一溪中流，水勢湍急。兩旁山坡陡峻，昂首高矚尖峯之間，天色幽青。單軌鐵道與公路極狹。多處地方，兩車難已並行。彈痕沿路皆是。破曉，吾人駛過大火迷漫之安達爾斯納，出谷而近海灣，滿目春景。山坡流溪，水漲齊岸。草地碧綠如翠。士兵襟上，白色牡丹朶朱，蓋各花已盛開矣。

抵蘭灣，在某家寄宿數日。農民耕耘不輟。常有飛機翔翔山後晴空，點點白煙，足見安達爾斯納高射砲仍在轟擊。時或流彈從該方飛來，呼呼掠空而過，吾人即撲地避之。但多落灣中，故蘭灣居民鎮定如恒。

居四日，晚間得報挪威南部英軍已在安達爾斯納候船撤退，德軍已直迫台斯朗爾。乃不得不再奔他鄉，農家主留吾人食宿，殷勤招待，分文不受酬勞，且儼然握手，以後會有期相勉，惟其妻與吾人相擁道別時，熱淚盈眶。

夕暮西沉，暮色蒼茫中，小漁船一隻，悄然傍岸。吾人乃相率登船，向黑煙迷漫處駛去，其地即摩爾特也。船中載有醫藥用品，抵摩爾特後交付醫院。吾人亦登岸入醫院旋承他人相助，得汽車一輛，兼程前進，經摩爾特一片廢墟，更攀山越嶺，然後傍海灣而抵勃特。該港在挪威斯台爾尖端，伸入北海山崗起伏，灌木叢生，即使風平浪靜，亦有海水擊石，浪沫高飛，澎湃不已。

吾人旋又在赫斯達維克大灣附近登船北行。船中共三十六人，多婦孺，睡榻僅六隻。挪威極急進之某著名政論家亦在焉。彼身患痛瘋。幾已不能行動。子女侍奉在側，小心看護，其妻則自告奮勇聊充女侍。船上並有士兵若干，若輩聞國軍投降，乃匆忙逃出，附舟北行。

晝伏夜行，白日海面碧平如鏡，入晚斜陽反照，紅光四泛，一兵以睡囊借余應用，橫臥甲板，雖感堅硬不適，然亦安謐而別具風味。患痛瘋者亦臥甲板，必更難受，但無絲毫怨言，且其人吐談殊饒風趣，解人岑寂不少。

舟行於沿海叢山與海外羣島間，迎面來舟告吾人曰，平民罕有誰在波多登岸者，更

北則凡斯特灣中雙方水雷密布，或須繞洛福頓羣島而行。但若吾人可易船返拉賴之摩港東行避往瑞典。時余與教授斧資將罄，入瑞典即有獲濟之望，遂決定易船折回，行抵摩港。

從該處以至越界入瑞典之末段旅程，最爲艱苦。吾人在摩港搭卡車出發，循崎嶇山路上行，積雪初溶，滿途泥濘，顛簸不已。經峭壁下轉灣處，顛簸益甚，吾人在車中受震高躍，左右搖擺。時或車輪開冰下陷，祇得下車力推歷數小時，始復駛動。故第一夜僅行十二哩。患痛風者亦在車，受此顛簸，其痛苦不難設想。當夜借宿山坡茅舍，主人殷勤招待，路工擁擠一屋，見吾人至，即起身讓出床鋪。翌日午後四時，吾人徒步而行患病者由其子與茅舍主人架床負之而行。繼復登汽車前駛，山途仍崎嶇難行，終抵挪威邊界六哩處，須滑雪越山而過。

余未作滑雪戲者，已逾二十年，但所穿皮衣，不便滑雪，乃與病客各乘雪橇，由青年六人推動徐行，終抵邊界哨位。吾人一行，多留該地休憩，惟推橇青年皆須返出發地以便次日工作。余與病者及其子女，繼續前進。東方發白時，吾人方坐雪橇駛過瑞挪兩

國交界處之湖沼，湖面已有開化處，推搥人時踏水中，深可及膝，致雪撬四週，水花高濺。

當吾人首遇瑞典邊界衛兵時，金黃色陽光一縷已普照挪威叢山。途中已無積雪，病客之女，堅欲代余攜箱筐，無法却之。行可三公里，至哨兵站，則站中人滿爲患，乃續行，惟已不能用雪撬，遂復用架床負病者，其女及余徒步而行。

聞一公哩外有客寓，僅居路工數名。然行二三公里未遇，方以錯過爲慮，終見道旁有一小舍。時在清晨五時，推門入舍，覺較戶外尤冷。室中置火爐一，靠牆床鋪並列，覆以稻草枯葉，僅一床，一男子擁被酣臥，吾人生火取暖時，彼尙未醒。

迨病人臥架牀負抵小舍，其人始驚醒，瞠目凝視，以爲架床負來受傷之人，故大呼「戰爭果已到來乎。」吾人亟向之解釋，其人乃穿褲襪起床，煮熟咖啡，並出乳酪等物，饗客。吾人到處皆受優待，但和藹誠懇，殷殷勸食。從無過於此瑞典路工者。經十四小時之跋涉困頓，受彼款待，不覺懽然奮發。

是日午後，教授等亦越界入瑞典。吾人一行乃受瑞典軍事當局照料，下榻旅邸整

容，理髮。在旅邸聞德軍已進駐荷比兩國。余旋行抵瑞典京城，始接挪威來訊，藉悉闔家尙安，惟余長子已於四月二十七日陣亡矣。

美國的航空學校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蘭德爾富飛機場，即訓練羽毛未豐的飛行員的學校所在地，一隻小巧的飛機在空中打滾盤旋。那飛機裏面坐着一個少年，頭戴鋼帽與飛行眼鏡，身子用帶縛在座位上。一手放在馬達的風門上，一手握住控馭機，他正在學習飛行。風吹過飛機的支住，呼呼作響；當飛機往下疾降時，推進機大聲怒號着；當他在使飛機平穩飛行以前，地球直如瘋狂地打滾；他平穩地飛不了多時，就又在玩方才那套把戲了。

在地上一般普通人看來，他實在也學得不錯了；但在那老資格的教練看來，却還是在搖頭。

「還不熟練，」他說。「他在空中這樣翻騰着還覺得有困難，他還不能操縱自如。」

我還得教導他，但他是會進步的。」

那青年學習着操縱飛機的技巧，以圖將來升空應戰時能得心應手；這是正在擴充的美國國防軍隊中很可觀的一幕。陸軍航空隊將有六千架飛機，目前人員尙不够分配；這訓練人員的計劃，自七月一日開始，不到二年期間內，大概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又可增加二千二百人。

陸軍學校方面，每年大約可練成七百名駕駛員；這新計劃的實施大概可使這個數目加倍而有餘。第一批新手現在民航機人員訓練學校裏，向一百六十五位曾有蘭德爾富地方學習數星期戰術的民飛機人員學習基本技術。他們的功課當然是由陸軍軍官監督着的。自民航學校出來後，這般軍校學生便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然後再到葛萊去學習高等技術。將來這新計劃完成後，在民航學校與陸軍航空學校裏就可有一千五百五十名學生。在那些學校裏，他們學九個月；此後就向戰術組學習三個月的射擊法與戰術。這個學習完畢後，就訓練完成了；凡學完這些課程的都是軍用飛行員，他們已長了翅膀，都有陸軍少尉的資格。

大概每隔六星期，就有三百九十六個熱心學航空的青年進入民航學校，而其中約有一百二十人大概是沒有希望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的。在學習飛行的初期，落選者較多。經嚴格的體格測驗而能錄取的人，數目甚小，凡判斷力不大好，手脚不大靈快的，很容易顯出來。

而那些有資格到蘭德爾富去的必穿着漂亮的制服，雄赳赳氣昂昂，覺得頗可自豪。以為世界上較好的航空學校就是蘭德爾富的那個了。蘭德爾富飛機場的中心點住着三千五百的陸軍人員。看去一點也不覺得擠。那飛機場有幾處是很少有人去利用牠的；即那無人利用的幾處，以之與幾個城市較大的飛機場相較，也要大着許多。

這飛機場的造價是二千萬美元，其實也值這些。蘭德爾富在德克薩斯州的青天白雲之下，風景秀麗，值得一遊，並使人動留在那裏學習飛行的念頭。

航空學生練習初步技術所用的是一架簡單小巧的雙翼機，那雙翼機的機關不多，只有高度測量器，空氣遠度表，與馬達旋轉速度表。但在蘭德爾富的航空學校裏所用的飛機却是大型單翼機，裏面裝置的儀器較多，置有無線電話，在那飛機前部的大型馬達裏

面便藏着四百匹馬力，這才是一架真的飛機。

然而航空學校的學生並不是一進該校便可駕駛那種航機的，他得先跟教練員學習，並溫習在民航學校裏所學得的基本技術。在這時候，一個學生的是否有希望成爲航空員便漸漸看得出了，有的便顯出有飛行員的資質，有的便顯出學到某種程度就不能進步的缺點。所奇怪的，有許多學生本來成績良好，然一達到某種程度後便再也不能進步了。這種學生便只好令他們退學，以免將來自喪性命喪命的事是不大發生的，因爲政府看護這般航空學生正如母鳥的看護小鳥。政府不願意失掉一個航空學生，因爲一個學生就代表一筆很大的投資——一個飛行員的練成，約需二萬五千元。每天的記錄，訓練員對於學生每天飛行能力的考試，讀來甚爲有趣。這些記錄不光是表示一個學生的品格，並足以示訓導員對學生是何等愛護倍至。唯其如此，在去年十五萬小時的飛行中，祇死亡三人。

一個良好的駕駛員究竟須具備什麼條件，訓練員也並不知道。訓練員從學生開始飛行時的樣子上大致可以知道他從前是學什麼——學數學的舉止是與學法律或醫科的不同

的——軍中的醫生在已往數年中想盡方法，要想知道那一種神經與身體的組織足以防止一個人喪生，然而至今還沒有結果。

凡是最有希望的學生，他日常的錄記必表示他每天總有點進步，每天在校正錯誤，他的判斷力時在改進。如果他進步甚慢，時犯錯誤，精神不能集中，或是不能本能地在同一時間內做數件事情，那末不久他就得退學。這也並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只是沒有飛行員的資質而已。

飛行員的資質究竟是什麼，訓練員也不敢說。牠似乎是智力，神經，以及體格三者的總和。一個就能飛行而不犯錯誤的人是珍貴非凡的；其實那種學生事實上還沒有。但要成一個好的飛行員，必須智力，肌肉，以及神經系統三者配給適當並須有適當的氣質；單有好的體格是不行的。判斷力，手足的運用能使飛機升降自如，這些都是可以學得到的，但一個人必須有與學飛行相近的性情。如果他學飛行爲性之所近，則他將成一個飛行員，否則最好還是不要到天空中去。

例如新近有一個學生，他做一件事便不能兼顧他事，然而同時兼顧他事的能力是頗

重要的。關於降落時的規則是決非嚴峻不可的，因為空中的飛機不祇一架。屆時飛機均得繞着飛機場向同一的方向飛行，而降到某種高度時駕駛者必須與其他飛機循序排隊而降落，庶可不危及其他飛機。

這位青年却不能做到這點。他不能選擇與維持適當的高度；他不能認清飛機離地的遠近。他不能使他的飛機與其他飛機維持着適當的距離，他一時與其他的飛機近至一百尺，有時却遠至一千尺，其實適當的距離是五百尺，然他不能這樣準確，他有時降落得太快，有時降落得太慢。他一方操縱着飛機，便不能同時顧全到飛行規則，高度與距離。

他並沒有立刻被命退學。航空軍校的學生，在不危害他生命的範圍以內，總是極力予他以改進的機會的。當訓練員認為他應補學一次以觀其成績時，便把他交付與學行隊的隊長，如果學行隊隊長的報告仍於他不利時，便由經驗更富的長官與他一同起學，以觀其成效。最後他可聲請教務會評議。那時教務會審查關於他的報告，並聽取他的陳述審查結果，有時發見一個學生需要心理方面的調整：他也許對於家庭不放心，或是他個

人的私事使他心神不定。當發見有那種原因時，便設法使他安心，有時他得留級。

軍用機的駕駛員之能熟練飛行，必須學會許多技巧；我們知道這些技巧之繁複時，對於祇有一半學生能及格一點便不會覺得驚奇了。控馭器的運用，以及身心動作的一致均需許多鐘點的學習。初步訓練需費六十五小時，至於基本訓練排結隊飛行在內，須再費七十五小時。

一個飛行員必須學習使飛機徐，疾，升，降，騰飛，側飛，翻筋斗等等的本領。他必須學會怎樣包裝飛行傘，加何當心他的用具；他必須能夠運用無線電機，他得學習數學，軍中衛生學，飛行的理論；他得學習軍人的禮貌；他必須能夠拆卸機件，並須能夠重新裝好；他得學會怎樣看地圖與航線的標誌，他必須熟悉空中飛行術以及氣象學。

葛萊飛機場是航空學生長翅膀的地方；一個學生離開蘭德爾富到葛萊飛機場去時，他已知道怎樣飛行了。他已能很有把握地使飛機在空中頭向下倒立而急轉直下；他自信已學會緊急降落法，並能在空中打滾，至少自認已很滿意，雖然教練官未必認為滿意，但他到了葛萊後，就得再行學習了。凡進蘭德爾富航空學校的，幾乎祇有百分之十能升

到葛萊航空學校去，而有二百十五人的一級中，祇有七名能從那高級的學校畢業。

有少數人也許會在空中喪命，但是高級學生每小時飛行中出事的危險祇有一萬三千分之一。在去年畢業的那一級中即受傷的亦無一人。在最近過去的三班中，共計飛行五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小時，死亡者四名，而其中只有一名之死亡是無法避免的。在葛萊學校中途退學者，其原因多不可解，而此種原因，在蘭德爾富時，並不顯現。只是在葛萊的學生，其工作確較繁重，飛行技巧也更精深。

葛萊航空軍校，以其物質的外觀而論，並不足使青年駕駛員感覺興趣。她還是前次戰爭時造的。校舍一落雨便漏，天熱時屋內也很熱鬧。只是些簡陋的屋子。但一個軍校學生到這裏來時，原無奢望，他已頗有軍人氣概，自能抱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

在葛萊所用的飛機，其構造更形複雜，控制的機關更多。如果學生以前未必循序漸進——在學習初步技術時學會幾種機件的用法，在基本訓練時期又學會另幾種機件的巧妙——他見這許多旋鈕，電鍵電鈕唧筒以及其他許多天曉得的機關，他們呆得手足無措但不久他就熟悉了，那時他便升空學開偵察機，或是學開戰鬥機或是學開驅逐機——他

得每種都學——起初教練官伴他一同起飛，令他溫習基本原則。

在葛萊的學生，甚至於成績最優的也易犯令人好笑的錯誤。有一個學生在練習越州飛行時，因把錶上的鐘點看錯了而迷失方向。他在德克薩斯州的石泉地方降落，想藉以辦清方向。在他降落的那塊場子上恰有一羣很多的羊，但他降落時倒沒有撞到羊羣上去。只是飽受了一位受有損害的農人的呵責，直等他重行起飛時才算罷休。當時他因只顧避免羊羣，就沒有顧到另一邊。所以機身的右翼就撞到樹上去把那右翼折斷了，機身也大部損壞。但這是任何練訓有素的駕駛員所易犯的毛病。

又航空軍校的學生，雖已學會飛行，然因不能認清路標，故往往把飛機開到目的地以外的地方去。

在現在的新制度之下，這般青年在蘭德爾富與葛萊二校受訓的時間，沒有他們前輩那麼長。但他們還能跟戰術股學習，得到關於戰鬥，偵察，襲擊等方面最後的指導。他們將有機會觀察積有多年經驗的專家怎樣從事飛行。綜上所述，這新制度也許是會有卓著的成效的；由葛萊出來的這段少年飛行家也許將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優良。

德國婦女的犧牲精神

一 守約的少女

年輕的特別志願兵貝林斯因為頭部受傷，仰臥在收容所的病床上，受傷的地方是眼睛，前途如何，就連主醫的軍醫都不能想像。可是貝林斯自己却快樂地充滿着生氣，他祇有這樣一個信念：

「像我這樣年輕的男子怎麼能夠變成瞎子呢，真沒來由，這種事情是沒有考慮的必要的。」

「青春是一杯倒在玻璃杯中的香檳，」這句話貝林斯像口頭禪似的時常說着。

「最初牠輕輕地溢出一個個泡沫，一會兒靜止下來。澄清得如真珠般的美麗，發散出一種輕微的幽香；青春真是件無上的樂事，而且，心理上，肉體上，更具備着不可思議的抵抗力。」

「愛琳小姐，我是一定會好的，你也這樣相信吧？愛琳小姐，我是讚仰太陽，我也讚仰色彩，也讚仰充滿着力量的大洋。也讚仰白雲，也讚仰高山。也讚仰破曉時分刻刻變化的光線，你會注意過這些事物嗎？不會呀，請你注意一次吧，真是完全像女人的心似的，不斷地在動搖浮蕩，神祕得不能明瞭牠的底蘊。」

「呀，我向大自然祈禱，我所希望得到的，大自然一定會賜予，假使我會失明，那末我所愛的神將存在於虛無的幻想中了，但神是一定存在的，我從過去研究大自然的各種變異裏，明白地了解得神的存在，神是生命的支配者，同時也是死亡的支配者……」

可是，終於他的光明是消失了，惟有那黑暗的世界來接續代替光明，他的一生將永遠繼續不斷地消磨於暗淡的黑夜中，他也不能再度瞻仰那破曉時分的光明了。

某一個傍晚，貝林斯開始聽得軍醫宣布他失明的宣告，爲了讓他在這宣告初夜裏安心起見，我靜坐在他的牀邊片刻不離。

不久貝林斯最先打破了沉默：

「愛琳小姐，實在我已和故鄉的一個年輕姑娘訂婚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當我出征的時候，她到車站上來送我，她在我的鋼盔和槍上插着美麗的花朵，在終於要分別的一刹那，我抑止住滿腔的情感凝視着她，她也回眸視我，那碧綠晶瑩的眼裏深藏着溫柔而思慮。我又清楚地聽得她最後的言語——無論是怎樣長久，無論是如何分離，貝林斯，我是永遠等待着你的——愛琳小姐，我對她十分抱歉，我將說些什麼好呢？不久，我將被送到故鄉去，這不是休假，我是永遠成爲一個不能重上戰線的廢物了。」

「然而現在我非常焦慮，愛琳小姐，她如今對那可憐的盲目的魔鬼作何感想呢？一想到這件事，我真焦慮得一刻都不能忍耐。我已是個瞎子了，萬一她因此而不願與我結婚呢？唉，唯其是這樣一切將會墮入黑暗的世界了。」

突然，他的臉歪倒在一旁。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流出，他也一點不覺得有什麼羞恥。我與貝林斯相約寫一封信給他故鄉的姑娘，告訴她貝林斯現在這裏的收容所中，並且毫不掩飾地對她說，貝林斯已經失明，詢問她到底想履行婚約否？又爲了貝林斯已在這種狀態下的緣故，詢問她究竟有沒有儘可能及早結婚的決心。因爲貝林斯再沒有比現

在更爲需要那姑娘的時候了！

收容所中的人對於這件事都感到異常興趣，全部病院中人均以異常的緊張與同情，熱心地注視着這事件的結果。

「那個姑娘果真會來嗎？恐怕是不會來的了。」

這是此後二三日無聊生活中白熱化的疑團；看護，助手，傷兵們當然不用說，連那冷靜的軍醫，也被捲入第一個失明勇士的不安之漩渦去了，——假使她來了？一天中我要這麼思想牠好幾回，然而究竟那姑娘不肯來呢？每當我走近貝林斯床邊的時候，他聽見了我的聲音就說道：

「愛琳小姐，你相信嗎？她會來的。」

那姑娘終於來了。

她的訪問，使我們預先感覺到她並不取消婚約的意義；我一面領她到貝林斯的病房一面覺得有非常光輝的幸福，除了一個失明的勇士外，全部的人全部的眼睛都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二三分鐘之後，我們顯然地了解貝林斯是她最愛的男子。

過了二三天，這美麗活潑的姑娘和我們混得很親熱，滿個病院的人都對她表示好感。這我又不能以筆墨來描述。當這位新娘為預先料理家事而返鄉時，我們全部都抱着衷心的感謝和尊敬來歡送她歸去。在失明的青年退院的日子，他那可憐的新妻又來迎接了！這種為失明戰士犧牲終身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

二、少尉的母親

其次我的戰場（職業處）是在L街的某大病院。我為那邊的專任看護，我的事務所是在新建的房屋中。那是一個具備各種專門參考材料的現代化病院。

一天，經戰場直行而來的紅十字列車運來一個年約廿歲受傷少尉，肩上一處慘不忍觀的傷口，兩手兩腿都被手榴彈炸斷了，祇用許多紗布將炸斷的兩手兩腿緊緊縛在不完全的副木上，他仰天屈臥着，真使他不能勝苦痛的樣子。

他這樣的重傷，最初不能抬到隔離室去，屈身到擔架上想和他說話的時候，他開始說第一句話：

「不行，看護小姐，我的身體非常憐，你不可以接觸我的身體。」

我打了個電報給可憐的少尉的母親，說明從他的負傷發生了全身敗血症，因為這病有死亡之危，所以希望她老人家能即刻起來。

不多一會，他的母親來了，她是個體格瘦小的牧師婦人，她手忙腳亂地從德國南部起來，這時她的兒子正陷在非常的高熱度中，一味說着夢話，他用充血的眼睛，茫然望着坐在那邊的黑衣的母親，毫不介意的說：

「喂！准尉，我來了你倒坐着嗎？喂，站起來，你這傢伙！」

瘦小的母親驚懼的站了起來，她一邊撫着兒子高熱度的額，一邊說：

「噯，是我呀，不是准尉，我是你的媽媽，孩子，你聽不懂嗎？」

「什麼？你想來哄騙我嗎？畜生！我要把你抓到軍人監獄裏去！」

可憐的牧師夫人跑到我這裏來說道：

「小姐，這孩子現在還在發戰爭的狂哪，他一絲都不曉得是在病院裏，現在，這孩子誰也不認得，因此我想拜託你一件事。勞你駕，請你到他的旁邊，用皮鞋跟行一個軍禮，且並說遵命，少尉老爺，因為這麼一來也許可以讓他安靜一會。」

由於這件事我瞭解了她的不幸。假使並不如此，那末，在剝削自己孩子身體的苦痛之前，再放着各種腳架，血跡斑斑的紗布的牀前，那一個母親能忍耐扮演這類戲劇，收師夫人一定自己試驗過幾回而失敗的了，第一因為她雖然撞擊皮鞋跟，但不能發出響亮的聲音，第二是她聲音的微弱，所以根本沒有成功的指望，病人是一刻比一刻焦急，我誠細教給她扮這戲劇的要領，好容易從她枯萎的嘴唇裏怪痛苦地漏出了生硬的軍隊化的音調。

她重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病房，挺起她窄小的胸膛，狠命的向兒子說：

「遵命，少尉老爺。」

「甚麼！准尉，你方才在自己的部隊裏打磕睡是嗎？」

這麼一來，年老的母親已忘却了自己是在演戲，完全相反的，慢吞地開始辯解起來
「不，孩子，你說什麼呀，我沒有睡，整整一夜，我坐在你的身旁。」

「你又在回嘴嗎！我打你嘴巴的事難道已經忘記了嗎？」

我連忙近湊她的耳邊，教她隨機應變，終於她由盡全身之力說道：

「是，明白了，少尉。」

但是對於母親的回答，他好似並聽不見的樣子，他受到一陣激烈的暈眩。便突然用命令的語調大聲疾呼：

「中隊全體注意！長官已經全部戰死，以後的××中隊統屬本少尉指揮，托槍！突擊！」

他那手脚受傷的極其衰弱的身體，在十分苦痛之中，還在床上現出突擊的姿態，至此我們才明瞭三日以前他是怎樣身先士卒地戰鬥着。轉瞬間，他忽然消失了力量，俯伏在牀上了。

這年輕的少尉終於從地上的苦惱中拯救出來，開始走上死的安息國的旅途。他的瘦小的母親雖然受着恐怖的打擊，痛心無似，可是她像暴風雨中的小舟一般，屹然站在巨浪之中。她溫柔地將她兒子的雙眼緊閉起來，然後以從容不迫的聲音說道：

「安眠吧，我的孩子，長眠吧，我的孩子。」

送貝林斯的未婚妻歸後，我又見到第二次的女中丈夫。這婦人是十萬人中之一人，

世界百萬崇高婦女中之一人。她以至高至大的犧牲把最愛之人獻給祖國。她更對死者說道：

「此後即使我想着了你了，也不作無益的悲傷。」

夢想者甘茂林

我在什麼時候遇見甘茂林的呢？我自己也不能確切的知道，或許是在某次正式的宴會席上吧。以後，我繼續跟他碰面的時候，總是在正式的宴會上。

當戰爭的威脅一天天在迫近我們的時候，每個像我一樣對和戰問題特別關心的人，無不把熱切的好奇的情調，集中在將來我們各自的命運所繫的這個人的身上。此外我的班身任內閣顯職的朋友也常常告訴我，在危急之秋，參謀總長的意見，對政府和戰決策的重要性。例如在一九三六年，當德軍佔領萊茵的時候，法國內閣對法國應取態度，意見分歧，行動呢，還是不聲不響。參謀總長一個專門的論據，就此打消了政府作戰的

動機：「如果，你們要我進兵萊茵，那必須全國動員，因為我沒有遠征軍，那裏去召集人呢？」內閣就此遲疑了，覺得犯不着爲了這樣一件區區小事而大動干戈。

特戈爾二年前在他的著作中，早已提議組織永久的遠征軍。他曾經清楚地指出，法國如果沒有這種組織，它將長久不敢行動，直至眼巴巴望着和平逐漸被毀滅，結果在最不利的條件下捲入戰爭的漩渦。但圈裏的意見沒有得到參謀部注意，就是萊茵區的教訓對他們也毫無用處，因爲危險過去了以後，誰也不想提出什麼計劃來組織遠征軍了。假使他們把這個計劃向國會提出，國會決不會不接受的，可是他們也並沒有這樣做。

爲了這種種原因，每次我遇見甘茂林的時候，總是設法跟他作一次短時間的談話。

沒有一個人能够像他那樣謙恭豪爽。他老是愉快的對着你，使你也立刻感到了愉快。他對任何人一見如故。你跟他同時走出任何一個地方的時候，他決不肯先走，總是臉上掛着微笑的說：「年長者據先！」他有中等的身材，肌色紅潤，一對輕快的眼睛，常像戒備樣的在人家的臉上打轉，但他非常慈祥的。他的頭髮稀少而帶着紅色，嘴唇上留着一小撮短鬚，額上有幾條極勻稱的美好的皺紋，他又有豐滿的沉靜的面貌。他的音

調是悅耳的，說話時非常動聽，好似合着節奏。他並且有一個令人更為欣羨的美德：他聽別人講話的時候，從不插言打斷人家的說話，更不反對人家。你也許會馬上感覺得他已經被你懾住了。但似乎有魔術樣的，當你的話說完的時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議論是否已經使他滿意抑是他已用一種微妙的手段，說服了你。

有一天，我問起他德國軍事準備的情形。他說：「德國人現在傾全國之力在努力準備，這當然能夠獲得結果的，但是他們有一個不能彌補的絕大的缺憾——在改組舊式軍隊與重建徵兵制度的過度時期中，這批軍隊，缺乏了適當的訓練。」

他又說德國缺乏訓練有素的軍官，尤其是低級幹部的官佐。他說他們的高級幹部與參謀部已有了傳統上的分裂，而陸軍中因政治偏見而發生的裂痕，更說明了這一點的錯誤。

「他們現任的將領，沒有一個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間能征慣戰的人物。但是我們的將領都是一九一四年「原班人馬」，一種經驗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的。」說到空軍的時候，他輕描淡寫地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說法國現在處於過渡的時

代，一切事情，都須迅速的辦理。到後來又迂迴曲折的說，對於這件事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他似乎說：「如有什麼差池，或疎忽的地方，那不干我的事。」

他對於陸軍本身的配備怎樣，從不曾詳細談起過，但他似乎表示很滿意，他總是謹慎地向人家担保着。他從來不曾有過一個表示，或是沉靜一下，或是發出一聲嘆息，作為「我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或「我缺乏我所需要的原料，我們應趕快迎頭趕上，否則我們一定要崩潰」的表示。

甘茂林難得談起他自己或是他的過去，別人談起他的時候，又都是頌揚之詞。據說在第一次歐戰剛開始的時候，他初無藉名，但是很為霞飛將軍所倚重，因為他們兩人都自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據甘茂林自己記述，馬恩河一役，是他提醒霞飛將軍而發動的，他在大戰中的一切事蹟有着同一的特徵——謹慎，應變有才和能幹。

在一九三八年一年間，法國執政諸公，目視各種危險的信號，我有許多機會，和他們談起甘茂林。我常常問他們：「甘茂林作何感想？」

他們曾經告訴我兩次特殊的會議，一次是在五月裏，另一次是在慕尼黑會議以前。

出席的人有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等，海陸空軍領袖——達倫·甘茂林，佛雷明——亦被召出席，預備解答這個重要問題：「假使法國明日非作戰不可，它能勝任嗎？」換言之：「如果必要的話，我們能夠說『否』嗎，抑是最後我們必須屈服？」在五月裏的那次會議席上，達倫會回答說，海軍非常的健全，如果有英國艦隊的協助，我們在海上可以有恃無恐，這確乎是事實。

佛雷明——他在很久以前曾應戈林之邀到德國去參觀空軍，他看到了他們的準備後，很為震驚——伸出了他的雙手，做了一個失望的姿勢說：「開戰只要二星期，我們的飛機，會一架也沒有剩的。」他在九月裏的時候，精神很為沮喪。他並且作了一個詳盡的沉痛的報告：「戰爭初起的時候，我們的空軍，應派後備隊去作戰，因為他們一定會被敵人擊落的。等有了好的飛機後，我們再調用精銳的飛行員。」在一九三八年，法國政府，對戰爭還是很冷淡，莫怪一班人感到驚訝。

至於甘茂林，在九月裏，還是跟在五月裏一樣，他立了起來，自不旁顧，帶着意義深長的微笑，說：「陸軍早已準備了。」

有一天我對龐萊說：「就算我們沒有空軍，但是有十分完備的陸軍，也是值得欣慰的。可是我們不能叫他們去攻擊齊格非防線，那怎麼辦呢？我們應有一個計劃。你以為甘茂林有計劃嗎？」

「聽是聽見過的。」

我所知道的僅此而已，但我們不能斷定，龐萊是否比我知道得更具體。甘茂林和達拉第都有「沉默者」之稱，也許達拉第也不知道甘茂林的計劃的。

據我個人的臆測，甘茂林的計劃，大概想利用當時高唱入雲的羅馬柏林軸心，預備在一旦戰爭爆發的時候，猛攻意大利而側擊德國。龐萊對我說：「他的假想在五月裏也許能夠實現的，但現在已經是九月中旬了。並且據說阿爾卑山船隘口早被封鎖了。」

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向赫里歐在街上散步。

他說：「我們大家都很愛義大利，但一般人想像，以為我們向它「曲意奉迎」就可以避開它，這種簡單的思想是極危險的。當我握政的時候，我曾極力糾正這種幼稚的觀念，但是毫無成效。並且我們一旦同德國開戰，義大利能給我們的最惡毒的手段便是宣

布中立。這是對付德國以外的一個嚴重的憂慮。義大利是軸心脆弱的一環，而是我們必須謹慎防守的安全擔保品。」

我說：「我們應將這種情形使義大利的言論界知道，因為他們比政府更有力量。我們的參謀部完全知道這種事實嗎？例如，我覺得我們在科西嘉島的防務，就不能使人滿意。」

赫里歐鼓起了嘴點點頭說：「你要知道，甘茂林所走的鹵莽路線並不是差誤的。其實，我覺得還畏怯一點。」

我還是第一次聽人這樣清楚的說到這件事情，而說話的人，又是這樣有地位。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宣戰前最後一星期中，我同政府諸人，有着極密切的往還。我們大家希望仍能夠保持和平，而龐萊更得努力。但我們的問題常牽涉到軍事方面去，常常聽見人家問起：「甘茂林意思如何？」

他的回答說：「他對於陸軍方面，有恃無恐。但很明顯的，他對空軍的情形，非常担心。關於這一部門，現在非常脆弱，到十一月裏方能準備就緒。他希望德國的空軍，

不至於破壞他的總動員。幸運得很，我們現在剛接到我們所需要的防空原料。」

八月二十六日的早晨——我將永不忘記的一個日子，並且這天也是我的生日——我接到一個重要外國政治家的一封信。他剛巧途經巴黎，要同我會面，討論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

這個人是政治界權威之一，我能夠遇見他是很幸運的。爲了某種原因，我不想發表他的真名。我請他馬上來看我。

他說：「像你這樣的人，我也不必再告訴你，局勢是何等樣地嚴重。據我的觀察，開戰是時間的問題。我替法國和英國，担着大大的心事。我們覺得，他們把此次戰爭認做一件不愉快而極討厭的事情，但對將來的結果，倒並不憂慮。這是個極大的差錯。在此次戰爭中，假使你沒有想像，膽識，與創造的力量，你休想獲得勝利。假使你們現在所努力的是避免危機而不想準備抵抗，那你們一開戰，馬上就會失敗，結果的可怕，當在意料之中。現在請聽。你在你的政府中有着相當的勢力，你趕快去對達拉第與龐萊說「莫索里尼是一個聰明的角色，他正在向你們玩一套可怕的妙計。他將潛伏着不動，使

你希望他中立，結果使你付下了重大的代價。他將供給德國一切作戰的原料，保護它的南部，這是他能給予德國的最大幫助，他要等希特勒勝利已有保持的星期前，然後再向你宣戰，分取戰利品」。其實，現在莫索里尼已經表現着更大的謹慎。」

他繼續的說：「你們的政府，應該趕快的送這樣一個聲明給莫氏：「我們請你在四十八小時內決定，站在我們的一邊呢，抑是反對我們？」在目下，莫索里尼願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近來他獲得了關於他空軍與砲隊的不幸的消息，對於這以前他一點也不知道的。義大利的輿論是反對戰爭的。如果莫氏答應中立而避免這個問題，那麼你們可要求佔領吐林，米蘭以及其他二三處地方作為抵押品，同時可以要求軍隊假道。假使他拿向你宣戰為威脅，你們可以向義大利人民呼籲，告以真理，證明你們的意向。不出二星期，莫氏馬上會下台，義大利將很快的站在你的一邊，對德作戰。但是假使你向莫索里尼曲意奉迎，而向他獻媚，那糟糕，你一切都完了。」

他又繼續說：「你必先說服的，是你的政府。英國人是比較愚蠢的，而邱吉爾又沒有握權。以後，他們會了解。當然你的政府，須參謀部商議。可笑！參謀部的官員是國

家的僕人。從前，我也曾握過政權，我是知道他們的，他們跟一般文官一樣，最怕麻煩而不願負責任。假使你去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將一致的說：「不，不，依現在的情形這是無謂的紛擾啊！」我們不要問他們：「我們應該幹這件事嗎？」我們應該這樣問：「假使我們要你幹這件事的時候，你將怎樣實施這個計劃？」

我聽了他的一番話以後，我回答說：「你最好親自去同他們講，不要我轉言。我希望馬上舉行一次會談，我一定出席擁護你。」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日，爲了避免間諜的注意，這次會談，就在我的寓所舉行。我的這位政治家，同先前一樣，口若懸河地說出了他的見解。在每個人的腦海裏，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星期一，我帶了一封信去看龐來，要他把這封信轉交達拉第。在信裏我提起昨天的會議，我說，過去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位先生所提出的一切，他的言論是負著重大責任的。

我等待着。後來回音出來了，說總理正在考慮這件事情，但是須徵詢參謀部後，方

能決定。正式宣戰了，該是調動軍隊的時候了。但對於那個計劃，他們半字不提，時間已經太遲了。

有一天，我對龐萊（他已調任了司法部長，外交部長由達拉第兼攝）說：「唔，我們現在遭遇的是什麼——你要知道，我們應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還付莫索里尼啊！」但龐萊的回答是：「甘茂林不贊成這個計劃。他說：『我所需要的是在開戰前兩星期中完成我的總動員。我不願意在動員沒有完成之前，去打草驚蛇。』」

我曾去拜訪柯隆特萊。他證實甘茂林曾經要求「在和平中完成他的總動員」。他說：「甘茂林對德國在九月三日以後並沒有馬上發動破壞他的動員，似乎覺得非常滿意。」

柯隆達萊又說：「現在對義大利的問題，你可以放心——唔，如果我告訴了你，你一定會大大的吃驚，索性講給你聽了吧，他們現在正以轟炸機供給我們哩，最精良的坎蒲隆尼飛機。」

後來我的朋友樂旁尼，他是突尼斯法國駐軍將領，道經巴黎，喜氣洋洋的跑來對我

說：「你聽到過坎蒲隆尼飛機的事情嗎？這種飛機好極了，他們是義務供給我們的。」

我有許多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確得到這批飛機。在這個時候，要想會見甘茂林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聽到好些關於他的事情。很明顯的，他的唯一的願望是「在和平中完成他的總動員」。

我希望公平的說話。我在十月裏，我有理由變更我的一般印象。我的奉命聘問比王甘茂林會如達拉第一樣的給我熱烈的鼓勵。並且這一次的動機，表示了堅決與膽大，但是現在我不知道，當時甘茂林是否沒有把這一使命看做適應他消滅危機的另一慎重手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我接得甘茂林部下，一個叫做赫脫大尉打來的電話。他說甘茂將軍要我在今天下午五點半以後任何時間內去看他。

「在五點半以後任何時間內，我真不懂你的意思，」我當時在通話裏對那個大尉說。但他的答覆是：「是的，在五點半以後，任何一個適合你的時間，我們總司令部會派汽車來接你的。」

跟我知己的幾個部長，當我有事約會他們的時候，他們從未允許我隨便指定時間；現在一個聯軍統帥的時間，可以由我任意支配，這真使我愕然。我又對那個大尉說：「最好希望甘茂林將軍指定一個適合他的時間。」

「不，決不，請你指定。」

「唔，那麼大約在五點三刻左右。」我說。

「好的，汽車準定於五點一刻，停在尊府門口。」

幾天以前，我曾託人轉言給甘茂林，希望到前方去參觀一下。第一，我希望知道，這次戰爭究竟是怎麼的情形，我們的士氣如何。我也曾告訴他，假使他有空的話，我在動身之前，我要去拜候他，並要他告訴我，是否有時間。

五點一刻敲過，汽車停在我的門口，我們很迅速的駛過在燈火管制下的巴黎市。

起先，我以爲是到芳森去。我對巴黎的街道以及近郊一帶是很熟悉的，但是現在連方向都辨不清了。車子左右顛簸，迂迴曲折的向前開駛。在路上費去了很多的時間。我滿腹狐疑：「不帶我到芳森去，那麼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呢？還是他們特地命令車夫，故

「意兜抄曲折，使客人弄不清方向呢？」

後來，車子駛入了一條樹木夾道的砂石路，轆轤的車聲穿然停止了。汽車夫開了車門，我即跳下車。映入眼簾的是一間陰沉的房子，我簡直辨別不出它的輪廓。幸有一道光線，衝破了黑暗，這就是門。一個衛兵引我走入了一間空氣窒息，燈光黯淡的屋子裏裏面的陳設異常簡單——一張桌子堆滿了軍事雜誌，此外還有幾張椅子。這是一間十足的營房，屋子裏並沒有人，四週的空氣是異樣的沉寂：沒有聲響，沒有人影。一個星期六日晚，在一個統帥的司令部裏，這又是何等奇異啊！我正作遐思的時候，一個青年軍官出現了。

「路曼斯先生嗎？」

「是的，大尉。」

「我馬上去通知統帥，說你大駕業已光臨。」

不多一刻，他回來了。我就站起來跟着他走。

推進一扇門，就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裏面燈光明亮，幾根柱子，托住了矮矮的天

花板。甘茂林正在迎出來，滿臉堆笑的，伸出了他的手。他穿了一套灰色的統帥制服。

屋子裏祇有他一個人，他招呼我坐下來，自己就坐在我的對面，他的腿交叉着。

他開始同我談話，這次的談話是我生平經歷過的最特殊的談話。當時，我確乎很爲震驚。在今年五六月裏的悲慘事件發生了以後，我時常記起這次會談，經過每一次追憶使我更相信它有着特異的歷史價值。在這次的談話中，我窺破了這位我們每個人命運所繫，甚至是歐洲人民命運所繫之人物的全部祕密。——因爲這個祕密太明顯了，所以倒使人感到了更大的惶惑。

甘茂林問我說：「剛從瑞士回來嗎？」

他是異樣的沉靜而帶着微笑。他問起我對於瑞士的印象，民間的情緒以及政界的言論等等事情。對於這些問題，他似乎早已獲得了很詳細的情報，他談話時態度安詳而愉快。

我告訴他，我在兩星期內要回比利時去。他又談到了我在十月裏初次赴比的事情，他說：「我知道你會如何的努力啊。」他又繼續提起了我向比政府所曾提出的問題。

「試想我們的摩托化的部隊，在前方調防的時候，所佔的路有六十英里長。並且可通的路只有兩三條，這真是飛機的絕大目標啊！」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了我在瑞士所聽到的關於德國人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裏的士氣問題。

他說：「據我個人的見解，我相信德國沒有軍事的失敗，決不會自動的崩潰。他以為封鎖，以及因封鎖而引起的飢饉，決不會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人民不至於因此而叛變，我所欲特別明言者是間接的結果。因着長期缺乏食物而發生的生理上的弱點，也許會削弱了他們作戰的情緒，使整個的國家，不堪一擊。」

我們無所不談，對國際局勢的各方面都討論到。甘茂林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經過他的審慎考慮。對於每一點，他似乎都知道得非常詳細。像我這樣一個熟悉各方情報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判斷的精確。

當我稍稍談到義大利時，甘茂林說：「唔，假使我已對義作戰，我就不這樣幹了。」但他從沒有解釋過為什麼他不向義大利作戰，不要說作戰，連恫嚇都未曾有過。他

的所謂「不這樣幹」大概是指「不像在洛蘭區一樣的幹。」

以後，我們又講起十月初旬我軍從洛蘭區的撤退。我率直的批評我們對起首數星期中的小進展之過分誇張，以及正式宣佈薩爾魯根的業已佔領的差誤。因為這樣一來，使我們後來的撤退，給各國一個不良的邱象。他說他完全同意我的見解，但是他又說，這是情報的差誤，與他無關。他又述及了初次的進展，他說：「同樣的在當時我是成功的，我牽制了德軍四十五個師團的兵力，這也許是給予波蘭的一個極大的幫助。」

當我問他對波蘭的戰爭，作何感想時，他帶着一個覺悟的微笑說：

「當數月前，里賓斯密格雷元帥蒞臨此間的時候，我曾指點他，他們應在西線一帶建設一條堅固的防線，愈長愈佳，這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唔，吾有一枝調動靈活的軍隊啊。」甘茂林哈哈地笑起來了：「難道我沒有調遣靈活的軍隊嗎？」

後來，我們談到了剛發生的芬蘭戰爭。

他說：「你看，它的靠孟納與防線阻止了蘇聯軍隊的前進。我知道德軍比蘇聯的軍隊強，但是我們的馬奇諾却遠勝孟納與防線。」

因此我們又談到了馬奇諾防線，講到這條防線怎樣的保護了我們完成軍隊的動員和調遣。甘茂林覺得德人的不向西線進攻，完全是因為有這條防線的緣故。如果他們想經比利時與荷蘭而側面進擊，事前需要絕大的準備，可是敵人正有事於波蘭，他們無從發動這一方面的進攻的。

甘茂林說，這是非常幸運的，給了我們一個充分的時間。我們已經增強了馬奇諾的防務，也許可以說，在目前它已有變倍的抵禦力。我已將這條防線，沿比利時邊境向北伸展。

「但是，用陣地的堡壘呢，抑是用更堅強的防務？」

「早已非常強固，我們能以極敏捷的現代方法，建築鋼骨水泥的防禦工事。是的，我很欣喜，你來全部參觀一下。你匆促之間，也許不能窺見全豹，但是，你可以略得一些概念。」

「是啊！」他繼續說，他的頭，略向後斜着，好像在沉思的樣子；「的確，這次戰爭，迥異於我們以前所經歷的一切。第一，現在不像一九一四年一樣，每天有小接觸！

「攻擊戰壕，突擊，無目的的互相砲轟，無爲的犧牲生命，現在雙方都不這樣的幹了；並且，現在整個的戰爭的本質是最新型的，很少人體念到這一點，或者他們不再更進一步去認識，以爲這種膠着的戰爭是不可理解的。你要知道這班人常以爲上次的戰爭，將重演於今日，這是永遠的差誤。」他微笑地說：「此次戰爭和上次大戰沒有一點是相同的——他似乎思索了一下。」

「似乎沒有人認識到，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是一個例外，一種畸形。但是假使我的回溯過去的歷史，——例如在十八世紀，也曾有過膠着的戰爭前方有幾個月沒有動靜，他們不計時日的圍攻一個防守嚴密的城鎮，他們建築冬季營房，然後，等到一個晴朗的日子，再來一次進攻，時間是並不長的，但是它有着決定性的。」

他的明快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表現出一個慣於支配事情的思想家沉着的态度。他現在使我想起了我的一個聲名顯赫的鄰人，亨利勃格生，當我到他的別墅裏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常常了我的面，喃喃自語。

現在甘茂林也在喃喃自語，似乎頗怡然自得。我極力表示，我在他留神的傾聽着，

鼓勵他繼續的講下去。並且，我在其他的機會中，以及在甘茂林的暗示中，我知道參與此次作戰的幾位將領都曾看過我的「凡爾登」一書，他們都以爲能寫這部書的人，不見得是個卓越的業餘軍事學專家。

我問他：對戰爭未來的發展，觀察如何？

他的眼睛仍注視着天花板，回答我說：「如果要瞭解現在以及未來的發展，我們必須清楚知道陸軍的本質，已起了絕大的變更。它們是一種極有價值的工具，有着龐大的威力，與效果，如欲組織與支持它們，須用巨額的經費，並且它們所需的經費是沒有限度的。單在一日的戰爭中，它要消蝕無量數的軍火與燃料，一個不懂得陸軍情形的人是無從知道的。你要知道，我們的陸軍現在的情形可以比之於上次大戰中的艦隊。在當時一艘兵艦，的確是非常有價值。這是一種威力龐大，錯得複雜的機構，除非在決勝的最後關頭，略一應用外，其餘的時間，不肯輕舉妄動的。」

我忍耐地傾聽着，以前對這次戰爭，我從沒有聽到過如此有力的新見解。

他稍稍壓低了他的聲調，差不多很機密的樣子說：「你問我對未來發展的推想嗎？

唔，據我看來，在一個全部停頓的時期以後，馬上接着發生的是傾所有一切力量的大決戰。」——他說到這裏時，他的頭略向下俯，並且頻蹙其額——「而且在此次大戰中，其勝負決定的迅速簡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他說話的語調變得格外深沉，顯得極憂鬱的樣子，他的目光，一直向前面望着：「是啊，非常的快，而且可怕，難以想像的可怕！」

我們想起了我的未來赴比的事情，我問他，他剛才慨乎言之的大戰是否由那裏發動。

他說：「大概是的吧，雖然敵人或許會發動一個從萊茵河口起到瑞士邊境為止的全面總攻擊，這也是可能的。」

「那麼，你以為這個進攻，將在何時發動呢？」

他微咬着嘴唇，又思索了一下說：「也許是在正月底吧。但不對。三月也許更有可能性。」但又遲疑了一下，「五月，是的大概一定是五月。」這樣一個驚人的預言，而說者如此的從容不迫，這是使我大為驚愕的。甘茂林將軍，對於未來的發展，似乎很覺

寬心，或者至少是毫無恐懼的。我說，他所預想的延期，給了我們一個希望，到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彌補了我們的缺陷，尤其是關於那空軍方面。

「是的，」他堅定地說。但略露默默的情態：「到三月裏，我們將恰巧完成我們的準備。」

我繼續說：「至於坦克車，據比利時人告訴我，他們有最好的攻坦克車大砲。」

「那很是真實的。」

我時常望壁上的時鐘，它告訴我，我在那裏已經有一點另十分鐘了。我數次表示，不願再浪費他的時間了，但他每次搖搖他的手回答說：「決不決不，再請坐一會。」

在一時十分鐘的中間，電話鈴從未響過，也沒有人來敲過門。的確，這裏環境的恬靜，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最後我站了起來。

他說：「我將要使你看一下陸軍的剖面。」他微微的笑着。

「你今晚先跟我在一起。然後你到總司令部去，你再去會見一個指揮幾軍團的司令以後你去拜訪指揮一軍的司令，迨後再參觀馬奇諾防線的主要堡壘。不妨，儘可能的再

去看一下前哨的情形，你要仔細的留神觀察。」他說時又微笑了：「當然，你對看到的一切，應絕對嚴守秘密，當你回來以後，我會非常高興地再和你詳細討論。」

我於廿四日晚上回來後，我不隨即去會見甘茂林，我覺得還是援用以前的方法，給他一個簡短的報告，表示我要見他。我在這個報告裏，因為怕犯炫耀軍事學識之嫌，所以措辭，極謹慎委婉，然而，很明顯的，我所觀察到的嚴重缺點，我已很率直的告訴了他，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因為能負起補救這種缺陷責任的人，是非他莫屬的。

例如，我首先提到：「防空壕是非常的稀少，而戰壕在敵機轟炸的時候，本來可以權充防空壕的，但是這種戰壕也付缺如，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的。軍官們告訴我，當敵機來轟炸的時候，他們祇能令士兵們散開去平臥在森林的土穴中，或別的普通有窟窿的地方。」

我又談到馬奇諾防線本身，「外圍的防務在我一個沒有軍事學識的，而極注意的參觀者看來，決不能感到滿意的。而且，據他們告訴我，這還是最近所完成的。坦克車陷阱似乎太經濟了一點，開掘得比較不多，鐵絲網障礙物雖然很多，總覺得太短了些。」

關於馬奇諾的主要堡壘方面：「平心而論，我在這裏提出我的印象是很適當的，雖然這也許缺乏了充分的論據，但這是一個「外行」參觀者所必然有的印象。我覺得防線內部的許多堅固鋼骨建築，其設計的完密，是值得嘆服的，但是所配合的火力，太不夠了。雖然，他們告訴我，這種保護週密，裝配齊全的大砲，它們的威力，遠勝於一切的野戰砲的。可是，如果一切敵人大舉進攻的時候，這有數的大砲，怎樣能夠防守這樣一個廣大的區域，而使敵人不敢逼近他們的前方與側面，這確是使人難以想像的。」

我也提到陸軍將領們的對空軍問題所發的怨言，並且也講起了我所感到的火線後方陸軍生活，過於安閒的危險。我想賢明的甘茂林，當然不難洞悉我所述的全部意義，雖然，我用的詞句，是異常委婉和曲折的。

他沒有答覆我，或要我去見他。所以我沒有同他再謀過面。

首先，我得聲明，我不敢自詡對這個特殊的公案，能夠有所闡明，也許這件事情因為人類天性關係而成爲不可解的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認的，自悲慘的事件發生後，一般人再四的批評甘茂林是一

個庸儒之輩，其實這完全是盲目的批判。去年五月裏萊諾說，我們所缺乏的智力上的努力，未有充分的時間「思考這次的戰爭」。萊諾這幾句話是針對甘茂林說的，那時他預備代替甘氏的職位，可是，他這種言論是不正確的。甘茂林有着清楚的頭腦，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戰爭的問題以及最近的發展上。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當着我所說的預言在以後事實的演進中，證明了他思想的清楚與正確。我們將他閱讀一遍以後，不由得不感到了一種戰慄。

有人說，甘茂林事業的成功，係得力於他所趨奉的一般政客們。其實，說這句話的人，沒有知道，一個軍人要想到高位，不能不對政客們虛與蛇委的。但這不能認為是褒貶的論據。少年拿破崙的成功是得力於他的對付政客的聰明的手腕。德國成功的將領們，不也是由政治所造成的嗎？但我們不妨再進一步而並不矛盾的說，最高陸軍人員的升遷，決定於非軍人的政治家是非常適合的。因為軍人對於獨特才能或是天才的人，難免有懷着嫉忌之心。試問壓制特戈爾將軍的是政治家呢？抑係軍人？

雖然，你們也許要說，甘茂林既然如有魔術樣的說出了五月的預言，那他為什麼一

任他所指揮的軍隊去做這種不幸事件的被動的犧牲品？在一小時多的會見中，他發表了他的宏論，說出了他的心腹之言與估計，這是千真萬確並且是有着重大意義的事實，但是當時我會用非常婉轉的言詞，指出前線各種的缺點。

當然，他們所說的是更合乎事實的，甘茂林是個極端的聰明人，這種人不願接受人家的見解。我不妨再說，他會避免任何強使他變更任何思想的環境的。據說，他不常往前方或軍事地帶去，當他做聯軍統帥的時候，他足跡所到的地方不出於芳森與達拉第的官邸，或由芳森到倫敦，當軍事最高會議在倫敦舉行的時候。他不到前方去，並不是怕危險，也不是貪安逸，但到底原因何在，至今無從知道。也許他的不去，是爲了避免麻煩，恐怕他去了以後，要發現不滿意的事情，因此不能不有懲戒，而引起了他的怒氣。

據我的推想，甘茂林是屬於一種思想與行動不能配合的人，可稱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原因何在呢？最主要的是缺乏意志。這種人雖有卓越的思想，但沒有堅決的意志。但是亦可以說，他很怕行動的本身以及因行動而產的結果。我們只要追憶一下嚇里歐對甘茂林的批評，以及參謀部的固有的習氣，就可知道我所言的不謬。

這種人根本是個夢想者。我們大家知道的，一個夢想者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們甚至對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洞澈無遺。例如假使一個夢想者是個建築師，他能夠計劃他所歡喜建築的房子，他的計劃詳盡得無微不至，但他疏忽最後的一點——這一點的確很微小，但是也相當困難，這就是他必須真的建築起來。這樣一個夢想型的人物，會做法軍的統帥，聯軍的總司令；不願坦克車缺乏的事實，而夢想坦克車；預知五月裏會發生閃電戰，而不思有所準備，結果坐視自己的失敗：這確乎是罕有的事情。

康德八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歐戰逸話

① 定價貳圓整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敬樂然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業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不 准 翻 印

發行所

新京市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四五一九一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

7

486422